



千里草原把身翻

雪 侶

長風文化公司出版

洪天賜教授捐贈

千里草原把身翻

雪 侶



長風文化公司

目 錄

柳树林中.....	(1)
原野生活.....	(7)
会说话的骷髅.....	(16)
深夜密语.....	(22)
一个不宁静的早晨.....	(29)
神秘的三块石头.....	(36)
稞麦收割的季节.....	(45)
好酒献给英雄汉.....	(66)
罪恶降临的前夕.....	(74)
雷雨之夜.....	(80)
找李老师去.....	(85)
恨火在燃烧.....	(91)
还魂花之谜.....	(98)
大梦初醒.....	(106)
腰刀和誓言.....	(114)
林中之夜.....	(122)
追 踪.....	(130)
草原变了黄金地.....	(138)

柳 樹 林 中

中队会刚宣布结束，扎西抓起他那尖顶宽边的白毡帽，便从教室里衝出来。教室外边，有座七级高的石阶，平时他总是一步步地走上走下，今天不知道是什么鬼怪附上身了，他却从最高一级，纵身跳到下边的坪场上。

「扎西！小心把脚踝骨扭了。」

后边有人提出警告。他理也不理，戴上白毡帽，低着头，又向学校的大门外衝去。他的领巾一角，象只鸟翅膀，在颈后飞了起来。

这是七月天，学校门外的柳树林，象道绿色的帐幔，把宽阔的草原遮掩了。可是透过枝叶隙缝，仍旧看见弯弯曲曲的墨曲河，在阳光下闪耀；一群白天鹅，大概刚在河里痛痛快快地洗过澡，翅膀搭着翅膀，就象一条银链，正贴紧河面飞舞旋转。

天空升起一朵白云。它象面风帆，从蓝天远方的海洋上，慢慢地驶来。

柳树林里静悄悄的，只是一匹上嚼口的小黑马，拴在树干上。这马的骨骼虽没长大，但吃得倒也油光溜肥。现在它歪着头在啃树皮，也许树皮味道不好，啃了一阵，便停住了。接着，它又用细小的前蹄，狠狠地敲打地面，同时，它那条不久前才修剪的小尾巴，象把秃扫帚似的，拼命地扫来扫去，直到扎西走了过来，它才昂起头，「嗷嗷」两声嘶叫，算是安静了。

扎西却不向小黑马靠近。他伸手扯了根柳条，朝一根有两搂粗的树干狠命鞭打；接着又抬起脚，把一丛深紫色的乌鸦咀花，践踏得连影儿也没有留下。最后，他又摘下头上那尖顶毡帽，猛地朝小黑马那边扔了过去，这才深深叹口气，靠着那根挨了打的

树干坐下。

小黑马先是一惊，随后又「嗷嗷」两声嘶叫；因为它无缘无故受到侵扰，不能不向小主人表示一番愤怒。

如果扎西不发狠劲，他算得是个顶漂亮的小伙子呢。你看他：脑门宽大，鼻梁端正，尤其是那双眼睛，放射着大胆和忠诚的光芒。可惜他的眉心长得不大好，每次发狠的时候，它结成了疙瘩就不用说了，就是舒心畅意的时候，这眉心也不能平展开来。他的胸脯倒是厚实宽大，就跟他的小黑马一样，看起来威威势势，很有点气魄；可是走起路来，他那两条微弯的腿，总好往里撇，人们常笑着说：扎西走路的样子，要和他爷爷相比，两人真象是一个人。

扎西坐下以后，脑子仍象一团染乱的羊毛，理也理不出一点头绪。忽然，又一朵乌鸦咀花，从脚边草丛中冒了出来，他不由分说，伸手把它扯下，揉个粉碎。他想，人家的心里正不对劲，这讨厌的花，偏爱在眼前转，真不吉祥！

墨曲河那边，传来天鹅啼叫的声音。扎西抬起头，只见天鹅排列成一个整齐的横队，歇落在河岸上。半空中，留下两只小小的天鹅，它们一阵斜飞，又一阵急旋……站在下边的鹅群，都伸起长颈脖，凝神地看望着它们。

两只小天鹅飞旋了一会，渐渐地升高了，直到缩成两个小小的白点，才猛地往下一扎；那两对翅膀，象四片莲瓣，动也不动地任凭身子从高空滑翔下来。

底下的鹅群里，象是有谁发了声号令，只听见它们「嘎嘎」地齐声叫着，向归队的小天鹅欢呼。紧接着，从天鹅的横队里，又有另两只小天鹅昂起头，向着碧蓝的高空飞去。

「多有趣！老天鹅在帮小天鹅练翅子哩。」

扎西开始平静下来。他眯缝着眼睛，咀角现出了一些笑意。拴在一边的小黑马，又竖起秃扫帚似的小尾巴，拼命乱扫了。

到了这时，扎西才记起今天是星期六，他和小黑马，早该去

黑洼子远牧草地，看望亲人了。可是，他不愿马上动身，他还得把刚才的中队会议，一个人好好地想一想。

他和他朋友阿江的心情一样，很久就盼望着今天的中队会；他更相信，中队通过阿江入队，那是十拿九稳的事。

谁知快到举手表决的时候，中队长卓玛的两句问话，几乎把阿江入队的希望扑灭了。

「阿江，你舅舅每天尽做些什么？说些什么？能不能当着大伙儿说说。」

阿江的头缩在肩膀里，两只眼睛眨巴眨巴地动着，在大伙儿注视下，几乎要哭起来。

卓玛鼓起眼睛，又追问说：

「今天是讨论你入队，问什么，就要回答什么，不能马虎！」

扎西是阿江入队的热心介绍人，他真讨厌死那个胖脸蛋的卓玛了，不等主席同意，便站起来，愤愤地问卓玛：「阿江不是个孤儿吗？」

「不错，是孤儿，」胖姑娘可不愁，她翻翻眼皮，提醒扎西说：「你别忘了，他是他舅舅养活大的！」

「卓玛，这一年当中，阿江个人的功课好不好？个人劳动成绩好不好？」

「都好！」

「这就是了。只要他个人好，家庭跟他没关系！」

「怎么没关系？」卓玛更认真了。她又提醒扎西：「你是糊涂了吧？亏你还是个老队员！」

扎西看看低头坐在一边的阿江，心里不由得替朋友难受。他压不住满肚子的火气，又愤愤地问卓玛：「一个人的舅舅不好，难道他永远不能入队了？！」

「扎西，别只顾朋友的私情，忘了整个队的利益！」

「这是胡说！………」

扎西和卓玛越争声音越高，两下就吵起嘴来。

最后，在大家举手通过以前，要不是李侠老师出来说话，阿

江入队的希望，差一点被那个卓玛顶掉了。

扎西心里感到很愤怒，刚宣布散会，就从教室里急快地衝了出来。

现在，他独自在柳树林中，很乐意多待上一会。他既恨卓玛几乎误了别人的大事，也恨她曾提过名要他去帮助阿江；到今天，她翻脸不认账，偏又说这全是为了朋友私情。

「好，我一定找她算账！要她当面把事情说清楚！」

想到这里，扎西两手往地上一按，就跳起来，到草丛中找他的毡帽了……

小黑马看扎西给它放了坐鞍，又紧了肚带，它两只耳朵一扬一摆的欢喜极了。那黑洼子草地，对它的诱惑向来就大，如果让它在那里吃上一天草，就是三天不吃不喝，也甘心情愿。再说，那边除了它的老妈妈，还有它的许多亲热的兄弟姐妹呢。

扎西把小黑马坐鞍收拾好，他的一只脚刚踏上脚蹬，忽然有人在身后低喊了一声：

「扎西，就要走了吗？」

扎西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阿江来了。他一眼就发现，在他好朋友的额头上，有道指头那么宽的伤痕，还隐隐渗着一粒粒血珠；特别是朋友的那张脸，仿佛更瘦削更苍白了；那双圆溜溜的眼睛，也仿佛比平日更惊慌，更黯淡了。

「阿江，谁打了你？」

阿江用一个指头，轻轻把伤痕抚摸了一下，咀唇微微地颤抖着，低声闷气地笑着回答：

「碰着了……」

「太粗心大意！」扎西不觉用爷爷对他讲话时的腔调说。他忙又对朋友解释：「再不留神，日后带牲口出去放牧，不是让牛撞倒，也要让马踢翻。」

阿江没有跟扎西争咀，只哑声地笑着。扎西看着他那又温顺的眼睛，和那一颗颗象珍珠似的牙齿，对朋友又十分怜悯起来；可是他仍旧带着几分尊严的口气，指指阿江额头上的伤痕说：

「回去，定要跟你舅舅说明白，这伤，可不是李老师打的。」他觉得这话不大对劲，赶快又添说：「你也知道，李老师从来没有打过我们；可是有人偏不相信。拿我奶奶说吧，她就是这样的人，每回看见李老师拿着小棍，站在黑板跟前教我们念字，她总把那小棍当作打人的鞭子哩！」

两个朋友面对面地站着，觉着心里搁了许多话，一时又好象再没有什么可说了。

阿江久久盯着扎西的领巾，脸色仍是白苍苍的少有活气，他鼓足勇气，才挺费劲地说：

「扎西，我对不起你！」

「为什么？」扎西象给针尖扎了一下，不觉向学校看了一眼。

阿江低低地俯着头，一种犯了罪的感觉，压得他越来越沉重了。

扎西太热情太粗心了，他没去好好宽慰朋友，反把手中缰绳往小黑马身上一扔，就紫涨着脸，伸手把阿江的左肩扳紧，提出尖锐而又难以解答的问话：

「在中队会上，你怎么不谈你舅舅的事？凭着天上的太阳起誓，你舅舅干不干坏事？暗地里，你有没有帮他放过谣言？」

阿江一听这话，心里又委屈，又害怕。他双手紧卡脖子，头缩在肩膀里，朝后倒退了几步，一颗颗泪珠，便成串地落了满脸满腮。

扎西向来看不惯懦弱而怕事的人，他由着性子，还是不肯放过阿江：

「快些说，你舅舅到底怎么样？对他的事，你有没有隐瞒？」

「扎西！你……」

阿江被逼问得不能不放声啼哭了。他怕扎西还要问更可怕的事，便用袖子掩住脸，转身向柳树林外边跑去。另一只系在腰间的空袖子，不知怎么拖拉下来，远远看去，就象一条尾巴。……

扎西木呆呆地站了好久，连他自己也弄不明白，刚才那样气

大声粗地问话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……………

等稍为平静下来，他又回去牵小黑马的时候，那个小畜牲，早已跑得不见影子了。



原野生活

小黑马是出名的调皮货。

奶奶说：大前年冬天的一个夜晚，她到冬圈里给怀孕的母马们上料，有一匹老灰马，总是在那里摇头甩尾，不肯好好吃食。

这老灰马已经活了二十岁。这些年，它生养了五个马女儿、四个马儿子以后，在它那圆滚滚的肚子里，正怀着的是第十个胎儿。

「它这样不安定，是不是要生养了？」

奶奶手抚摸着老灰马的脖颈，心里琢磨着，她又暗自摇算，这母马是秋天刚配的种，正经的生养日子，该是明年春四月。

「年老了，又赶上是冬天怀孕，身子骨打熬不住了！」

老奶奶感叹着，赶忙跑回帐篷，脱下爷爷身上挡寒的毡衣，又趁黑跑了出去；等她用毡衣把老灰马的脊背盖好，她的心才算踏实平静下来。

可是，就在奶奶转身的时候，她忽然听到一阵细小的声音，从脚边传了过来。她犯了疑，心想：冬天了，是什么小东西，肯到洞外来叫喊呢？……

「定是胎马在娘肚子里叫唤。怪不得老灰马一刻也不安稳咧！」

奶奶有些高兴，又有些害怕。她第二次跑回帐篷，把这奇事告诉了爷爷。

爷爷还能不信？他轻手轻脚地走进冬圈，在老灰马身边守了大半夜，却什么声音也没有听到。

「老扎西，看来你福份薄。」奶奶把爷爷讥笑一阵，自己倒觉得很宽慰，小黑马还在老灰马肚子里没有出世，她早给它取

了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吉郎（川西北草地藏语：神马）。

吉郎真是匹强壮的小公马。刚刚出世，奶奶连忙把它抱到帐篷里，用布给它轻轻擦拭，又用羊角倒上奶子，慢慢往它咀里灌。

那吉郎也真会报答奶奶；到了第三天，它就把奶奶心爱的白瓷壶踢碎了；还不到一个月，它就偷偷到草地上满世界乱闯了；有一次，它忘了路走不回来，半夜里，害得奶奶、爷爷和扎西到处找它，后来找到一座小草山上，才在土坑里把它拖上来。

往后，只要奶奶不在，爷爷就悄悄给吉郎打上绊脚绳，等奶奶回家来，忽然发现小马失掉了自由，她立刻把绊脚绳解了。她还常常埋怨：

「这个老头子，真是越活越糊涂了！多好的小公马，你不让它闯，不让他跑，是不是想叫它生灾害病？」

其实爷爷也顶欢喜吉郎，等这小黑马在老灰马跟前吃够六个月奶，他就把母子分开了。——这么做，虽然奶奶又是忍不住埋怨。每天，爷爷都要亲自照料吉郎。不出三个月，这小黑马喂养得真是肚圆胸宽，奶奶才不说长道短了。

去年，吉郎长到了两岁，爷爷就把它交托给扎西喂养。扎西一面在村子里上学念书，一面细心照看小马。如今，有人若把吉郎赶到马群里，去和那些肉壮腰肥的种马比比高低，它准属那类数一数二的好马。

当天下午，吉郎从柳树林里溜走以后，扎西奔跑了好久，才在墨曲河边把它找到。

原来，这小黑马找天鹅捣乱来了，它先是把天鹅整齐的横队撞散，接着又向几只小天鹅猛扑过去。这么一来，真是闯下了大祸，那一只只天鹅煽动着翅膀，把小黑马团团包围住，有些大胆的家伙，竟敢飞到小黑马的头上，用扁红的咀，不住捣啄它的脊背。

幸亏扎西及时赶到，小黑马才从重重的包围中逃了出来。可是小主人太不替它顾全体面，当着天鹅，用缰绳把它一顿好揍。

扎西跨上小黑马的背。可它偏不好好听招呼，尽管小主人「吁吁」地叫唤着，又放松嚼口让它猛跑，它靠紧河边，只管转它的小圈子。

「吉郎，再不好好快跑，我就一拳砸扁你！」

威吓根本不管用。今天它没把扎西从背上掀下来，就算很客气了。

忽然，扎西听见背后有人高声喊他：

「小伙子，等一等，是去黑洼子草地吗？今天我们同道了。」

扎西回过头，只见一个穿黑袍的人，骑了匹白马从后边追了上来。这人歪戴一顶圆顶宽边黑呢帽，一绺绺硬头发，象马鬃似的，从帽子底下钻了出来；可是他说话的嗓音又宏亮又快活，那双眼睛，也十分锐利有神。

「郎木叔叔，你好！」

「当然好。今天出门作客，啃了主人家两条牛腿，吃了十根羊肠，还喝了二十桶酸奶，饮了一百盅青稞酒，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！」

不顺心的扎西，听了郎木这一串串话，就被逗笑了。他勒住小黑马的嚼口，便和郎木的白马并排走在一起。在阿西部落，除了扎西的亲叔叔玛金以外，最叫他佩服的人，就是这个郎木：去年秋天的赛马会上，压倒所有的骑手的正是他；冬天大伙上金鹿岭打猎，比倒所有射手的也是他。

郎木稍为转过头，故意用一只眼角，斜看着扎西。扎西被看得不好意思了，低下头，脸上热呼呼的，眼睛却看着郎木那条豹子皮的领口，吞吞吐吐地问：

「郎木叔叔，听说收完米拉山上的青稞麦，我们部落又要举行赛马会了。今年你还参加吗？」

「到时候再说。要是没有合适的对手，我就不参加。」

扎西感到有点可惜；他是很希望郎木能参加赛马会的，就说：

「为什么不参加？赛马会要是没有你，就没去年那样热闹了。」

郎木一手拉着缰绳，一手在额前搭个凉篷，向草原的远方瞭看了一阵，才深深地叹了口气说：

「我算不得什么！从前，这里有个好骑手，他一连参加过十二个部落的赛马会；那些部落的人真够受，就没有一个人赛过他！」

「这骑手是谁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」

「你没听说过的事情多着哩！」

听郎木的话，分明对扎西有些看不起。要是别人，扎西定要给他点厉害看看，今天他却含含糊糊地让下了。

「郎木叔叔，到十二个部落参加赛马的骑手，叫什么？」

「你先别问这个，反正他是一只勇猛的鹰！」

郎木说着，忽然又高仰起头看望蓝天，扎西也不觉高仰起他的头。

郎木又叹了口气，接着说：

「真可惜！这里的天空上，再看不到那只勇猛的鹰了！扎西，那人马骑得好，倒不算什么，他的枪打得更是好。有一次，河滩上飞来一行大雁，他打了一枪，雁就一只只落下来。人们跑过去数了数，不多不少，正好有五只雁，被他一枪打落了。」

扎西在小黑马的背上挺直腰干，连忙又问：

「这事当真？」

「孩子，我刚才不是说过，你没听说过的事多着哩！所以听到点什么就要大惊小怪！」

扎西听了这话，耳根子一热，就说：

「那人本领再大，他能比得过阿茸部落的杰洛吗？前年罗尕老爷竖黑旗闹事，杰洛叔叔一颗子弹，就把他手下人象狗一样打死了两个。」

「杰洛算什么！」

郎木「哼哼」两声冷笑。扎西吃了一惊。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但回过头一看，郎木呲着牙，满脸露出凶相。

「郎木叔叔！杰洛叔叔的步枪，跟机关枪一样管火。罗尕老

爷爷那班坏蛋，每次看见杰洛叔叔骑马到了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，从不敢跟他打对手。」

杰洛是阿茸部落的民兵队长，扎西当然也不住要抬他出来了。如果郎木说的那个人能比过杰洛，他扎西就低头拜服。

郎木的脸色更阴更狠了，扎西更加奇怪起来：

「为什么我提杰洛叔叔，你要不高兴？」

「你真有心眼，也真会说话！你干吗要拿阿茸部落的人来比？难道我们阿西部落没人了吗，就说你亲叔叔玛金，他也是我们部落的民兵队长，他的马骑得怎样，枪打得怎样？」

「郎木叔叔，」扎西委曲得高声大叫了，「因为正是我的亲叔叔，我才不能当别人面替他夸口。你该知道我的心！」

「可是，你倒替别个部落的人夸口了，那我们阿西部落的人，又有什么脸面？」

扎西被郎木这一问，倒真有些糊涂起来。同时，他心里也有些暗暗高兴。他的亲叔叔玛金，才真是一枝好箭：在部落的牧人伙里，谁能比得上他热心正直；在对付黑心肠老爷的时候，谁又能比得上他勇敢锋利！

虽然发生了一场争执，扎西对郎木仍抱着好感。郎木在马上摇晃着肩膀，又笑了：

「小扎西，人长颗脑袋，是用它来想事情的，可不能单用它来喝甜奶子。」

扎西又被郎木奚落了一顿，这时，他仍旧想着秋天的赛马会：

「郎木叔叔，你是当真不参加了吗？」

「等着看吧！现在米拉山上的青稞麦，能不能收到一颗籽，现在还不知道呢！」

「为什么？」扎西可吃了一惊，他回过头，不觉向右后方的米拉山看望了一眼。在离开墨曲河不远，那座山象只金凤凰栖息在草原上，一缕白云，又仿佛象是花环，把山拦腰围住了。但是，种在上边的青稞麦，明明就长得十分好，偏偏这人硬说什么也好

不到手。记得今年春天，好多人都疑心米拉山不能长庄稼，为了这事，扎西还跟奶奶发过一回狠劲。

郎木好象看出扎西正想什么，就说：

「我们原本是牧人，向来只懂得赶羊放马，种庄稼可不是本行。还是从前的办法好，谁要想吃青稞麦，背上口袋，就到老爷官寨里去量好了，可真省事。」

「郎木叔叔，老爷官寨里的青稞麦是好吃，那我们的牛羊可就要遭大殃了！」

「好小子，算是听你说了句聪明话！」郎木张咀哈哈大笑，他用缰绳把长统靴抽打了一下，又说：「可是佛爷在经书上明明写定了，说我们这里的土地不能长庄稼。」

扎西不觉追问了一句：

「你也信那些话？」

「天意谁也不能硬抗！」

本来是一场快乐有趣的谈话，现在忽然认真严肃起来。扎西发现了这点，赶快把话头扯回到原先的题目上：

「郎木叔叔，到十二个部落赛马的人是谁？」

「小扎西，」郎木叹了一口气说，「提起他的名字，我的心就象给箭头射中一样难受。他是被人打死了！」

扎西头皮一阵发毛，就问：「那个凶手是谁？」

「远方来的外乡人！」

「是赶马帮的外乡人吗？」

「不，我已经说过了，人长颗脑袋是想事情的；这帮外乡人，做了坏事，偏偏还会使鬼法子，能得到大伙儿的欢喜。这样着，我还能再说什么？只有一个人悄悄闷在心里，替我们部落里的英雄暗暗抛泪！」

郎木说着，就象喝醉了酒，肩膀摇晃得也更厉害。扎西的心也很沉重，那个到十二个部落参加赛马会的人，既能招来郎木的称赞和叹息，一定很了不起！那么，远方来的外乡人是谁？他们为什么象只狼似的要杀人？

扎西想问清楚，又怕郎木说他白长了颗脑袋，只好闷在心里，不再张咀伸舌了。

沿着墨曲河，两匹马缓慢地走着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那群快乐的天鹅却飞得无影踪了。当马儿向南拐弯的时候，从前边的河湾上，传来婉转动听的歌声：

那魔鬼打扮得象孔雀一样，
改不掉歹毒的心肠；
牧羊人穿的是破衣烂衫，
他的心象泉水，清清亮亮。

扎西打掌向前瞭望，只见卓玛和一个女同学，都提着围裙的角，不知在河岸上采摘什么。她们可能唱歌儿唱甜了，没有看见扎西和郎木过来，更没有发现她们的马儿也早已跑远了。

绿油油的草，把小姑娘们的膝盖淹没。吉郎吡一吡牙，想凑过去美美咬上几口嫩草，扎西用劲勒紧缰绳，把小黑马拉回来。

那魔鬼打扮得象孔雀一样，
改不掉歹毒的心肠；
牧羊人穿的是破衣烂衫，
他的心象泉水，清清亮亮。

就有这样怪脾气的小姑娘，尽管世上的歌儿有千千万万，她们单单挑上这几句，翻来复去地唱个不歇。

郎木也没有去打扰卓玛，他和扎西一样，用手勒紧白马的缰绳，便悄悄地溜了过去。走了一程子路，他又快活起来，话儿也慢慢多了。

「扎西，你的小黑马喂得真好。看它的胸脯、肚子、两腿、两蹄，都长得合尺寸。这马要是满够了三岁，秋天的赛马会上，你也该报告去露露脸。」

「那怎么行！」扎西被郎木一番夸奖，乐得心里直痒痒，「再说，就是小黑马行，我的马上功夫，还要好好地练哩！」

「不，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好骑手！」郎木不听扎西分辨，

指着前面宽阔的草原说：「你跑跑叫我看。」

「好，就请你多指点。」

扎西高兴极了。他把缰绳一抖，两脚的后跟往马的肚子上碰，吉郎立刻四蹄腾空，向草原深处飞去。

风在扎西的耳边呼呼响着。他低下头，十分留神地控制好骑马的姿势。

藏在草棵的百灵鸟被惊动了。它们发出哀怜动人的叫声，煽动着软弱的翅膀，向着远处更密的草棵飞去。

其实郎木并不认真看扎西的骑术。他象是有别的事牵扯，眼珠子转来转去地朝四野张望。在他的坐鞍背后，有一个鼓囊囊的牛皮口袋，里边不知装了什么，引起苍蝇飞来飞去地乱转。

向前跑了很远的扎西，发现郎木没跟上，他放开缰绳，让小黑马继续朝前狂奔，同时他身子微微一斜，歪头向后方看去。

在他身后的天空上，驰来一块大灰云，不久前还是明媚碧绿的草地，这时却被这灰云的阴影笼罩了。

灰云不断向前移动，罩在草地上的影子，也不断向前扩大。眼看着郎木和他的白马，也就要被它罩上了。

「郎木叔叔，快跑，别让灰云追上你！」

是因为郎木没听见扎西的呼喊，还是太珍爱那匹白马，他慢慢地走着，听由灰云的阴影把他追上了，于是这个穿着黑衣服的人，浑身变得更黑，白马也变成灰马。

「不，我决不让灰云追上，更不让它的灰影子罩上！」

扎西转过身，就把缰绳朝吉郎头上轻轻一敲，这小黑马的秃尾巴飞扬着，奔跑得更快了。

在吉郎鬃毛飞舞的前头，仍是一片明净的蓝天，草地在阳光下，闪耀着奇光异彩。

扎西纵马跑得更快，他身后的灰云和灰云的影子，借了风力，也飞驰得越快！

但是灰云和灰云的影子枉费了心机，虽然它们一次次地追上了扎西，可扎西驾赶着马，一次次地把它们又闪在后边了。

「灰云，想追上我，那才办不到呢！」

扎西已忘掉郎木和那匹白马。前边，那辽阔的蓝天和灿烂的阳光，使他增添了勇气，也增添了信心。



會說話的骷髏

阿江在舅舅的家里，从来就不说一句话。他在屋子里走动、吃饭、喝水，总是轻悄悄地，象是一个活动的影子。

他害怕自己的声音，更害怕那间摆满佛像和神灯的屋子，只有一早一晚，他按时念佛经了，咀皮才机械地动一动，但声音仍旧是又细又小，只有他自己听得见。

舅舅老早就驼了背。他戴副茶色的老花眼镜，整天坐在窗户跟前，修补一件永远也修不好的紫缎袍。有时为了找一块布做纽扣，他就要把碎布统统翻倒出来，找好半天，也没一块布能够选中；有时为了换条镶边，他要忙上一个月，等这条镶边缝好了，他忽然觉着颜色不顺眼，便动手拆了，又重新选配另一种颜色。

光是修补这件紫缎长袍，成年累月，就很够舅舅忙了，可是在阿江记忆里，尽管寺庙里时常举行盛典和仪式，一次也没见他穿过这长袍，每次他只是穿一件普通灰夹袍，去念经叩头。

「他把功夫全花在紫缎袍子上，是为了什么呢？」

阿江防备地看着舅舅，常常这样问、这样想。有时，他要到窗边去拿件东西，舅舅就立刻用严厉的眼光，向他提出警告。

后来，阿江才明白，舅舅年轻时候，有一次去向活佛祈祷赐福，活佛抚摸了他的天灵盖，又抚摸了他身上的紫缎袍。从此，这件紫缎袍在舅舅的眼里，就成了一件神物，把它挂在竹竿上，又搁在神台右边供奉起来。

舅舅时时提心吊胆地看着阿江，当然是怕他肮脏的手，把神物玷污了。

遇上舅舅出门的日子，阿江本来可以松口气，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，做他想做的事，唱他想唱的歌了吧，可是架在墙右边的

紫缎袍，象是一个怪人，它站在那里，直僵僵地看着他；于是他所有的兴头，全消散了，还不得不用犯罪的眼神，默默地看那些蒙了层灰尘的神象，回头又默默地向这件紫缎袍合掌告罪、祈祷。

尤其是半夜醒来的时候，这件紫缎袍仿佛仍在冷冷地盯着他，好象连人做了什么梦，他都想要知道似的。这时候阿江不得不再一次告罪，再一次祈祷。

阿江去上学念书，舅舅本来是不准许的。有一天，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，忽然来到他家里。舅舅还招呼她坐，她就坐在不该是女人坐的左方毡垫上。舅舅搬了另一个坐垫，请她往右方去坐。她笑了笑，伸手把坐垫一提，就移到窗口坐下了。这天，幸好紫缎袍没放在窗口，要不，又会引起意外的麻烦。

阿江恭恭敬敬地给她端去一盅茶。姑娘笑着，又亲热地拉住他的手，让他坐在她的身边。

「阿江，你已经十二岁了，现在我来通知你，明天你该到学校念书了！」

「我，我吗？」

阿江吃惊地看着姑娘那双活泼的眼睛，心禁不住颤抖起来，热泪也止不住涌满了眼眶。他想：「天菩萨啊，她从那里知道我的岁数？又怎么知道我叫阿江呢？」

「阿江，我叫李侠。你往后就叫我李老师。等你入了学校，我就教你念书识字，还要给你讲很多故事。你想做个有知识的人吗？」

「我，我？」

阿江这才想到，上学念书，可不是简单事。他是属舅舅舅管的，舅舅决不会让他离开家，跟着远地方来的人去念书。

李老师喝了口茶，转过脸看看舅舅，又回头看着阿江，笑起来说：

「一个人到了念书的年岁，为什么不去念书？别担心，你舅舅一定会让你去上学。」

说着，她又转脸看着舅舅，用不容分辩的口气说：

「阿罗大爷，阿江明天去上学，就答应下来吧！书和笔我们已经给学生准备好了；课桌课椅也还齐全，一点不用家里人操心。」

舅舅摘下老花眼镜，瞪着两只混浊灰黄的眼珠子，也不回一声。李老师站起来，把绿色的绒巾往头上一披，又把绒巾的两角在下巴下挽了个结，然后盯着舅舅说：

「阿罗大爷，你到底同意不同意？」

舅舅在李侠眼光的逼视下，点点头，只好断断续续说了两个字：「好！好！」

「阿江，你舅舅不是答应了吗，明天早上来吧，我等你！」

阿江把李老师送到门外。她用她细长柔软的手，把他的右腮抚摸了一下，又把他搭在胸门上的一绺头发，往上掠了一掠弯下腰，低声说：

「阿江，扎西不是你的好朋友吗？他也要上学了。往后，你俩就同坐一张课桌。」李老师轻轻一笑，才迈开轻捷的步子，往东头卓玛家走去。阿江看着她那瘦长的背影，便想起村后水泉边上，那棵小小的白桦树。每天，他去给舅舅背水，总要和这棵树悄悄地谈上一阵话。在村子里，除了扎西一个人，最知心贴己的朋友，就算这棵银色的白桦树了。

阿江走回屋里，舅舅两颗混浊的眼珠子，仍向李老师坐过的垫子翻看着。他用手指掐数了一阵佛珠，忽然自言自语地说起话来：

「难怪我昨晚梦见有角的蝎子呢，它象牦牛那样大，把村里的房屋都顶翻了。看来，这梦和这女人有些关系。」

舅舅闭上眼，念了几句避邪的经，又把眼皮一翻，直勾勾地看着阿江问：

「那么，真的要跟那女人去念书了？」

阿江吓得浑身直打哆嗦：「我，我？」

「自然说的是你！」

阿江的热泪又涌满眼眶。这会，他真不愿意听见自己的声

音，可是舅舅逼问得这样紧，到底该怎么说才好？

他还是找出回答的话了：

「听说，好些人都要上学，连扎西都要去。」

阿江的话里还有另一层意思：如果李老师真是只有角的蝎子，跟着倒霉的有好些人，决不止是他阿江一个。

舅舅冷笑了：

「别忘了你是个罪人，智慧神的灵光怎能照向你？再说，你怎好跟扎西相比？兔子硬要仿照狮子跳雪山，定会跌到深谷里摔死。」

这一晚，阿江象是得了热病，睡得一点也不安稳踏实：一会他梦见水泉边上的银色白桦树，一会又梦见长了犄角的蝎子。醒来的时候，又听见舅舅打鼾和磨牙的声音；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在墙角的紫缎袍，象一个人似的，正伸着头看望他。

最后，他决定不去上学了，因为自己是个「罪人」，就不该再去罪上加罪。

第二天天刚明，他又去水泉边背水。他抚摸着白桦树光溜溜的树干，用最亲切的声音问它。

白桦树繁密的叶子，在微风中颤动着，发生紧一阵缓一阵的啧啧低语。他听了一会，抬起头看着尖尖的树梢，又说：

「白桦树，你是说，舅舅的话不对吗？你该知道，他的话象山滚下来的石头。哪时哪刻，总没有石头滚回去的事啊！」

阿江难过得哭了起来。他一颗又一颗泪珠，滴落在清亮的水泉里。

他背水回来，看见村里该上学的孩子，由家里亲人陪伴着，三三两两都往学校走去了。他又伤心，又怕被他们碰见，笑话他背水干女人的活，只好象小偷似的，绕着道回到舅舅家里。

进了门，那个沉重的水桶，还没从他肩上搬下来，舅舅呲着又长又黑的牙齿，要他立刻到学校去。

「我，我吗？」

这意外的吩咐，阿江听了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身子不由

自主地一摇摆，桶里的水，几乎泼翻在地上。

「孩子，你积下的罪孽太重了！昨晚我特为这事打过卦，看来，你还是要跟那有角的蝎子在一起，这是你命中的一劫。要是你能分清善恶，又不受妖言所惑，罪孽就会慢慢减轻。」

这一天，阿江就这么昏昏胡胡地进入了学校。他和扎西并排坐在一起，低着头，总不敢看李老师的那双眼睛。李老师要是走近来，他只拿眼角偷偷地看她的手；一会李老师转身走了，他又偷偷看她发亮的黑辫子，心就咚咚地跳个不停。

「这样的人，会是有角的蝎子吗？」

他一次次暗暗地问。他觉得自己的罪孽不是在减轻，而是在一点点地加重。他还暗暗地承认：他有些欢喜这个女老师。

放学了，他心思沉重地走回家。刚要推门进屋，舅舅在里边哑着嗓子喊：

「阿江，把带回来的那些书，统统都放在屋外。要不，供在家里的佛爷看见了，一定不欢喜。」

当晚，为了悔罪，阿江俯在酥油灯下，背诵了舅舅指给他念的经文。临到睡觉前，他鼓起勇气，向舅舅提出不去学校的请求。舅舅只狠狠地说了声「还要去」，他连再请求一次的勇气，根本就不存在了。

可是，学校里的事情，一天天更强烈地诱惑着他，李老师每一句动听的话，同学们热情高兴的歌声，都能引起他满大的兴趣。有些夜晚，他一个人仰面躺在草地上，看着满天亮晶晶的星星，就想：

「当真不用念经拜佛，人就能飞到这星星和月亮上边去吗？」

「哦，月亮！月亮！那上面只不过是一座座大雪山，一面面大海……」

在学校里，他知道的事情越多，在家里，舅舅每天规定他念的经文，也不断增多起来。有些经文他背不上来，舅舅总是揪住他的耳朵，狠狠地说：

「别忘了，我们是佛爷的弟子，不好好念经，神雷就要把你

炸成粉末！」

一天又一天，舅舅的形影，在他的眼睛里，越来越象一具会说话的骷髅，为了赶走这个邪念，他又要一次次地去向佛爷悔罪。

去年秋天，扎西成了第一批入队的队员。那天，他戴着领巾，高高兴兴地来看阿江，舅舅瞪着眼珠子，指着扎西鲜艳的领巾，故意拖长声音问：

「这是什么？是那个女老师送给你们的符咒吗？」

阿江清清楚楚地知道，舅舅不欢喜学校，更不欢喜那些戴领巾的孩子。每天他从学校回家，舅舅偏要这么问：

「你这笨蛋，什么时候才能戴上那红布条呢？我想，你早就盼望戴上那玩艺儿了，就是捞不到手吧？」

今天，大队通过新队员入队的那会，阿江坐在教室里，又是焦虑又是害怕，要是他真的戴上那领巾回家，舅舅定会瞪着发黄的眼珠子，不许他进屋，说不定还要把红布条扯下，投到火中烧掉。

事情的发展，果象阿江事先料想的那样：当他回到家中，用平平静静的声调，说明他入队要求被通过的时候，舅舅脸色变黑了，顺手抓起打狗棒，没头没脑地把他痛打一顿。……打过后，他却又再三吩咐，要他把「红布条」赶快弄到手。

「孩子，罩在我们头上的那块黑云，越变越大！那红布条，我并不欢喜；可是你戴上它去学校的时候，你的眼睛和嘴唇，定要露出笑的样子……至尊至善的佛爷就是这样，他心里常想的是地狱，脸上却露出天堂一样的笑容。」

舅舅说着，那双发黄的眼珠子，忽然灵活地一转，又呆似地盯住阿江不放。这些奥妙的变化，阿江是从来无法捉摸和理解的。

深夜密語

阿江遭舅舅打一千次，一万次，他都能默默地忍受着。他的心和他的皮肉，不但被舅舅征服了，好象也变得迟钝了。

扎西的每一句话，他都十分看重，就说参加儿童队吧，要不是扎西一次次鼓励、督促，他才不当回事呢。如果他真的挂上领巾，能够让好朋友看了高兴，那他非要参加不可。

讨论他入队那会，卓玛提了些问题，眼看扎西暴跳着离开教室，他心里能好受吗？……

在柳树林里，他也万万没想到，扎西会提出那更可怕的问题，他感到受了侮辱和震动。

「舅舅就是信佛爷。他到底还干了那些坏事情？可不能乱冤枉人！」

阿江抚摸着脸上的伤痕，心象放在滚油里煎熬着似的。

黄昏了，他坐在村外深草丛里，动也不动。忽然，一阵急骤的蹄声，从右方传过来。他回过头，只见大路上升起一团团的尘雾，原来是放牧的羊群回来了。

羊儿们大概都吃得很称心满意。它们蹦跳着，个个想急快地赶回家去，那些憨头憨脑的小羔羊，在大队后边追赶着。有的似乎赶得太急，不时闯到母羊的腿底下去了，这时，母羊就停下来，用咀在小羔的头上轻吻着。羔羊领受了柔情的鼓舞，叉开细长的腿，急急地向前跑去。

一只弯角的黑母羊，对它的孩子更是鍾爱，跟在后面的小黑羔，腿力也许更弱些，它时常停下来等它，绝不让落在后边的小黑羔，感到孤单和丧气。

「不管谁，有妈妈就是好！」

阿江看着，从心的深处发出一声叹息，眼眶又有些发热。他不愿意再看望下去，急忙把头又掉过来。这时，太阳象金色火轮，快落在草原的尽头了。天际烧起一片红云。远方，有一队骑马背枪的战士，不紧不慢地走着，在夕阳的斜晖中，人和马，都染成了金色。

「巡逻的叔叔出发了。我呢，该回家了，该回家了……」

他叹息着，不住提醒自己。偏偏两只无力的腿，总是抬不起来。紧接着黄昏，四野渐渐变得灰黑了，扎西那双怨怒责问的眼睛，也越来越见清楚。

「舅舅要是坏人，那我又是个什么呢？」

想到这里，阿江心跳得更厉害了。

回到家，他饭没吃，经没念，就挤到屋角独自躺下。今晚也很意外，舅舅没有搬出经书烦扰他，连舅舅本人，也没照常念他的晚经。

可是阿江睡得很不好：起初是扎西的话还在刺痛他，后来卓玛和同学们的话，都一齐在他的耳边响起来。

「不，他们尽会冤枉人！」

当然，他从心里感到很不服气。不管舅舅待他怎样不好，他自小总是在他手里长大的。他刚刚生下来，舅舅为了替他一生命运担心，还请活佛打过卦。活佛说，他前世原是一只野猪，后来这野猪咬了一个喇嘛，所以这一世轮迴，本来要他投胎变一只小老鼠，不知是什么原故，他错投了一个难得的男身。

正是他错投了胎，他的父母没活够应活的岁数，一个接一个的被他克死了，因此，他前世犯下的积孽没了结，这一世人又加上了新罪。活佛又说，他这一世，要是不上劲念经悔罪，不管哪时哪刻，他定会给神雷神剑劈死，那就永世都不得超生了。

平常舅舅骂他，打他，逼迫他念经拜佛，这一切都是为了给他解脱罪恶。他从来也认为，不管自己受的磨折多深多大，只要能忍耐着，将来定能有好结果。

想到将来，阿江又想到太阳，想到白云，想到森林和雪山

……想到远方那一队背枪夜巡的战士。

渐渐地，他把舅舅忘了，把扎西和卓玛也忘了，他觉得自己是在夜的河流上飘浮着，飘浮着，最后，他又觉得身子重得象一块巨石，便沉沉地昏睡过去……

阿江一觉醒来，听到有咂咂咂舌的声音，就惊异地睁开眼，这时，天还没有明，酥油灯燃得十分亮。土墙上，舅舅驼背的黑影，象一只怪兽。不过，这咂巴咂响的声音，听起来不象是他。阿江又悄悄抬起头，这才看见另一个人，正低头背向他坐着。

他完全清醒了，就轻轻抬起上半身，想看个明白。舅舅的脸却冲着他这面，他怕被舅舅看见，只好重新把头靠在羊毛堆上。

那人正在费劲地咬嚼肉干，连话也顾不上说。舅舅早吃好了，只把油腻的手，往衣襟上揩着，也不说话。

终于，那人把骨头「咚」地往桌上一扔，又把小刀「啪」地往鞘里一插，就抬起两只胳膊，「哎呀」一声，伸了个懒腰，低声动情地笑起来。

舅舅闪动浊黄的眼珠子，也动情地低声笑着说：

「活儿把你累坏了吧？肚子可要吃饱。」

「阿罗大爷，这些天，我跟阿珠饿得只剩下三条筋骨了，你拿这样好的东西招待我，我还能不放开肚子吃饱？」

阿江提起耳朵仔细一听。才知道那人就是郎木。早先，舅舅和他见面，从不答腔说话，最近，他们你来我往，忽然变得亲密起来，有时郎木象今晚似的，突然又神鬼不知地出现在舅舅家里……

阿江还没来得及往下细想，只听舅舅一声干咳，压低着嗓门说：

「郎木啊，你跟阿珠短什么，只管来要，我这里没有金山银山，青裸面倒有几把。」

「好心的阿罗大爷，凭你这两句话，听了叫我心里暖和。可是，我最想要的东西，你老人家也没法给我！」

舅舅很少有这样慷慨过，他往鼻孔里按了点鼻烟，凑近郎木

问：

「你要什么，只管说。」

「我要的是能大声说，大声笑；我要的是心里想什么，嘴上就说什么。阿罗大爷，你对我心肠再好，从前那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你也不能给我捞回来了……早先，有智慧的上师在，我是匹无拘无束的烈马，想跳就跳，想咬就咬。如今呢，我到底成了个什么人？见了那草芽一般大的小娃娃，也要装出副笑脸，尽掏好话奉承。」

「你是怎么啦？哦，今天你去黑洼子草地干活儿，定是累坏了。」

舅舅不紧问倒好些；这时，只听郎木尖刺刺地一叫，就放声哭了。

「他干嘛还要哭？」

阿江不禁有些慌张。他想从睡觉的地方，猛跳到桌边去看看；忽然，舅舅拍打着桌面，又拿起只黑釉瓦壶，声色严厉地说：

「郎木，声音小些，可别任着性子。也许你是喝醉。」

「不，我没有喝够，我还要喝，喝！」

郎木双手夺过黑瓦壶，就象一头饿久的老狼，仰头对着壶咀，又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。

「他们还喝酒！」

这种事情，阿江是第一次碰到。舅舅私下藏酒，这跟修行人的身份，实在不相称。他不觉想起人们常说的一句话：「黄边黑心的云，是冰雹的来源；不僧不俗的人，是佛门败类。」

「舅舅不会是那样的人吧？我是不是正作梦呢？」

阿江想着，就闭上眼睛，用牙咬咬舌尖；咬了一遍又一遍，他的心忽然急腾腾地跳了。

那边，舅舅又压低嗓门问郎木：

「年轻人，干嘛要那样丧气？智慧的上师虽不在，他临走前不是说过：我们都是山峰，谁也推不倒，搬不动；他们呢，就象

小河里的水，总有一天会统统流走的。郎木啊，凡事要拿出十足的心劲来才行。」

郎木止了哭。只见他的头低低地靠紧桌面，象昏睡了过去。舅舅说的那些话，阿江都听不明白，「上师」说的是谁？「他们」又是谁？还有，郎木一向在鹿滩草地放牧，今天他去黑洼草地干什么了？……

舅舅看郎木不吭气，就静气默气地抓起黑瓦壶，对着壶咀，也喝了一口酒。

「舅舅，你私下藏酒已经够糟了，怎么还？……」

阿江几乎尖口叫出声来。一个修行人故意违犯佛规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他脸上流满了泪，转身看了看神台。就在神台的底层面上，黑脸的护法神，高高地举着神鞭，变得比平时更加凶恶，也更加怕人。

看来，舅舅这种卑鄙和犯罪的举动，是得不到众佛的宽恕和原谅了。……

舅舅只顾说话，根本没注意在墙角张望的阿江。他抹抹咀，又问郎木：

「上师还没音讯吗？这几天，你当真见不到他的面吗？」

郎木这只饿狼又象挨了几棒，精神实在坏透了，舅舅一连追问他好几次，他才没好气地说：

「阿罗大爷，想知道上师在哪个准确的地方，真比在草地上找根针还难！」

「黑洼子大路上的烧火石呢？没有去看过吗？」

「今天去放那物件，顺便也去看过了，那三块烧火石还朝外翻着，动也没动。可见上师没派人来过。」

舅舅脸色阴暗了下来。他挺着脖子坐在那里，好一阵没吭声。

阿江听不明白的地方更多了：寻找上师，为什么要看烧火石呢？那么，舅舅和郎木在一起，他们到底干什么？舅舅仅仅是为了偷偷喝几口酒，才跟郎木胡搅在一起吗？……

他又想起白天的中队会，想起卓玛和扎西的谈话。他全身的

汗毛，一齐都倒竖起来；脊背上，又透过一股阴阴的凉气，上下两排牙，也紧张地磕碰着，止都止不住。

「原来他们是……………」

底下那可怖的话，阿江想都不敢想。他觉得他的罪恶更重了，那威严的利剑和神雷，好象对准着他劈刺下来。

天没亮，郎木拨开门栓，便悄悄溜出屋子。舅舅坐在原地，瞪眼看着酥油灯的火苗出神。他那浊黄的眼珠子，就象两颗干枯的酸梨，连一丝半点的活气也没有。

阿江动也不动地等到天明。他从墙角爬起来的时候，舅舅早把桌子收拾干净；那只装了酒的黑瓦壶，也不知藏到什么秘密角落里了。

他不露声色，又背起了水桶，到村后水泉边去背水。等他背水回来，舅舅已经坐在神台下，掀开了黄色的经页，到了这时，阿江才真是感到十分为难：今天跟舅舅一块念经，好不好呢？

……………

舅舅灰色的脸更加尖削，他念一遍白渡母赞歌（引渡人到极乐世界之神），便扭过头朝阿江看望一眼，念完第十遍，他忍不住，忙拖长声音吩咐：

「阿江，快念早经！」

阿江象没有听到，他还是愣愣地站在门边。

舅舅又往下念赞歌了。他念一遍，又扭过头朝阿江看望一眼。他念完第二十一遍，就把佛珠绕在手背上，起身过来，高高提起阿江的耳朵，低声狠狠地问。

「我叫你，怎么听不见？是叫鬼迷了心窍啦？」

阿江象是个哑巴，两只眼睛冷冰冰地看着舅舅。他平生第一次，不再低头退让了。

舅舅忽然放了阿江。那孩子轻蔑的眼神，已经被他发现了。一时，他僵僵地垂着两手，不知该说什么话才好。

「你脸色怎么发青？眼睛怎么发直？是病了？……………」舅舅不得不大发慈悲地问外甥。他看阿江仍不吭声，又加紧追问：「

孩子，你说话，说话啊！」

阿江还是一句话也不说，他脸色苍白的走出门，靠紧屋外的围墙坐了下来。

舅舅留在屋内，只好一个人继续念经。他的声音颤抖着，仿佛象哭泣一样。阿江听着听着，心里凝结的冰块，又慢慢地溶解了。念的每一句经文，也越来越引起他的注意：

我因无明心
所做一切罪
今于佛面前
忏悔尽无余

.....

「他这是念忏悔经。他一定明白他的所做所为了。我自己不是也常常犯罪吗？」

阿江又感动又欢喜，他想马上回到屋内，代替舅舅念上二十一遍白渡母赞歌，好为他祝福。可是，他把舅舅和郎木谈过的每句话，再好好地想一想，心又慢慢地冷下来。

「那个上师是谁？要找到他，为什么要看大路上的烧火石？」

事情太奇怪了！太蹊跷了！他决定到黑洼子草地走一趟，马上要把一切弄明白。

当他毫不犹豫地迈开了脚步，屋内，舅舅念的忏悔经，更热烈，也更虔诚了！

忏悔一切罪，
随喜诸善根；
敬礼一切佛，
灵光多普照。

.....

一個不寧靜的早晨

扎西很早就醒了。但他不马上起身，却愿意躺在爷爷的毡衣底下，重温每个甜蜜而愉快的梦。

数他参加部落赛马会的梦最有趣。那天，他穿着闪闪发光的红袍子，骑着小黑马吉郎，把整个草地都跑遍了，就是没一个骑手能赶上他。有时候，象爷爷讲的故事那样，他坐在奔跑的马上，朝右弯下腰，伸手摘下一朵红缨花，向着右边观看赛马的人群中扔去，立刻，他听到一阵赞美和掌声；他又朝左弯下腰，伸手摘下一朵黄缨花，向着左边的人群中扔去，左边的人群，也报给他热烈的赞美和掌声。

在梦中，他没看见郎木来参加赛马会，这是最最不过瘾的地方了。

「下一个梦，一定要有郎木叔叔。」

起身以前，他希望能好好再做一个梦。可是，这梦不能够再做了，奶奶已经第三次跑到他的身边，来看望他。

架在长灶上的奶茶，早就咕噜咕噜地唱着歌。奶奶忙着架上另一只锅，烧滚酥油煎玉米饼，那一股一股的香气，刺得扎西的鼻子直痒痒。

奶奶再也忍不住，就用唱歌似的腔调说：

「小扎西——小马驹，你不亲太阳，太阳早钻进帐篷里来亲你的脸蛋了。快起来吧！」

该不该回答呢？扎西偷偷揭开毡衣，睁眼偷看奶奶。奶奶穿着黑长袍蹲在锅前，奶茶的一团团白蒸气，把老人家慈祥的脸都遮掩起来。

「小扎西，别装睡啦，我早就知道你是醒着的！」

扎西象只小鸽子，咕咕地笑了起来。

奶奶浸在白色蒸气里，也仰起脸高兴地问：

「小扎西，一定做了不少好梦吧？」

「不，我做了许多恶梦。」扎西故意开心地回答。

「梦见了什么？」

「我梦见我在学校遭了打！那鞭子把我的肉都打烂了！」

「你胡说！」奶奶默了一会神，又说：「你们那李老师，就不爱打人！」

「奶奶，你为什么一大早趁别人没醒，就翻看我的身上呢？我知道，你担心我在学校有没有挨过打，是不是啊？」扎西掀开爷爷的毡衣，在睡垫上早就打了个滚，便盘腿坐了起来。

每个星期日，扎西照例要等爷爷放罢夜牧回来，才开始喝早茶。今天，太阳已经移到帐篷的左下角，爷爷半夜放马出去，不知被什么绊住身，没能按时按点的回来。

奶奶看着满盆子煎得焦黄的油饼子，又催促扎西：「别等你爷爷了，你就早些吃东西好了。」

「好奶奶，再等一会儿吧，没有爷爷，那怎么行！」

扎西心里有些话，想在喝早茶的时候，好好地问一问爷爷。

「郎木叔叔是个爽快人！可是，他干嘛只说半截话？」

扎西想起昨天和郎木的谈话，心里仍有些憋气，也有些迷惑不解。那位到十二个部落去参加赛马的人，爷爷准定知道。

今天的太阳真好。趁吃早饭前的时光，他帮奶奶把一堆堆湿牛粪在草地上摊开抹平了。这工作进行得很快，一会功夫，在帐篷前边，就被牛粪抹满，象是铺了一张黄色的大地毯一样。

「奶奶，牛粪晒干了，够光烧十天半月了吧？等放暑假，我每天帮着你晒牛粪，准保你一冬天都有东西烧火。」

「小扎西，晒牛粪，不是你们男子汉的活！」

「奶奶又说这种话；这话不正确，知道不知道？」

扎西很爱奶奶，奶奶也爱扎西，他们也常常好为一些事吵咀，不过，最后让步的总是奶奶。因为孙子长的个子，快有她肩

膀高了；并且孙子的见识，有时连爷爷还赶不上哩。

扎西确实大大地显了本领。在帐篷四周的草地上，他都用牛粪抹满了，只有帐篷的进出口，留下一条窄窄的小路。

「小扎西——小马驹呀，不嫌累吗？等长大了，有的是活儿等你干咧！」

奶奶又心疼又高兴。她端了碗甜奶子，送到孙子的咀边，让他马上就喝了。

「哈哈，小扎西还让人给喂奶呢！真新鲜！」

扎西回过头，只见卓玛提了裙子的两角，不知兜着什么东西走来了。在她的身后，是瘦伶伶的阿江。

扎西满手的牛粪没顾得洗，就向朋友迎了上去。

「阿江，真稀罕，你也肯到黑洼子草地来玩啦？」

「谁知道他干什么来。」卓玛提着裙子插咀说：「我不叫他，他还不肯来你们家帐篷呢。」

扎西看着阿江，又笑着问：

「你的马呢？」

阿江不好再不吭声了：

「家里倒有一匹马，舅舅再出门就不好办了！」

「真呆气！向别人借一匹马好了。只要肯张咀，还怕人家不借？」

阿江又不吭声了。扎西开心地笑着，就把阿江和卓玛引到帐篷里去。

家里来了客人，又是扎西自小的知心朋友，奶奶怎能不高兴。她顾不得再等爷爷，忙把一盆油煎饼端出来，又在每个孩子的跟前，倒了一碗奶茶。

「奶奶，我已经吃过早餐。」卓玛推辞说。

「姑娘，别忘了作客的规矩。我要是走到你家的帐篷里，该吃的就吃，该喝的就喝，主人那才高兴。」

卓玛坐是坐下了，却还提着裙子不放手。扎西笑着问她：

「昨天回来，就看见你跟阿依曼在河边摘东西，今天你又来

摘；在我们草地上，是长了金子银子了吗？」

「你瞧！」

卓玛顺手往裙子里一掏，拿出一个又肥又大的白蘑菰。

奶奶把那个白蘑菰接过来，放在亮处看了一眼，又还给小姑娘，故意跟她开玩笑说：

「卓玛，你长得就跟这白蘑菰一样，两个都是姐妹，干嘛要把它摘下来？」

「奶奶，她欢喜吃她的『姐妹』呢。」

「小扎西，你胡说！我这是送给李老师的。在李老师的窗口就晒了一大摊蘑菰，你没看见？」

奶奶张罗得特别热心。她不断给孩子们送去油煎饼，又不断向他们碗里加奶茶。扎西吃得真香极了，一个油煎饼，他咬两三口，马上就吞到肚子里去，然后又抓起另一个往嘴里送。卓玛自然要斯文些，她先把油煎饼搯成一块块，放在空碗里，这才用指头捏起一块，放在嘴里细嚼。不过她的吃饼速度并不慢，扎西吃完五个饼，她也开始吃第四个了。

这顿饭，只有阿江吃得最慢。好一阵功夫，他连半块饼子也没咽下肚，奶奶先没在意，后来，她提着壶往扎西碗里倒第三次奶茶时，她伸头向阿江的碗里一看，才吃了一惊。

「阿江，今天怎么吃得这样少？连奶茶也没喝。」

阿江听奶奶问他，把大半个饼子，一下都塞进嘴里。可是他卡住了喉咙，害得他睁大眼睛，气也喘不匀了。

扎西和卓玛都幸灾乐祸地笑起来。

奶奶朝扎西瞪了一眼，就向阿江说：

「孩子，你不要发急，慢慢吃好了。」

阿江好不容易又把饼子吐了出来，他瘦削的腮帮子颤抖着，向奶奶感激地点点头，又看看帐篷外边，低声说：

「奶奶，今天，我，我不饿……」

奶奶怜爱地拍着阿江的肩膀：

「好好吃吧，瞧你瘦得这个样，真要好好保养保养。」

阿江又缩紧肩膀：

「今天我不饿……」

扎西忍不住了，大声朝阿江嚷着说：

「你客气什么？在我们家帐篷里，叫吃就吃！叫喝就喝！」

卓玛早看出阿江有些不对劲，她轻轻推了推扎西，便移到阿江身边坐下。阿江仿佛是害了病，他沉重地低下头，双手把脸捂紧。

奶奶这下可慌了神，她提起另一把壶倒了碗茶，把阿江揽在自己怀里，又把茶碗往他咀边一放，亲切地说：

「孩子，身上不好，喝碗热茶会舒畅些！」

阿江躺在奶奶身上，顺从地喝了口茶，他觉得这不大好，便挣扎着，双手把碗接了过去。

奶奶又关切地问：「阿江，你是病了？」

「奶奶，我没有病！」阿江用恳求的声音回答，接着又站起来说：「我该回家了！」

「不，在我们帐篷里躺一会再去。」

奶奶不容阿江争辩，忙把那心慌意乱的孩子，拖到还没顾上收拾的睡垫旁，便逼他睡下，又伸手取过爷爷的毡衣，帮他盖在身上。

卓玛紧抓着裙子的角，一动也不动地坐着。她不时看扎西，又回过头看阿江。扎西先是紧盯着阿江，随后又紧盯着卓玛不放了。他的眉心，又皱成一个疙瘩，眼睛也透出了怒意。

卓玛再也沉不住气，红着脸低声问：

「扎西，阿江到底怎么啦？」

「还要问我！昨天的中队会上，你对他说了些什么话，今天难道真忘干净了吗？卓玛呀，卓玛，你的舌头长得比鸚鵡还要巧。」

卓玛委屈得想哭一鼻子。她把弔在胸前的一条辫子，往身后一甩，分辨说：

「这能怨我吗？那样重要的事，难道可以马虎吗？」

扎西想不出该怎样回答才好，他的脸涨紫了，顺咀就说：

「卓玛，这是在我家帐篷里，你还是少说话的好！」

卓玛可气昏了。她低下头，便向帐篷外边冲出去，一个个肥大的白蘑菇，从裙子里掉下来，她也没顾得拾。

这时候，偏遇上扎西的爷爷骑马回来了。跟在后面的小黑马吉郎，一定是吃饱了带露水的嫩草，在它的眼睛里，闪烁着满足和快乐的光彩。

可是，不知爷爷有什么事不顺心。那青灰马还没有来得及停下，他就收缰从马身上跳下，还放开嗓门咒骂着：

「我们阿西部落里又出了披人皮的狼，大伙儿没法过安生日子了！」

卓玛听了这话，倒奇怪起来，她忘了刚才和扎西的争吵，忙停下脚步，跟在爷爷的身后，又回到帐篷里。

爷爷气得连胡子都发抖了。他紧挨着火炉坐下，搓搓粗大的手，接过奶奶端给他的奶茶，仰起脖子，就一口气喝干。

每逢爷爷生气，只有奶奶一个人跟他说话：

「老扎西，出了什么事啦？」

「不知哪个败类，昨晚在黑洼子的大路口，暗地里放了堆烂羊肠子！」

「你为这事生气吗？」老奶奶看着爷爷有些没把握地笑着说：「莫不是谁家的羊出了瘟病，把羊肠子摊在大路口，求天菩萨消灾！」

没等爷爷开口，扎西忍不住顶撞奶奶说：

「现如今，谁还再做这种蠢事！」

帐篷里，谁再也没有说话。卓玛和扎西都感到事情特别严重。如果真是瘟羊的烂肠子，今天早晨，凡是在黑洼子大路口经过的羊群，保不住都要传染上瘟病。

卓玛象一溜风，向着大路口跑去了。扎西伸手拿起他的毡帽，也向爷爷说：

「早饭我吃过了。我跟卓玛到大路口去看看！」

「你们看又能顶什么用！防疫站的人，早把路口圈了起来。那里正在消毒！」爷爷看见盖着毡衣的阿江，就问：

「这是谁？」

阿江在毡衣下边，四肢哆嗦得仿佛不是自己似的。等爷爷掀开毡衣的领口，他紧紧地闭上眼睛，睁也不敢睁开。

「是阿江吗？怎么啦？」

「病了！」扎西代替朋友回答。「爷爷，你瞧，他连半个油煎饼都没吃下肚。」

爷爷重新将毡衣把阿江盖好，深深地叹着气说：

「这孩子脸色真难看！定是病得不轻。」



神秘的三块石頭

阿江躺在毡衣底下，牙根咬得很紧很紧，总算没有哭出声。他很想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独自把发生的事情好好想一想，可是扎西就紧守在身边，他象是被装在袋子里的小兔子，逃都无法逃脱了。

灾难和惩罚，已经落在他的头上。他暗自问自己：「怎么办才好呢？怎么办才好呢？……………」

黑洼子路口的三块烧火石，他是仔仔细细地看望过，那只是牧人休息烧茶的时候，为了好架上小铜锅，把它们搬过来，摆成一个三角的座子。后来茶烧好了，这石头座子，就照原样被牧人丢弃在路边了，并没有什么出奇和特别的地方。

「舅舅他们找上师，先来看这些石头，一定有什么原因。」

他决不甘心马上走开，就围着这三块石头，一个圈又一个圈地转着，看着，忽然，他发现一个不平常的地方：就在三块石头向火的那面，都是白光溜溜的；不向火这面，倒是被烟火烤得很黑。

「这火是怎么烧的？」

阿江感到很奇怪。他想再好好看一看。就在这时，河边传来人群乱嚷乱叫声音。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就由着脚步走过去。等他看见沿着河边的大路上，摊开一条条发黑的羊肠子和一块块撕成碎片的烂心肺，在他的眼前，就重现出舅舅和郎木半夜谈话的情景。昨天郎木来黑洼子草地，原来是干这害人的活儿的啊！

在河边站着的都是阿西部落的人。他们仿佛都变得高大了，阿江站在中间，就象掉了翎毛，再不能起飞的小鸟，不管谁抬一

抬脚，也许就会将他碾成碎末。

一会，他又听见扎西爷爷在人群里吼叫着：

「小伙子们，乱嚷乱叫地顶什么用！说不定就是我们身边人干的坏事。大伙儿用脑子想想，这人到底是谁？」

乱嚷嚷的人群，随着爷爷的声音，都安静了下来。

阿江真有些抗不住。他觉得，每个人的眼光，都落在自己的身上，只要谁发出一声号令，他当场就会被大家拉出来。

「老天爷，怎么办好呢？要不要马上告诉大家？……」

阿江吓得几乎张口喊出来。同时，他又被另一样恐怖情绪所支配：那看不见的神雷和利剑，可能真在他的左右两旁窥探着，在这紧要的关头，要是违背了舅舅的意志，自己真要变成难以容忍的罪人了！

早晨明净的蓝天上，飞来一块长条的黑云，这黑云很象那尊身披盔甲，手执长鞭的护法神。

「老天爷，我顶好什么都不说！这事跟我可没关系！」

阿江又暗暗向众神告了罪。

可是，整个阿西部落的眼睛，好象在往他身上集中。大家能轻易把他放了吗？……

他可不能马上就溜走，只好蹲下身子，故意把靴子上绑腿带扯松，又把它狠命绑紧。他侥幸地想：只要自己把身体缩得很小很小，人们就再不会注意他。

羊队的汪增叔叔，忽然站了出来，他指着满地发黑的羊肠子，跟着扎西爷爷，也嚷叫说：

「干这坏事的再没别人，就是他！」

「谁？」

大伙儿都注意地看着汪增叔叔。随即，阿江的眉毛竖直了，眼睛发呆了，那紧紧抿着的嘴唇，也颤抖得更加厉害起来。

「汪增，那人是谁？天明你赶着羊群过来，看见他了吗？」扎西爷爷不放松汪增叔叔，跟着大伙儿问。

「唉，汪增，你呀，谁都知道这是罗尔老爷干的坏事！可是

他早逃得没影儿了，一个人还敢在黑夜里跑回来？」

汪增叔叔不顾大伙儿的埋怨和讥笑，挺着厚厚的胸脯还是直倔倔的争辩：

「为什么罗尔老爷不敢回来？黑夜里，他们的岗哨只要稍微大意些，他来马群里偷马，只怕还没人知道。」

扎西爷爷拍拍汪增叔叔的肩膀，称赞地说：

「小伙儿，说得对！刮过了黑风以后，说不定还要有一场冰雹；罗尔老爷虽从官寨给赶跑了，哪时哪刻，他不想把我们的日子再搅混呢？」

「是啊，要是把我们的清水一样的日子再搅混，鱼儿更没法活了。爷爷，你儿子玛金回来就好了，他比大家心细。」

「光靠玛金一人心细不顶用。大伙儿每天巡夜，还是不要松劲好。」

就趁大家你争我喊，没人注意的功夫，阿江才心慌意乱地离开了河岸。

那时，幸好爷爷只顾说话，没有看见阿江。

爷爷喝好早晨第一遍茶，又走过来吩咐阿江：

「今天你什么地方都别去了，就在我们的帐篷里过上一天。等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跟小扎西一块骑马回村子。」

阿江越躺越难受，只好掀开毡衣坐起来，低着头，闷声闷气地说：

「不，我马上就回村子。」

「阿江，你？」爷爷先是有些吃惊，后来又抖着满咀胡须笑了。「孩子，你是弃嫌我们呢，还是小扎西把你得罪了？」

扎西听了，忍不住叫嚷起来：「爷爷，可别乱冤枉人！」说着，他跳到爷爷跟前，又踮起脚尖，咀凑到爷爷耳边，嘀嘀咕咕地说了一阵话。

爷爷听完扎西的话，「哦」的一声，又笑了起来：「阿江，别难过啦，因为两句闲话，就闷在肚里生气，这不是上等人品，只要戴上红彩巾就好。在我们部落里，数你舅舅最有学问，早年，

他在大喇嘛寺背过三天三夜经，别的部落就没有人比过他；今天你们都戴了红彩巾，也是部落里有学问的人。」

「爷爷，你说得不对，不是有学问的人都能戴红彩巾。」

扎西纠正他爷爷说。他还认为，爷爷比得太古怪了；阿江的舅舅虽有「学问」，他的「学问」跟别人可不一样。

「扎西，别小看人家。听说阿江的舅舅念的字最多，天上的鸟儿讲的什么话，他都能听懂。」

奶奶把咀一撇，摇摇头说：「他不只能听懂鸟儿的话，还能听懂羊儿的话呢；那年，你老头子病了，我去求他开个药方。他在我家羊群里转了一转，五只又肥又大的羊儿，就跟 上 他 跑了。部落里，再找不出他那样贪心的人。」

「老婆子，背后讲念经人的坏话，佛爷不答应。」

扎西一家人尽在议论舅舅，阿江一肚子的酸甜苦辣，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后来爷爷骑上青灰马又去马群了，扎西便留在帐篷里跟阿江作伴。

小黑马吉郎又扫尾巴，又蹬蹶子，还是要跟青灰马一块走。扎西硬给它上了绊脚绳，他只得孤孤单单地留下，低头啃脚边的青草了。

扎西和阿江平日在一起，他们有唱不完的歌儿，说不完的故事。今天，玛金叔叔的一张照片，把他们的友谊，更亲密地连接在一起。

照片是从遥远地方寄来的。玛金叔叔背着枪，站在一块岩石上，双眼注视着右前方。他的身材，仍旧象往常那样匀称结实；那微微有些隆起的鼻梁，看着也很象。

不过，在阿江的记忆里，玛金叔叔不是穿细布长袍的样子，早几年，不管冬夏，总见他穿一件羊皮袍。可是这羊皮袍上的毛都落掉了，并且还东挂一片，西挂一片，只能勉强遮盖他那粗壮的身体。

每逢想起玛金叔叔的时候，阿江对他只能有深深的感激。他还记得，他第一次去水泉边背水，回来的路上，正迎面遇上了玛

金叔叔。玛金叔叔看他累得满头汗珠直掉，忙把水桶从他的肩上取下，又帮他背到舅舅的门外。临走，他又对他说：

「你还是棵嫩草。下次背水，再不要把水桶装满，瞧刚才你累得那样，小心把两条细腿压断了。」

打从这次起，阿江只要再遇上玛金叔叔，不管他正在干什么活，都要跑过来帮一把忙。

扎西更多地想起玛金叔叔打猎、赶马，以及在他看来最是英雄出色的那些行为。他把那张照片往怀中一抱，喜笑盈盈地看着朋友，便问：

「阿江，玛金叔叔帮罗老爷套马的那件事，还记得吗？」

阿江的心情已经开朗了一些。他看看扎西手中的照片，老老实实地回答：「怎么不记得！那次，罗老爷的一匹好马，忽然离开马群，独自跑掉了。罗老爷的手下人，不是寻了九天九夜，才把那马寻到吗？」

「对，对，说得真对！」扎西点点头，笑着忙往下说：「九天九夜以后，罗老爷的手下人，在金鹿草地上才把那马找到。可是那马已经变得很野很野，谁要是挨近它，就咬谁踢谁。后来，罗老爷又挑气力最大的家奴，去放套马索，那马的气力更大，每次刚要套住，它又猛地挣脱，跑得远远的了。」

扎西看阿江也渐渐有了笑容，心里说：「这可好了！一定让他把那些不痛快的事全忘了，他今天那病，可就会好了。」他故意又问：

「阿江，罗老爷的马，后来是怎样捉住的？你再说。」

「后来，老爷的胖肚皮都气得要炸了！他把部落里的男人统统召集起来，传下话说：谁要是本事把那马捉住，就赏给他三张老羊皮，三张羔羊皮，还要亲手赏三盅青稞酒。这时候，在我们部落里，就走出来一个强壮的青年……」

「这强壮的青年是谁呢？」扎西扬着眉毛，瞪着眼睛低声笑着问：

「那你说吧，他是谁呢？」阿江低声反问扎西。

「他能是谁呢？当然是我们的玛金叔叔！」扎西得意地放声笑了。这会，他觉得他的叔叔，跟威镇十方的格斯尔（藏族传说中的一位英雄）一样有本领哩！

「对，他就是我们的玛金叔叔！」阿江苍白的脸上，泛起了红色，他不觉也放声笑起来。

「后来呢？阿江，怎么不往下说了？」

「后来，后来那最好的马，当然给玛金叔叔捉到了。等他牵着马还罗老爷的时候，他一口酒不喝，一根羊毛也不要，倒向老爷提出另外的要求。」

扎西笑得更欢畅了，又问：「什么要求？」

「他要求老爷让他骑一骑那匹好马。老爷点点头，同意了。那时，连鞍子也没备，玛金叔叔就骑上那马，在金鹿草地上跑了三个圈。回来，他把马又牵还老爷，只向老爷说了几句话……」

「说了什么话？」

「玛金叔叔说：『老爷，你的马倒真是好马，可惜你就没福份使唤它了！』」老爷生了气，就说：「那我骑他跑一跑，叫你穷小子开开眼。」当下，他叫人给马备上金鞍银镫，又叫人扶他上了马背。那马没跑到一箭远的路程，两腿往后一蹬，就把老爷掀到墨曲河里，差一点把他淹死，过了一天，那马在老爷官寨的大铁锅里，就变成了一摊熟肉。」阿江从来没象今天这样话多，为了不让扎西再追问，他用瘦手腕擦擦脑门上的汗珠，急忙又说：「因为玛金叔叔是个好骑手，又是个好牧人，他知道那好马既被他骑过，就不肯再听老爷的使唤。老爷们只会用金鞍银镫装扮马，根本不懂用好法子来驾驭马，那马当然就把老狗熊掀倒了！」

现在，阿江把一切的不幸和惊慌，早都忘得一干二净，他的头和扎西的头紧靠在一起，又仔细地端详那张照片，要是照片上的玛金叔叔也能听到他们的谈话，那就更加有趣了。

忽然，他抬起头，用沉思的眼光看着扎西：

「你说，玛金叔叔到哪里去了？」

扎西拧一下阿江的鼻子，笑着说：

「记性真坏！我早告诉过你，他不是上自治州去学文化了吗？」

「多久才能回来？」

「去年，草地上响炮花（一种蓝色喇叭形花朵，六七月花开，十月花落）落的时候，他离开了我们，今年响炮花再开了，他就回来跟我们相聚了。」

「不，扎西，今天草地上的响炮花早开了。」

「真是怪事！那我怎么没看见过？」

「不信，我们就去找一找看。」

扎西暗暗感到很高兴，今天阿江不再锁着个眉头，自个折磨自个了。草地上的响炮花，也许真的开放了。他牵着朋友的手，便从帐篷里走了出来。

阿江这时才发现，今天的天气真好，碧蓝的天上没一丝云，百灵鸟在半空飞翔着，不时唱出两声婉转的歌儿，大地上，到处充满了蜜似的芳香。

远处，有两个骑马人，正往这边奔驰过来。扎西停下脚一看，高兴得拍手叫起来：

「阿江，快看，是谁骑马向我们帐篷跑来了？」

阿江眯起眼睛说：

「那不是爷爷？定是回家来喝午茶了。」

「另外一个人呢？你看出了他是谁了吗？」扎西故意绕着弯问。

阿江看着看着，嘴唇动了一动，便没有吭声。

「阿江，你眼睛真不管用！他是郎木叔叔啊——是部落里最有本事的牧人！」

扎西说着，就撇下阿江，箭一样地窜上前去。

郎木看见扎西向他迎面跑来，他在马背上摇晃着身子，用高得刺耳的笑声说：

「扎西，你好！昨天你的马骑得好极了！就象一朵乌云，沿着草地向前飞，把我的眼睛都看花了。当时我心里犯嘀咕：今年

秋天的赛马，只怕要败在这小伙子手下了！」

「郎木叔叔，昨天你只向我说了半截话。那个到十二个部落赛马的人到底是谁？」

郎木向爷爷眨眨眼，回头又笑呵呵的对扎西说：

「小伙子，那是一个很长很有趣的故事。有功夫，我会从头到尾说给你听。现在我要跟你爷爷说话，谈谈部落里的事。」郎木忽然又变得庄重起来，他压低嗓门说：「有人在大路上撒下瘟羊的烂肠子，你大概还不知道吧？」

扎西把郎木兴冲冲地迎回帐篷，再出来一看，阿江不知溜到哪里去了。他围着帐篷一阵好找，才看见朋友在牛粪堆的后边，一个人孤零零的蹲着。

阿江两眼瞪得大大地看着扎西，脸色已变成死灰色。

「阿江，又犯病了？」

「我，我……」阿江胸口好象压着一口气，抓紧前衣襟，急促地喘息着说：「好扎西，以后，你别，别……你，你能答应吗？」

扎西摸不透他想说什么，诧异地问：「要我答应你什么？」他看着阿江那双失神恐怖的眼睛，忙挨着他身子跪下来，又感动地问：「你又想起昨天的中队会了吗？是埋怨我没好好帮助你！」

阿江瘦弱得象一片干枯的小叶子，他挺着瘦长的颈子，一会看望着扎西，一会又看望着帐篷。

帐篷里，传来郎木断断续续的谈话声音。

「这些烂羊肠子，定不是我们部落里的人干的！」

爷爷问他：「你说干这事的是谁？」

只听见郎木又说：「我们阿西部落的人，从来最受阿茸部落的糟践！干这种事的不是他们，还有谁？要说本部落的人，怎肯往亲人的碗里下毒药呢？……」

老爷爷低声咕噜着，表示不同意。郎木那张咀，巧妙得象把牛角琴，直讲得爷爷也插不上咀。

可怜阿江，有一句要紧的话，要是他能马上跑去告诉爷

爷，该多么好啊！但是他更怕舅舅的惩罚，那句话象一根刺扎在喉咙里，他吐不出，也咽不下，可把他折磨苦了。

「扎西，只怕我们再不能在一起了！我快要死了！快要死了！……只求你以后再别，别……」

扎西还以为阿江招了邪气，吓得用力把他抱紧。这时，阿江却从扎西的怀里挣脱出来，只见他肩头一耸，双手抱住头，「咚」的一声栽倒了。



稞麥收割的季節

李俠到草地參加工作，已整整三年。在這不太短的日子里，她生活得很愉快，也很滿足。

頭兩年，她得到最多的是媽媽的來信，媽媽在每封信里，从不考慮到各種原因，總是提醒她的小女兒，要她回家去 度 過 假期。今年，媽媽倒是沉默了，兩個姐姐，卻接二連三來了好幾封信。她們理直氣壯地重複問她：今年你難道還不回家來嗎？媽媽實在想見見你，為了你的固執，正在生你的氣……

最近，連不常寫信的爸爸也有信來，爸爸用粗重的毛筆字，寫下寥寥的幾行話：

「俠兒，今年暑假，你一定要回來。我們象歡迎戰士似的歡迎你。不要叫大家失望，等待你的回音……」

「唉，爸爸呀，真有你的！你畢竟不知道我的工作情況，真是叫人着急擔心啊！」李俠看着那簡短的信，輕聲地笑了起來。就在學生大考前總複習的時候，她已經給爸爸寫了回信，但她沒有肯定暑期能不能回家。前天，她的學生考完算術和語文以後，看了全班的總成績，一顆懸着的心，這才落了下來。今天一早，她就騎馬上區鎮的郵電代辦所，想把回家的消息，用一封簡短熱情的電報，早早告訴家里人。

戰士騎着紅馬，
從高高的雪山上沖下，
滿身煙硝滿身土，
打敗敵人樂哈哈。

平時，當了學生的面，她從來不哼唱，跳跳蹦蹦，可是今天，她再不約束自己了，一出校門，就放聲唱起來，等上了路，

她看四野没人，索性放开嗓门，高声地唱得真过瘾。

这支歌是幼年时期，一位叔叔教给她的，一开始，她就非常欢喜它，于是，成年成月她便唱得不离咀。等长大了，她以为这首歌简单是简单，但却能帮助她想象，特别在爸爸讲长征故事的时候，她出神地听着，同时，这支歌的勇敢和快乐的旋律，也在她的耳边响起来。

有一年，她眼看初中要毕业，一次意外的打击，偏偏让她遇上了。

这天，她坐在窗口，正尽情地唱着这支歌，她的二姐推门走进屋来，很不客气地把她说了一顿：

「小侠，嗓子够难听了，干嘛成天象只脱毛公鸡似的，总是唱不够？」

「二姐，我，我……」李侠最初还有些不明白，接着脸一红，向二姐提出了抗议：「你没权利干涉我的自由！我是唱给自己听的，不碍你什么事！」

「怎么不碍呢？」二姐是个高中学生，在小妹妹跟前，她的眼睛和眉毛，都表现出一种不平凡的神气：「你只顾自己唱，不想想你那声音，把人刺激得真够受了！」

两个小姐妹，你一句我一句的争得正不可开交，她们的大姐——一个医科大学生，上身穿着洁白的衬衣，手臂夹着一本黑皮厚书，也推门走进来。

三个姐妹都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，她们不管看什么东西，仿佛都带着一种惊异的表情；只有大姐的身材略高大些，也显得苗条些。

大姐听了妹妹们各自的控诉，用书挡住咀，斜看着最小的妹妹，悄声笑起来。

「大姐，不要顾自己笑，该评评理！」

「小侠，我要讲句老实话！」大姐低下头沉吟着，抬头又看看屋顶，有些不好意思似地说：「你既没有唱歌的才能，那就不再唱了吧！」她的脸涌起一片红晕，吞吞吐吐地说：「有时，

你好象也在妨碍我…………妨碍大家…………」

「你们…………」

李侠拉开门，又重重地关上，就跑到屋外边去了。她躺在屋后冬青树的荫影里，依着自己的性子，一个人哭了个够。

好些天以后，爸爸发觉她忽然沉默了，就问：

「小侠，怎么听不见你的唱歌声了？」

「不想唱了。我从来也没想到要当音乐家！」

「什么？」爸爸锐利地察觉到一切，「定是姐姐她们，集中『攻击』你一个了吧？别怕，我是你的『后备部队』，她们再敢向你『进攻』，我们就放大炮回击她们！」

「爸，事情已过去，别再提了。」李侠安静地靠近爸爸，又说：「过去我唱歌，是在盼望过一种生活。这些天，我又想过了，要想实现这种生活，不要光是唱，还应该行动！」

「小侠！」爸爸摘下眼镜，再仔细地看这稚气的小女儿，笑着问：「想不到，你的脑子倒很复杂，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？」

「爸，你要帮助我；只有你，才能切切实实地帮助我。」

「只要正确，合理，我定会帮助。」

李侠毫不掩饰地说出自己的希望。她请求爸爸，只要等她初中毕业，就准许她到草地去参加工作。

二姐听了可吃了一惊，就问她：

「你不准备入学校了吗？」

「爸爸说过，生活就是学习！战斗就是学习！」

大姐倒是出声地笑了。她向李侠提了个很好的建议：「我看你在绘画上有才能，等上完高中，再去考美术学院比较合适。」

「不，我只到草地去工作。我想看看那里人民的生活。爸，你不是常常说：你们往日走过的路，我们要是顺着脚印走上一走，那对今天的幸福生活，就理解得深刻了。张伯伯每次来我们家，也说那里很需要人工作。」

张伯伯就是骑兵部队的政委。他和他的骑兵们，现在就在草地上驻扎。当年，他和爸爸在草地上行军，两人都负伤掉了队，

全凭草地的藏民帮助，才度过一重又一重难关。

李侠看她爸爸落入沉思里，又提醒他：

「爸，你说话啊！你不是常常想念草地吗？你不是也常常想念罗江老爷爷吗？」

罗江是个藏族老爷爷。张伯伯和爸爸从前在草地上，每天只能靠野菜填饱肚子。有一次他们误吃了毒草，两人浑身变黑，就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吐黄水。幸亏这位老爷爷骑马路过，知道他们中了毒，他跳下马，把他们驮到帐篷里。老爷爷一面关照家里人看顾病人，一面忙着跑出去采摘药草，给病人解毒。半个月以后，张伯伯和爸爸好了，老爷爷又拿出酥油和糌粑面送行，让他们去追赶部队。临走，老爷爷一手抓住张伯伯，一手抓住爸爸，倒是哭着说：

「佛爷常讲的那种善心人，我还没见到过。今天我想遇到的英雄军，真应该写到经书上去。好孩子们，雁儿每年一来一去，都要在我们破帐篷里歇两次翅膀，哪时哪刻，你们能再到我们破帐篷里歇脚啊？……」

每次，爸爸重复说出这段故事，从他眼光里，李侠很敏感地找出一股动人的东西。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她就逐渐产生了一个秘密的心愿。

爸爸从沉思中醒了过来，抓住李侠的双手，慈祥地问：

「孩子，你想帮我去找罗江老爷爷吗？可是张伯伯带着骑兵部队，回草地上七八年了，一直没打听到老人家的下落。」

「我会帮你找到，」李侠信心十足地回答，「那时我就说：罗江老爷爷，我是我爸爸的孩子，见到我，就象见到我爸爸了。并且，我就在草地落户，永远跟你老人家在一起。」

爸爸额上一条条皱纹都竖直了，说：

「志愿真好。不过你还是刚出壳的鸡娃子，等长大了，我再帮助你实现愿望。」

「爸，我还小吗？你不是也常常说，八路里的小鬼对革命贡献可大呢！」

李侠既把自己的秘密心愿公开，当然就不能罢休了。每次，张伯伯来作客，她总要紧紧缠住他，请求给她帮助：就在她高中毕业不几天，她不顾姐姐们的惋惜，不顾妈妈的劝说，和学校领导商量好以后，就提上小箱子，紧随着张伯伯身后，一步跳上了火车。

现在，李侠就这样无拘无束地哼唱着：在区镇邮电代办所的门前下了马。

代办所唯一的工作员——藏族姑娘丹珍，用欢快的笑声，把李侠迎到狭小的屋子里。李侠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她先抢着问：

「是不是给你家里发电报？」

「你是庙里的神吗？怎么预先知道我要发电报？」

「我怎么不知道！你要是给家里发信，总是让别人把信顺便带来。要是发电报，事情一定急，你准会亲自来！」

李侠骑马时一条发辫散开了，她用急快的动作赶快编好，放声笑着说：

「丹珍，不要冤枉人！我出草地来，连这次只发三次电报。」

「只一次我就知道了！」丹珍收下电稿，忽然眉头一皱，抬起眼看着李侠：「怎么，要回家了吗？」

李侠看丹珍拿电稿的手抖动了。她不禁地有些感动起来，委婉地解释：

「我只是回家过暑假，不几天还要回来。」

「李老师，米拉山的青稞就要收割，难道不想亲眼见见吗？这是我们第一次收青稞麦，春天撒种的时候，你领了孩子上山，也参加过劳动……」

不管李侠怎么说明，丹珍只是摇头。李侠办完事，快要离开邮电代办所了，丹珍又把一封信塞给她。信是张伯伯写来的，他告诉李侠，如果她真决定回家，可以去最近的一个骑兵团联系，人们定会给她帮助。

「李老师，人在一起，什么也觉不出。走开了，为什么心里又会难受？你这次回家，卓玛知道不知道？」

丹珍就是卓玛的亲姐姐。她和李侠相好，多半是因为她妹妹的影响。

从邮电代办所出来，李侠原打算到区委会去看一个同伴，可是，她的心情突然变得很不宁静。

「真是，我干嘛只想急着走？应该做的工作都做好了没有？在暑假里，孩子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」

她最先想起的是小却巴，这是她班上一个年岁最小的学生。

这孩子腿上长黄水疮，已经快一个半月了，在大考以前，李侠以她有限的医药知识。帮他治疗过，如今这疮口正在缩小，只要认真再换两次药，就会完全治好。她又想起和小却巴妈妈当初的争执。那个长有一双粗眉毛的女人，不知从那里找一块臭酥油，她固执地相信，这是治疗最灵验的药品。

「却巴妈妈，这药不行，搽上它，小却巴的疮恐怕更坏事」

「李老师，这酥油，比起你的年岁，只会更大，不会小！」却巴妈妈扬着两条粗眉，不留情地说：「还是我到阿茸部落去求阿登奶奶，老人家才切了一块，让我带回来。」

李侠无法说服却巴妈妈。她拐了个弯，让小却巴对这事说话。

小却巴什么都不说，只是坚决拒绝臭酥油接近他。李侠的「治疗」任务，才顺利地进行下来。

「我走了，却巴妈妈又拿臭酥油来怎么办？」

李侠出门时的好兴致，现在完全消失了。

「有办法！把治疗工作交给卓玛，她一定会把小却巴的疮治好。」

因为想起卓玛，她又想起了班上那些最活跃的少先队员。她暗暗地安慰自己，这一次她回家以后，应该把些需要继续做好的工作，大胆地交给这些孩子。

「对！不要老是搀扶他们。要相信，他们在这个假期里，能独自生活得更好。」

不过，卓玛和扎西之间的争吵，终是一件最头痛的事，她在

最近还帮他们和解过，两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阿江呢，这阵变得更加奇特起来，举行入队仪式那天，那些第一次戴红彩巾的孩子，唱着笑着，好象再找不出更幸福的日子了，那时，唯独听不见他的笑声和歌声。仪式完成以后，他又独自抢先走出校门，李侠还看见他偷偷解开那巾子，赶快塞到衣襟里。

「多难啊！」她轻轻地叹口气。「在这件事上，恐怕我有什么过错！引起他那舅舅不许他入队。」

李侠越往下想，心上就象有一个箍，箍得她十分难受。她又默默地顺着教室的座位，挨次分析学生们最近的表现。她发觉她的每个学生，都有一点点使她放心不下的地方。等她穿过柳树林子，又在学校的大门口下了马，这才从种种思虑中清醒过来。

「唉！今天给家里发电报，好象做得有些急了。」她一面松马肚带，一面不客气地责怪自己：「最遗憾的是看不到收割青稞麦了！丹珍说得对，这是草地第一次收庄稼，更不应错过这难得的机会。」

卓玛真是个聪明能干的小姑娘，只经过一次训练，就能帮小却巴治疗腿疮了。在消毒方面，她做得很仔细，站在旁边当指导的李侠，不断地点头，脸上浮起满意的微笑。

这个小姑娘的工作态度，也使李侠受感动：当她轻轻揭开纱布的时候，两手的小姆指向上勾着，又不住用眼睛向小却巴打招呼，仿佛是说：不要紧的，我不会触动你的疮，放心好了。她的脸柔和安祥极了，两腮的颜色象两朵红花，加上红领巾一衬，更是红艳艳的，挺逗人爱。

小却巴老是咧开咀笑。他的头发长得象马鬃，把半边脸都盖住了。

「这孩子的头发真长得快！」

李侠马上留神起来，就问小却巴：「上次理发怎么把你拉下了？」

小却巴「唔」的一声，眼睛鼓得又圆又大。他反问李侠：「

上次，防疫站派不出人来，你不是派我跟扎西，到区上去拿过防疫药针吗？」

「啊，对了！」李侠抱歉地笑笑。「那么，下午你和扎西就到我的寝室去，我替你们理发。」

李侠不仅是教师和医师，她还是五年级学生的理发师哩。

小却巴眨眨眼睛，不解地问李侠：「校长不是叫我们自己理发吗？有些同学早学会了，还要你动手，那行吗？」

「我还是要亲自动手，要不，你们的头就象给狗咀啃过一样，看了叫人心里难受。」

李侠对这件事是不肯放手的。她一向认为，理发是件精巧的技术工作，她应该把班上的孩子尽量打扮得漂亮些。

卓玛帮小却巴换好药，把钳子和一些药品，有次序的收入一个绿色布包里，然后就跑到白瓷脸盆跟前，弯下腰来洗手。李侠看她的眼睛瞟来瞟去，故意把脸转向小却巴，又问他：

「以后就让卓玛给你换药，同意吗？」

「同意！」小却巴看卓玛要学着做「医生」，他比卓玛本人还要得意些。「卓玛干什么都行！我奶奶老是咳嗽，每天还嚷着说腰痛腿痛，该叫卓玛帮她看看。」

「那样的病她就治不好了。」李侠看他对卓玛很信任，估计他妈妈再拿臭酥油出来也是白搭，就放心多了。

下午，扎西带着满面笑意，和小却巴一起走进李侠的寝室。

李侠点起一盏小小的酒精灯，把理发的剪子，在蓝色火苗上仔细烤过，又把一面镜子摆在窗台上，抖开一块白色的围布，便要开始工作，她故意先问：

「谁先理？」

扎西急忙推让说：「当然是小却巴。」

「那好，小却巴就坐下来。」

李侠暗暗感到高兴。她想趁理发的功夫，把扎西留下来，单独和他谈谈。为了使那孩子不致无聊，她又顺手拿了本书报给他。

扎西接过画报，却顾不得翻看，仍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上。每次，他走来李侠的寝室里，总是有些东西引起他的注意。他也觉着，这寝室里宁静空气，能够使它沉思默想。

「是为了什么呢？」

他想找找原因，眼光就落在一束花的圆圆蓝瓣上。

「是因为这风车花吗？不，不，它是草地上最平常的花儿，看见它，只能让我想起骑马奔跑。」

扎西轻轻地摇摇头。不过插花的玻璃瓶真有趣极了，装在里面的清水，被太阳一照，放射出一道道迷人的光彩。

他又向墙角一个小书架看去，这架子上的书象一队士兵，排列得很整齐。李老师的很多很多故事，都是从那些书里取得的。

扎西的眼光，最后停落在墙上的一张照片上。

这张照片也不是新置的东西。从扎西第一次认识李侠起，他就认识照片的这个男人了。这人的眼睛和李侠十分象，额上的两条皱纹，扎西觉得比他爷爷的还要深些。

这人是谁，李侠从来不肯向人说。不过，孩子们还是从别处打听到了，还知道他早年也到过草地，后来又随着大队人马，向着远方的雪山走去。

这人一身整齐威武的军服，最使扎西感到骄傲和敬佩了。他常常替李侠感到惋惜，为什么新近来的那个女老师，时常还穿着军装，偏偏李老师就没有一件军装……

理发剪咔嚓咔嚓的响着，小却巴一绺一绺的头发，从李侠的手边落下来。照片上那军装人的眼睛，仿佛被热心的理发工作吸引过去，盯着李侠熟练的动作，好象笑得更欢快了。

扎西眯起眼睛，也盯着李侠，后来，他再也忍不住，就傻愣愣地问：

「李老师，你是不是要回家了？」

「对，要回家了。」

「在早先，是你自己说过，草地就是你的家。」

「为什么一个人不能有两个家呢？」

「李老师，你错了！一个人只能有一个家。」

李侠吃惊地抬起头。扎西的眼神没让她捕捉住，他深深地低下头，两眼盯着自己的靴尖。

小却巴把长发修剪短，一下就增添了好几分精神。李侠替他擦肥皂，用水洗了头，又拿小巧的绿梳子，帮他梳成很好看的偏发式。她发现，小却巴眼睛一直向镜子里贪看着，一伸手，索性把镜子从窗台上拿下，塞到那孩子的手里，好让他称心满意地看个够。

小却巴反倒不好意思起来。他把镜子重新放到窗台上，用细心得刚能听见的声音问：

「李老师，我先回家呢，还是等扎西理好发，我们再一块走？」

李侠吃吃地笑了：「扎西就在学校里住，等不等不要紧。你还是快些回家，让妈妈看看你今天漂亮不漂亮！」

小却巴象是听了一声号令，他张开两臂，就一瘸一拐地飞奔出去。

扎西坐在小却巴刚刚坐过的椅子上，腰杆挺得笔直。他的眼皮低垂着，根本不向镜子里看。李侠看他吭声，拿话先引逗他：

「扎西，你忘性真大……」

扎西向映在镜子里的李侠看了一眼，赶快又低下眼皮说：「我怎么啦？」

「跟你说过不止一次，不要跟猫洗脸似的，只用手巾在脸上划个小圈圈。瞧你脖子和耳根背后，叫人看了多不舒服。」

扎西仍低垂着眼皮，象是半睡过去一样，没有答话。

一会功夫，李侠就注神到工作里。她一手拿住绿梳子，一手让剪刀顺着自己的心意修剪着。扎西那满头又厚又硬的头发，就象他本人一样，也执拗得不大听使唤。他的头顶还多了个发漩，为了不让那两绺头发往上翘，李侠用梳子拢了又拢，总是不能弄得平贴起来。

「好一个硬性子的人！」

李侠给这学生理发虽有些费事，但却真心欢喜他。

她看他的眉心又结成了个疙瘩，决心要帮他解开：

「扎西，你不高兴我回家去看看吗？」

「草地就是你的家，是你亲口说过。」扎西还是坚持着他的看法。「这次你要去看看爸爸妈妈，谁也不能反对。」

「好啦，好啦，就算是去看看爸爸妈妈好了，我改正刚才的说法。」

这场小小的争执，反倒叫李侠高兴了。

剪好发，他引扎西走到盆子跟前，扎西把肥皂抢去，自己动手洗起头来。李侠知道，她要是插手帮他，定会遭到拒绝，就站在一边看望着。扎西的双手，在膨胀的肥皂泡里摩擦了一阵，又擦了擦耳根和颈子，好象明显地表示，他也乐意接受李侠的意见。李侠终究闲不住，就提了壶清水，还是帮他冲了发，又用一块干布巾，帮他头发里的水渍擦干。

扎西忽闪着眼睛，又笑起来：

「李老师，你到底走成走不成呢？」

「怎么，你们要在半道上拦阻我吗？」

「不，」扎西摇摇头，又说：「是你心里并不想走。米拉山上的青稞麦快成熟了，收割的时候，没有你可不行。」

「你这样想过吗？」

「不，是我爷爷这样说的。我爷爷眼睛可厉害呢，不管什么，都别想瞒过他。」

「这一次你爷爷定会看错！」李侠笑着，赶紧把话岔开：「扎西，帮我来收拾一下寝室吧。」

扎西倒去盆子里的脏水，又帮着把地扫干净，把扫帚放在门后。正准备抽身走，李侠又把他留住了：

「扎西，你坐下。」

李侠还琢磨怎样开始谈话，扎西倒是先开口了：

「李老师，那天我又跟卓玛顶咀了，你是不是就谈这件事？」

「冷静些，干嘛又要发火？」

扎西真的露出一脸怒气。在李侠的逼视下，他想努力压下去，费了好大劲，仍旧没结果。

「扎西，卓玛没有错。她真心真意的希望阿江入队……」

扎西火气更大了：「她并不真心。在讨论阿江入队的会上，她偏要问这问那。阿江的舅舅，老早就住在村子里，也不是凭空才跑出来的。」

「不，当问的，卓玛就要问。问题出在阿江身上，他应该先在中队会上，谈谈对他舅舅的看法。」

「那有什么好谈好问的，他舅舅是谁，难道谁还不知道？那天，她还好意思说我为了朋友私情，忘掉队的利益。当初叫我去帮助他的，就是她卓玛。」

李侠到底没把扎西说服，扎西临走时，怒气一点也没有消，一头重重碰在门上，把铅桶里的水也撞翻了。出了门，又不小心，一脚正踏在觅食的母鸡翅膀上，惹得满院子的鸡，一边扑打着翅膀，乱飞乱闯，一边唧唧咯咯地叫着，象遇大难临头。

李侠看扎西这样急躁，实在有些生气。她凭窗看着蓝天上一缕缕白云，低声笑了起来：「总还是个孩子呢，他爱闹脾气，干嘛我也要闹脾气？」

猛然间，她又记起爸爸在三姐妹斗咀时，经常提醒的一些话：

「对了！女儿，爱闹脾气，不能解决问题；如果你确信你是站在正确的一方，先要拿出一股过山坎的劲头来，还应该冷静。」

她转过身，默默地看着墙上的照片；她希望在往事的记忆中，再从爸爸的话里，得到勇气和力量。

晚饭以后，几位学生家长，接二连三地来看望她。她们用削尖的树枝，插着一块块当礼品的酥油，为她送行。没有想到，小却巴的妈妈今晚也会来送行。

「李老师，后天就走吗？」

「明天学生们正式放假，我希望能后天走。」李侠回答。

「走了就要记着早回来，不能叫大家总想念你。」

「当然要回来的，当然……」李侠说着，咽喉有点热。她用劲咽了咽，就把小却巴妈妈的手握紧。记得，她第一次去动员孩子们入学，这女人的眼睛对她充满敌意。那时，她家一只黑狗，紧围住李侠身边乱叫乱咬，她站着动也不动，仿佛是麻木了。

「李老师，要早早回来，早早回来。」

小却巴妈妈又叮咛了一句，她再撑不住，一头紧靠在李侠的肩上，低声哭了起来。

假使李侠能哭的话，她也想哭上一场。她不能不打起精神，用最好的诺言来安慰这些女人。

女人们刚走，扎西老爷爷领着扎西也来了。老爷爷也用树枝插了块酥油，为李侠送行送礼。

「李老师，扎西的叔叔回来了，今晚，他跟我回黑洼子草地，你看行不行？」

「当然行。你老人家把扎西带走，也要把酥油一块带走。」老爷爷的眼睛，把李侠上下打量一番，慢腾腾地问：

「后天你真要走了吗？」

李侠感到太难回答了，又不能不鼓起劲应付说：

「真的后天走。」

「好老师，你成天围着这群小马驹子转，够辛苦了。」老爷爷顿了顿，亮起嗓门「嘿嘿」两声笑，又长长叹了口气说：「好吧，见到家里人，给我老头子代问个好。真后天走的话，怨扎西就不来给老师送行。」

扎西低头站在老爷爷的身后。他的眉毛抽动着，下巴也颤抖着，却没有吭声。等感觉出李侠的眼光向他刺射过来，象吃了一惊似的，他忽然扭转身跑了。临出门，他回头又急快地向李侠看了一眼。

扎西爷爷走了以后，李侠什么事也干不下去。她抖擞精神，想找校长把班上的问题交代一下。走到校长门前，她连门也没

挨，又返身走了回来。

烦闷象山一样，朝她压了过来。也许扎西爷爷猜对了，走与不走，需要重新决定。

「那么，去找个人商量一下？」

但是，她把这一闪而过的念头打消了。她从来没有向别人诉苦的习惯。

她又一次地想起她的学生，想起了扎西、卓玛、阿江……。

「要是阿江的舅舅不喜欢红领巾，那真是个大问题呢。……早几天，有人在黑洼子撒下的烂羊肠子，也是个很大的问题。看来，我们的草地上还很不安静啊……」

她侧身坐在窗边的椅子上，睁大一双眼睛，从纷乱的情绪中，顺着自己的思路，一步步地深想下去。

夜色不知不觉加浓了，那间小小的屋子，显得更浓更黑。随着微风，传来甘松草的气息，它和夜色一样，香味浓得醉人。

「这时候走，到底行不行？」

她想着，顺手摸起桌上的火柴，想把油灯点上。一根火柴「嗤」的一声亮了，在那片小花瓣似的红焰照射下，她发现窗外有双晶亮的眼睛，正朝她盯着。她先是一惊，就把燃着的火柴举起。那双眼睛是被泪水包住了，它盯她的时间，大概不会太短。

「谁？」

李侠赶快又擦亮第二根火柴。窗外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那双眼睛跟着脚步声，一齐消失在黑暗中了。

「定是阿江！」

李侠赶紧追出去，跑了一程路，却没能把那孩子追上。

×

×

×

那晚，扎西跟爷爷一起往黑洼子草地赶，爷爷坐在马上，不住声地谈论李侠。扎西一心想早见到玛金叔叔，就由着爷爷一人去自说自话。

「扎西，李老师的爸爸，到底是怎样一个人？你说，他怎么把他的女儿，教得这样聪明、能干！」

老爷爷住了咀，等待扎西回答。可是除了马蹄得得的声音，扎西还是不吭声。老头子以为孙子被他的话打动了，啧啧地咂响舌头，又用称赞的口气说：

「顶要紧的是，她有她爸爸的一颗好心——她爸爸不是个好军人吗？早年，我见过那支好军队，都是加上加好的人！」

回黑洼子草地的路，马是认识的。随着夜色的加浓，墨曲河上荡漾起白雾。天边的一弯银月，被雾气遮住了，显得朦胧而且迷人。

老爷爷骑坐的灰青马，忽然失脚踏进一个深水洼里。他鞭打着马，把它从水洼里赶上来。跟在身后的扎西，巧妙地弯了一弯，已经绕到前边去了。

「这小子，比狐狸还精！」

老爷爷暗自骂了一句，便催马紧追上去，一会功夫，又和他孙子并马走在一起。

老爷爷一直保持着好心情。又问：「扎西，我谈李老师，你怎么不吭声？」

「爷爷，那会，你说李老师不走。这会，你又说她要走了。你为什么劝她留下？」

「我能那么办吗？那样的人遇事用不着劝的；哪样事应该做，哪样事不该做，她都知道。」

在黑暗的草地上，扎西想起李老师还不知哪会才能回来，又变得烦躁起来。他用极不满意的腔调回答爷爷：「你别再唠唠叨叨完不了啦，我想早些看到玛金叔叔！」

「这个没良心的狼崽子！李老师的好处，一转身就忘得干干净净！」

老爷爷惹起一肚子火气。他鞭打着马，撇下扎西，就朝草原深处那熟识的火光跑去。

玛金叔叔用最热情友好的态度，迎接了他的侄儿。他用两只

粗大的手，把扎西的小手狠狠握紧，扎西痛得都快冒泪花了，这才放开。接着，两人都高声哈哈大笑。

「叔叔，你说响炮花开花就回来。那天，我摘了好些响炮花，站在大路上吹响一个，又吹响另一个，吹了好多好多，可是在大路那头，怎么也看不见你的影子。」

「就是不吹响炮花，每天我也想着你。听说，你已经跟郎木很要好了，连做梦也盼望跟他去参加赛马会，真是这样？」

说到郎木和赛马会，扎西的话象墨曲河里的水，多得收也收不住。他那一双喜气洋洋的眼睛，盯在玛金叔叔身边那支枪，也一直不放。

「叔叔，还是原来的那支枪吗？」扎西说着，伸手就要拿那支枪。玛金叔叔一抬手，忙把他的手挡了回来。扎西兴致勃勃地又问：「叔叔，今年你还让我打几颗子弹吗？我的瞄准功夫，比去年更有把握些了。」

不错，去年扎西借玛金叔叔的枪打过马鸡。玛金叔叔送给他的两颗子弹，都没有白糟塌，为了这还得到爷爷的夸赞。

「叔叔，今年你只要给我一颗子弹，我就会背只獐子回来。」

「看吧！」玛金叔叔盘腿坐在火边，安安静静地回答。他的眼睛里，有两颗火苗跳动着，话儿可没有扎西说得那么多。

扎西的话头，又拉回到秋天的赛马会上：

「叔叔，每年的赛马会，你为什么不参加呢？郎木叔叔说，你要是肯参加，再没有人能比你。」

玛金叔叔看着跳跃的火苗，还是平心静气地说：

「孩子，早些年，那赛马会是为老爷们高兴才开的，我干吗要去参加？再说，好马呢？……」

「现在的赛马会可不一样了！」扎西只记得近几年的事儿。「马群又都是我们牧业社的，大家伙儿的，你想挑哪匹好马，难道还不归你使唤吗？」

玛金叔叔忽然凑近扎西，好象他眼睛里的火苗没有了；他大概想跟扎西好好谈一谈。这时，羊队队长汪增叔叔来了，还有另

外两个小伙子也一块来了，玛金叔叔不得不上前迎接他们。等客人喝够了茶，又和玛金叔叔紧围在一起，象堵不透风的墙，不知低声谈论些什么事。爷爷是尊贵的长辈，大家请他坐在中间的狗皮褥子上，还在他跟前奉了碗奶茶。扎西当然想凑过去一块坐，玛金叔叔却冷冷淡淡地跟他说：

「这里大人有事情商量，不是什么赛马会。你跟奶奶一起先睡吧！」

扎西厚着脸皮，试着想往人窝里硬插。爷爷抓起他的胳膊，赶着他到奶奶跟前去。顶糟糕的是汪增叔叔，也帮着爷爷一块赶他，还在他的屁股上敲了一拳。

「哼，大人！你们没有什么了不起！」

玛金叔叔第一晚回来，扎西便和他起了纠纷。看来，亲叔叔还抵不上那个郎木好呢。汪增叔叔也是这两年才神气起来。早先，他胆子小得要命，狗追着咬他，他只眨巴眨巴两只细眼，连手也不敢抬一抬。

扎西合上眼皮，耳朵还是竖得高高的，仍想听那边人们谈话，可是他们的声音都很小，只有爷爷狠声恶气的数落着，不知是咒骂谁。

「玛金叔叔，玛金叔叔，那么多的响炮花，我算是白吹了！我天天盼你回来，想你回来，等盼到了，原来你待我比冰块还冷……」

「汪增呀，汪增，你今天揍我一拳，明天我就回敬你十拳。我扎西不是一棵小草，不能由人踏，任你踩……」

第二天清早，扎西起来以后，昨晚上不愉快的事，他全忘了。今天，他不但跟玛金叔叔和解，并且比先前更爱他了。整整一天，他跟在玛金叔叔身后，象条小尾巴似的，一步也没有离开。

玛金叔叔先去看望了马群。爷爷把今年刚生下的小马驹，都赶了过来，让儿子过目。

小马驹们都很调皮。每双发亮的眼睛，大胆地看着周围的人，好象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可怕的东西。爷爷抓住一匹小红马的

鬃毛，顺手把它拖过来，向玛金叔叔说：

「瞧瞧吧，这小红马长得多好！毛色溜光水滑，能照得见人影子！」

玛金叔叔还没顾得细看，小红马往爷爷腋下一钻，便溜走了。爷爷眯着眼，又顺手抓来一匹黑马驹。

「玛金，再看看这小驹子，还眼熟不眼熟？」

这黑马驹比小红马还要淘气。它一炮蹶子，从爷爷手里，斜刺着跳走了。玛金叔叔赶忙追上去，两臂一张，就把黑马驹搂抱在怀里。黑马驹后蹄直蹬，玛金叔叔象一座小山，稳稳地站着动也不动。

他仔细看了黑马驹的眼睛、胸脯和蹄子，便猜出这是吉郎的第十一个兄弟，但却装出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。

爷爷捋着灰色的胡子，笑得眼睛合成一条缝：

「玛金，你再想想。」

「阿爸，我真想不起它是谁的孩子了。」

这时，扎西可有了插咀的机会，他急急忙忙地说：

「吉郎小时候不也是这样的吗？叔叔，你怎么忘了？」

玛金叔叔抚摸着黑马驹，这才高兴得向爷爷叫起来：「阿爸，原来是吉郎的第十一个兄弟啊！去年我走的时候，你跟我商量，说要给老灰马再配一次种，我还说：老灰马已经二十三岁，不一定能配上。想不到，当真叫你试验成功了。你老人家真行！」

爷爷象是得到什么重大奖赏，挺直腰干，哈哈大笑。黑马驹挣扎了一阵，好容易才从玛金叔叔怀里逃走。扎西少不得又说了很多话。特别是去年冬天，爷爷怎么照顾怀孕的老灰马，他叙说得十分详细。

扎西跟玛金叔叔还去看过牛群，然后他们鞭打着马，又向着冬牧场（地势较温暖的地方。这里夏天生长的草，牧民都好好地保存着，天冷以后，就赶着牲畜来过冬。）奔去。

冬牧场的草长得比哪年都肥美。吉郎的头，常常钻到草棵里，去解解馋瘾。扎西的脚跟，把它的肚皮快敲破了，它也不管。

「鬼，再不好好走，对你不客气！」

扎西把缰绳缰梢，在吉郎的头前荡了个圆圈，小黑马瞅准空子，还是咬了一口草。扎西的缰绳往下一落，它把脖子一摆，一顿责罚，就被它躲闪过去。

玛金叔叔没顾上看冬牧场的草，又催马上了米拉山。

在米拉山向阳的那面坡上，长满牧业社今年种的青稞麦。刚刚生长的麦穗，在微风中摇曳着，发出一片沙沙声响。

玛金叔叔没走到麦子跟前，早早就下了马。他小心谨慎地拉住马嚼口，仿佛怕把青稞麦惊动了。

「扎西，这是我们草地第一次种的青稞麦，看看它们长得多好！」

扎西也拉紧吉郎的笼头。他看看青稞麦，又看看玛金叔叔，只有这会，他才发觉是玛金叔叔最快活的时候，看他的两条漆黑的宽眉毛，就象飞鸟的翅膀，扬起多高啊！

扎西低下头，再看看那一层层麦浪，也愉快得有些激动起来：

「玛金叔叔，春天，坏蛋们造谣，说我们这里收不了青稞麦，还说白糟塌了种籽！他们的舌头上，真象是蘸了毒药，从不说一句好话！」

「是啊！」玛金叔叔看着你拥我挤的麦子，长叹一口气说：「有时坏蛋的舌头上还蘸了蜜糖，也专门说好听话呢。」

扎西看见插在麦地里的木干上，绑了只乌鸦，别处另几根干子上同样也绑着乌鸦。玛金叔叔看了这奇怪装置，便自言自语地笑着说：

「社长的警惕性多高！麦穗还没灌浆，他就怕乌鸦飞来糟塌了！」

「凡事要早准备，我们是第一次种庄稼。」

扎西听见另外一个人说话。他回过头，顿珠伯伯早已站在他们身后了。

「社长同志，你好！」玛金叔叔亲热地叫着说。

「民兵队长同志，你也好！大家早就盼望你回来了！」顿珠伯伯也异常高兴地回答。

他们手拉着手，顺着麦地走了一程。两人找了个土坎坎坐下，又低着声谈起来。

从玛金叔叔眼里，扎西看到，就象昨晚那样，在大人说话的时候，仍不愿意他走拢过去。今天，他倒是乖巧起来，只是牵了两匹马，在远远的地方等着。

可是那沙沙作响的青稞麦，好象在轻言细语地说着话，过去，是谁说话，也是这样轻言细语的呢……

「是谁？是谁？……」

扎西费力地想着，他朦朦胧胧地记起妈妈的面容，记起她那双渴求的眼睛，和那干焦发抖的嘴唇：

「哦，青稞麦多香啊！要是能够喝上一口麦糊糊，心里就舒服了……」

那时，扎西小得还不能独个骑马呢，看着妈妈躺在睡垫上，成日这样轻声细语地说着话，他不知道，应该从那里才能弄到一把青稞麦……

有一天，奶奶听着妈妈讲的话，实在不忍心了，提着牛皮口袋，就走出了帐篷。

傍晚，奶奶回来了。那只牛皮口袋仍是空空的，她的脸上象是被鞭子抽了，留下两道可怕的血痕。

奶奶满脸流着泪，走到妈妈睡垫旁边，也是轻言细语地对妈妈说：

「孩子，青稞麦是老爷官寨里独有的东西，它香是香，我们穷人命苦，轮不上吃……」

这晚，妈妈就住了咀。以后，扎西再听不到她的轻声细语了。

「妈妈，妈妈，你要是活到今天就好了，这不是我们的青稞麦吗？它再不是官寨里独有的东西……」

扎西看着一层一层的麦浪，泪珠一颗颗地落了下来。

由冬牧场回来，扎西和玛金叔叔在墨曲河边的大路上经过，自从上次有人来放过瘟羊烂肠子，这里一直用绳子圈起着，人们通过时，必须绕大弯子。

玛金叔叔骑马绕过来，回头问扎西：「你想过没有，这放瘟羊肠子的人，到底是谁？」

扎西这一次被问住了。

「扎西，别处你少说些话，没有人见怪。部落里最近出了这件大事，你倒成了个哑巴！我万万没有想到。」

玛金叔叔稳稳端端地坐在马背上，脸上现出了沉思的神气。

回到自家帐篷里，扎西心里憋闷得难受。玛金叔叔这次回来，待他虽是跟从前一样好，只是在他的眼睛里，好象有责怪和不满的表示。

「我有了什么过错了吗？」

他渐渐感到不安起来。喝晚茶的时候，他的咀唇刚挨近碗边，就让滚奶子烫了个大水泡。

「扎西，凡事要留神。小处不当心，必定会引起大乱子。」

玛金叔叔这话，说得扎西心里更加难受。他忍了又忍，才没让泪水冒出来。

喝罢晚茶，他决意跟玛金叔叔好好谈谈。可是，玛金叔叔刚放下碗，说要去参加民兵的晚会，便骑马背枪走了。

黄昏，草地浸在金红色的光辉里。玛金叔叔在扎西眼里，表现出了一个真正骑手的气概，他驾驭着马，象股旋风似的，向着远方草丛中的太阳狂奔而去。

好酒獻給英雄漢

大清早，扎西醒来刚睁开眼，看见玛金叔叔坐在火边，低头正擦拭着枪。他「哎呀」一声，便从爷爷的毡衣底下跳出来。

他一边揉那还没有睡醒的眼睛，一边哑着嗓子问玛金叔叔：

「昨晚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今天还要到哪里去？你能给我打一枪吗？这几天，正有獐子到墨曲河边来喝水。」

玛金叔叔并不回答。他伸伸腰，又打了个呵欠，从火边站起来，这才问扎西：

「卓玛和好多孩子，都从牧场骑马回村子去了。他们说要去给李老师送行；你为什么不去送送她？」

扎西被玛金叔叔问紧了，才怪没意思地回答：

「前天晚上回来，爷爷已经替我请过假。」

「这事用不着请假的。再说，你今天在家又没事。」玛金叔叔的眼睛，又流露出责怪和不满的表示：「老师教会了一个人知书识字，按理说，他应该变得更聪明些，你呢？心窍倒是更闭塞了！」

扎西被玛金叔叔这样一说，早茶也没顾上喝，就给吉郎备了马鞍子，赶紧骑马向学校走去。

他的心沉甸甸的，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走着，走着，离学校还有一半路，他没想到迎头碰见了郎木。

郎木骑在白马上，眼圈发红，象是喝醉了酒。他那颗显得太大的脑袋，随着马蹄的起落，一颠一摇地摆动着，仿佛有人在他脖子里装了个弹簧一样。

扎西高兴得忍不住叫起来：

「郎木叔叔，你好！」

郎木勒住马缰，抬头看是扎西，把肩膀一耸，又用手拍了拍脑门，也大声叫起来：

「哎呀，是扎西！怪不得四周围的草簌簌地直叫唤，原来是你骑神马到了！」

扎西听了这话，乐得都快飞了。他学郎木的样子，把白毡帽帽沿拉歪，又尖起嗓门，笑着问郎木：

「今天你又是出门作客了吧？主人家给你啃了几条牛腿，吃了几根羊肠？喝了几桶酸奶子和几盅青稞酒啊？」

郎木两眼一挤，咀一抿，头摇了摇，回答说：

「我再没功夫去串门作客了。今天我要请一位客人，到我的帐篷里去。」

「请谁？」

「就是你作我的客人。」

「郎木叔叔，你真会开玩笑！」

扎西把吉郎的缰绳一拉又一松，擦着郎木肩膀跑了过去；郎木赶着白马，回身绕了半个圈子，又拦住他说：

「扎西，你是小看郎木叔叔吗？」

「我，我不能！」扎西高兴得有些心慌起来。他只是一个还没长大的马驹子，从来还没人肯拿他当客人去迎接呢。

「扎西，今天还要请你喝酒！」

「郎木叔叔，我还不能够喝酒呢！我什么也没干成，别人知道了要笑话！」

郎木眼睛一横，好象生了气：

「谁笑话？你回头到我的帐篷里，我就告诉你在赛马前怎样整治马；到那时候，你只要争上个头三名，别说是酒，连老虎的血，人们也尽让你喝够！」

扎西被郎木这样一说，心眼已经有些活动起来。他从小就知道，在赛马会的前两天，只要伺马得法，胜利就有七八成把握。想到这里，他又把马缰一松，仍准备从郎木身边绕过去。

郎木赶着白马，又挡住扎西的马头：

「你忙什么！是去送李老师吗？小伙子，昨晚她早说不走了。你那些同学，今天都白跑了一趟。」

「当真吗？」扎西睁大了眼睛问，心里说不出是高兴，还是难受。

郎木鼻子哼了哼，斜着眼，不紧不慢地问扎西：

「你这是怎么啦？难道那个李老师只讲一句话，你就信她了，我郎木讲一百句话，你连一个字也不入耳？」

「郎木叔叔，别把人冤枉死了！李老师的话，我有时也不听的！」

扎西被郎木左说右说，只得听从了他，便调转马头跟着一块走了。

郎木是鹿滩草地的牧人。扎西想去先看看那里的马群，他没有答应，就在帐篷跟前下了马。扎西只得也下了马，跟着他一块走进帐篷。谁知，郎木的妻子阿珠象一只猫，还躺在皮袍底下打呼噜呢。

「老婆，太阳神派人来敲打你的屁股了，快醒醒吧！」

阿珠是个肥胖的女人。她好象没听见郎木的喊叫，翻了个身，又面朝着里边睡了。郎木用包了铁皮的打狗棍，戳戳她那肉滚滚的肩膀。她闭着眼睛，抬手把打狗棍抢过去，又把它扔到火炉边上。

「老婆，不是早就告诉你，家里要来贵客，该快些起来烧茶。」

阿珠听说是来了「贵客」，赶紧从羊皮袍底下抬起身。她睁开没眉毛的眼睛，一看是扎西站在丈夫的身后，撇了撇嘴，顺手拾起炉边的打狗棍，仿佛要把扎西赶走似的。

郎木眼明手快，忙跳过去，把打狗棍夺下，高声笑着说：

「老婆，你做梦还没醒吧？是扎西到我们帐篷里来了。你要知道，日后他会跟他叔叔玛金一样，也定是部落里大名鼎鼎的人物！」

「咳！要你来说咀！」阿珠翘起咀又笑了。她整整满是

油渍的茄紫色褂子，又把那两只肥胖的脚，塞进靴筒里。

郎木看见扎西呆呆地站着，就请他在毡垫上坐下，还把手中的打狗棍塞给他，一面说：

「试下你的眼力，猜猜这根打狗棍是哪路货色？」

扎西眉心皱成个疙瘩。他把打狗棍用手掂了掂，摇摇头，又递给郎木。

「你再仔细看看！」郎木坚持着，又把打狗棍塞给他。

扎西只好依从地低下头。这打狗棍是用硬木削成的，表层光光溜溜，一头的芯子，象染了血汁，红得刺眼；另一头包着铁皮，铁皮上镶刻着三片莲瓣。

郎木在一旁又问：

「扎西，它是哪路货色，看出来没有？」

扎西抬起头，有些害羞地说：

「当然，这打狗棍不是普通物件。」

郎木摘下头上宽边呢帽，往帐篷的暗角里一扔，斜身靠在一个牛皮包裹上，放声大笑起来；阿珠在火前忙乱着，也跟着一起笑了。她摇摇那张没眉毛的胖脸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

「扎西，这物件，是拉萨一位大管家送给郎木的。有年夏天，大管家从我们草地上过，驮在马上两袋银子，不小心掉到墨曲河里了；那时正涨大水，我们郎木见了，把衣服一脱，就跳到浪头滚滚的河水里，把银子捞了上来。回头，大管家赏了好些东西，也把他老人家的打狗棍，一起送给了郎木……」

一听打狗棍是这样的来历，扎西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郎木那狐狸似的鼻子早闻了出来，向阿珠打了个手势，急忙插咀说：

「老婆，从前的事，说它干嘛？我不是因大管家有权有势，才要去高攀他！」

阿珠会意地点点头，又笑着说：

「我当然知道这些。你也不会因别人无权无势，要去小看谁！我向扎西说，那会，墨曲河的水涨得真吓人，除非是你，要换个别人，跳下去就别想再上来！」

阿珠胖是胖，倒象一只尖咀利舌的「八哥」，三讲两说，扎西不得不竖起耳朵，把郎木打捞银子的故事，耐心地听下去。

阿珠眯着没眉毛的眼睛，看看扎西，再看看郎木，她好象暗暗地问自己，当着扎西这般大的孩子，要不要夸口说自己的丈夫。可是，她到底向客人投射过尊敬的眼光：

「扎西……今年你十四岁了吧？我常听郎木说起你。他说，当你骑在上面的时候，你的姿势就象山峰上的雄鹰，谁也比不过，你要是愿意，他会把骑马的本领，统统教给你。」

扎西慢慢高兴起来。早先，他单知道阿珠是大雪山那边过来的人，没好好跟她谈过话。这女人不但聪明，心肠看来也好。

在郎木的帐篷里，他也真成了贵客。一会功夫，阿珠端上来肥羊肉；还用一只黄底描龙的盘子盛着；象这样精致美丽的盘子，只在阿江的舅舅家里，见过一次。

「扎西，俗话说得好：到咀的羊肉，定要趁热吃。我们是穷帐篷，再弄不出好东西了。」

郎木摆出十足当家的架子，坐在扎西的对面，也让阿珠回来给他端奶茶，端酥油，还让她拿小刀把羊肉一块块割开，这才抓起肉往咀里塞。

扎西心思不定地吃着肉。他该有好多话要问郎木啊！如果凭了郎木的指点，他能在赛马上显显本领，那可没白认识一个好朋友；虽说这个朋友比他大了好多岁。

郎木歪着头，呲牙咧嘴地咬完一块肉，仿佛很随便地问：

「扎西，你叔叔回来有两天了吧？我还没有见到他……听说，他回来的头一晚上，羊队队长汪增就去找他了……昨天还去米拉山看过顿珠，是这样吧？」

每一句问话，扎西当然要好好用心回答了。

郎木往咀里又塞了块肉，跟着又问：

「叔叔跟汪增，顿珠说了些什么？」

扎西眉头又皱成一个疙瘩。他抓了块肉，慌忙放到嘴里，嚼也不嚼，就用舌头一卷，硬吞到肚子里去。

「嘿嘿。……」

没眉毛的胖阿珠，咧着个大咀笑起来。

郎木忽然大声笑开了：

「老婆，这不是待客的礼数！酒呢？你怎么忘了？」

郎木这么一嚷，却帮扎西解了围。阿珠连身子也没有挪动，伸手从身后拿出一瓶酒，正使劲摇了几下，那酒在瓶子里晃动着，泛出许多活动的小珠子。

郎木拔开瓶塞，把酒瓶「咚」地往扎西眼前一放，手往腰中一插，痛快地说：

「扎西，男子汉说话算数，今天我就是请你喝酒来了！」

扎西从他的座位上，几乎跳起来。

「扎西，『好酒献给英雄饮』，你忘了我们常唱那歌了吗？一个人，果真想轰轰烈烈地干上一场，离了酒可不成！我每去参加赛马，在头三天以前，定要把酒喝够！」

扎西腰杆挺不直了，他象是亏了理，吞吞吐吐地说：

「郎木叔叔，我，我……」

郎木抓起酒瓶，硬塞到扎西的手里！

「酒真是好东西！它能给人长精神、添勇气！一个人不喝酒，就象瘸了腿的老马一样，顶不住大阵势！扎西！要是让我把酒喝痛快，我定能冲上前和敌人决一死战！」

郎木说着，阿珠在一边就「嘿嘿」地笑着。扎西的脸上，象给人吐了一口唾沫，他不能再顾三想四，就昏头昏脑地瓶口塞到嘴里，接着又仰起脖子，「咕嘟」一声，第一口酒，就顺着咽喉流到肚里。

可是，他觉着吞下去的仿佛是火，舌头、咽喉、胸膛，都燃烧起来了！郎木拍拍他的肩，竖起大拇指称赞地说：

「这才是真正的一只鹰，应当再喝！」

扎西又喝了第二口，第三口。他的全身都燃烧起来了，脑

门子里烧得更难受。他怕郎木再灌他，他就把酒瓶放到一边，赶紧抓起刀子，割了块肉塞到咀里。

「扎西，怎么样？现在浑身长劲了吧？再喝！」

「郎木叔叔，我……………」

扎西还没有来得及推辞，郎木早把瓶口塞到他的咀里。他只得双手抱住瓶，仰起脖子，又喝了好几口。

酒一喝多，郎木问什么，扎西就说什么，他那条舌头，再也管束不住。

「……………玛金叔叔回家来，听说有人在大路上撒下瘟羊肠子，把眼睛都气红了。昨晚上，他们民兵又开了会。不管什么事，他们就别想瞒哄我，我是谁？哼……………」

「扎西，这些天，我又好好想过，你爷爷说得对，干这坏事的，一定是我们阿西部落里的人。」

扎西睁着两颗发红的眼睛忙问：「谁？」

「谁？你猜好了！」郎木冷笑了几声。「那只狼披了羊皮，就在羊群里混着呢！你玛金叔叔刚回来，他就去找他，偏偏有人就相信他的鬼话！」

扎西想也不想，顺着说：

「你说是汪增叔叔吗？」

「你长着颗脑袋，用不着我多说。」

扎西话一多，就更不能掌握住自己，有时他不等郎木劝，便伸手抓起酒瓶往咀边送。就这样，一瓶酒，倒是被他喝了大半瓶。

在他的耳边，好象刮了大风，呼呼呼地，把头都闹昏了；身上热得象掉在地狱里似的，他想把衣领撕开，让风吹一吹，不知为什么，他觉着他的手忽然不见了！

「我的手呢，我的手呢？」

扎西尖着嗓子喊叫了起来，就急忙在帐篷里找他的「手」，找了一阵，也没被他找到。

阿珠用咀咂着胖指头，又「嘿嘿」地笑起来。

「扎西，不用找了，你的手，早给那披羊皮的狼砍掉了。该找他算帐！」

「对！对！对！定是叫那个坏蛋砍了！他在大路上撒了瘟羊的肠子，又砍断我的手！我要…………我要…………」

扎西成了个疯疯癫癫的醉鬼。他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出帐篷，就在鹿滩草地转游起来。他一边走，一边向过路的人吼叫着：

「汪增是一只披了羊皮的恶狼！他撒了瘟羊肠子，又砍了我的手…………我们不能再让这只狼，混在羊群了！」



罪惡降臨的前夕

阿江过的日子，象在刀刃上跳舞一样，一天比一天更加困难了。每天夜晚，郎木都要来找舅舅。他们现在秘密会面，舅舅不但不迴避，还把他赶到大门外边，要他给他们放暗哨。

「阿江，可要机灵些！放了外人进来，当着佛爷，就把你骨头烧成灰。」

舅舅瞪着那双浊黄的眼珠子，看阿江走出了门，郎木就在他身后，把门紧紧关上。于是这个可怜的孩子，便半睡半醒地在大门外呆立着……

郎木可不象舅舅似的，成天只死板着脸。他那双锐利而机灵的眼睛，时常向阿江窥探着，似乎也想在阿江的身上，打什么主意，要什么花招。

有一次，他在阿江手里塞了块羊肉，叹了口气说：「小羔子，原来你是这样的！」从此，他的眼睛窥探的次数更多，每次的时间也更久了。

阿江被关在门外的时候，从来没想到需要去防备什么人；他觉得，需要防备的倒是舅舅和郎木。自从他们撒了瘟羊肠子以后，暗地里，两人又好象在谋算新的勾当。

他坐在黑夜的某个角落里，只能竖起耳朵，静听草原上一切响动：那抖着软翅膀，在头顶吱吱叫着的，是夜游的蝙蝠；狐狸的步子，永远是轻悄没声的；马鸡比白天要大胆些，它们在草棵里彼此呼唤着，大概已寻好合适的新窝；小刺猬弓着那圆球的脊背，也从土洞里钻了出来，它也许要活动一下困乏的筋骨，就围着土洞四周急快地奔窜着……

高空的圆月，用冷冰冰的眼睛，直朝大地张望！它仿佛也遇

到伤心事，愁惨惨的象是要哭出泪水了。

可是牧场上各处耀眼的篝火，象一张张巨大的红翅膀，载着沉重的黑夜，向前飞翔，飞翔……在牧铃叮当叮当的响声中，终于追上了黎明。

只有在黎明玫瑰色的曙光中，阿江到水泉去背水，才肯把深藏着的秘密，小声细气地告诉他的白桦树：

「白桦树，白桦树，你醒了吗？现在我要同你说句话，你愿意听吗？」

可爱的白桦树，它那繁密的枝叶，发出一阵嚅嚅的轻声，仿佛在回答：

「阿江，阿江，我的可怜的知心朋友啊，有什么话，就请快说吧，我正听着呢。」

阿江看着那被黎明染红的树梢，又小声细气地说：

「昨天晚上，坏蛋郎木又来找舅舅了，请你好好帮我记住！」

白桦树又发出一阵轻柔的细语：

「好的，好的，我帮你记住了！」

「白桦树，还请你告诉我，我想把这件事告诉一个人，你说应该不应该？」

白桦树那美丽的树梢点了点头，仿佛又回答：

「阿江，早该这样做了。可是你实在缺少勇气！」

阿江深深低下头，才慢腾腾地说：

「我心里真是害怕！」

「你怕什么呢，孩子？只要自己行为正当：在白天，就不怕打雷；在黑夜，就不怕刮风……好孩子，一定要拿出信心和勇气来生活。你自个也觉得出来，大伙儿都真心真意喜欢你的。」

听着，听着，阿江渐渐分辨不出，哪些是白桦树的话，哪些是李老师的话了……自从那晚他偷偷去看过李老师，已有好多天没有见过她了。他呢，明知道李老师找了自己好多次，自己却象是土狗子似的，总是躲在洞穴的深处，不和她照面。

「白桦树，你知道吗？郎木跟舅舅的事，我想，我想……」

告诉李老师一个人。」

白桦树仿佛又回答：

「阿江，我那最可怜最知心的朋友，李老师确实是上等人品，早就应该告诉她。」

阿江耸耸肩头，双手捂紧满是泪水的脸，浑身颤抖着问：

「那么神雷和利剑呢？它们还管不管……」

白桦树沉默了，只发出「唉唉唉」的叹息声音。

最近，舅舅夜里很少睡觉，白天仍按时按点照常念经。每天喝早茶以前，他给护法神献食。当他把成把的青稞麦投放到火里的时候，看着从火里腾起的黑烟，就低声地祷告说：

「公正无私的神！为了我们米拉山免受糟践，请高高举起利剑，把那些违犯佛法的妖孽们，统统斩尽杀绝吧！」

火光在舅舅瘦削的脸上抖动着。他那双呆滞的眼珠，变成绿莹莹的了，那呲开的长牙，简直象一头饿狼。

阿江合紧手掌，心惊胆战地跪在一边。因为米拉山的青稞麦，一天比一天长得好，舅舅的火气，也一天更比一天大了。可是舅舅偏要说，那米拉山是座神山，从古到今，人们只能在神山的顶上，把成堆的青稞麦烧了，供奉威武的神爷；从来就不象如今蠢人们做的那样，反而向神山来索要青稞麦！

这一天吃早茶的功夫，舅舅也没忘记唠叨两句：

「佛爷立刻会给他们狠狠的处罚，决不轻饶！」

阿江尖起咀喝着碗里的奶茶，心里好些话象泉水般地涌上来：

「如果佛爷真公正无私，那它也要惩罚你和郎木，你俩用瘟羊肠子给畜群散播瘟疫，难道佛爷就该宽恕吗？」

这些话，当然不能从他的舌尖上溜出来。但是舅舅那双浊黄眼珠子，仿佛能看穿阿江的肺腑五脏，早已盯住阿江的眼睛不放松了。

阿江不得不再一次低下头，脸色比先前更加暗淡了。

不过，舅舅的鼻子，也象狼似的灵敏，他从阿江身上，早嗅

出了不同的气味。有一天念完晚经，舅舅把一片片的经页，小心翼翼地用黄布包皮包好。突然，他又用枯黑得象干树枝的手，抓住阿江那双小手，尖锐地问：

「孩子，你念过晚经了吗？」

「念过了。」阿江回答。

「你用你的心念的？还是单单用你的咀皮念的？」

「我向来很诚心诚意。」

「当真吗？」

舅舅的指甲深深地掐着阿江的掌心，眼皮眨了两眨，咧开嘴角，冷笑起来：

「还敢说你是诚心诚意的！从你的眼神和脸色上看，你的魂早就不在心坎里了。孩子，你能活到今天，全赖了佛爷的恩典。你的心，应该跟佛爷靠得更近些，不能一天比一天倒离得更远！」

阿江听着，身上便凉了半截。

舅舅决不肯就此罢休。他那双枯黑的手，又把阿江的下巴托了起来，发出更尖锐可怕的命令：

「阿江，快看定我的眼睛！」

阿江先是胆怯，接着便产生一种厌烦的情绪：他宁愿在地狱里永生永世不翻身，宁愿让利剑把自己剁成肉泥，也不肯望那凶狠的眼睛。舅舅更恼怒了。他抬起脚，向阿江的心窝一踢，当下，这孩子就象被子弹打中，眼一黑，就仰脸倒了下去。

醒过来的时候，阿江的耳朵里象钻进只小虫，嗡嗡嗡嗡地鸣叫着。他艰难地睁开那双沉重的眼皮，觉得神台上的灯光，好象射出一根根金针，刺得眼珠子发痛。他又觉出，正有一股暖气朝他脸上冲过来，大概是什么人在探视他。

「是谁呢？该不会是李老师吧？」

在最痛苦的时刻，阿江便很亲切地想起李侠。直到今天，尽管舅舅仍坚持说她是一只只有角的蝎子，他倒觉得她是一片温暖的阳光，永远照耀着他那寂寞的灵魂。

阿江又第二次艰难地睁开眼皮。他仿佛跌在毒蛇洞穴里，浑

身仿佛被毒牙咬着似的难受。

郎木装扮成女人的声调，坐在他身边，叹着气说：

「阿江，你这辈子的磨折，哪会才完结呢？要记住，这一切都是佛爷的旨意，只有经得住磨折，佛爷才会减轻你的罪孽。千万不能再生邪念头了。」

郎木扳开阿江的咀，给他灌了几口茶，回头又对坐在神台底下的舅舅说：

「阿罗大爷，往后再别打他吧。这孩子既有罪，你在佛爷跟前，替他多念些经就成了。也许等我们部落属你掌管以后，他的孽根也除净了。」

在舅舅的眼皮底下，郎木公开同情阿江，被打得昏头昏脑的阿江，越发糊涂起来。可是他在心里又暗暗提醒自己：

「可要留些神！狼替兔子说话，难道真没有恶意吗？」

在这种情势下，为了说话方便，舅舅还是要赶阿江到门外边去。郎木架着阿江，帮他打开门，同时把咀凑到阿江的耳边，小着声说：

「孩子，智慧的上师打了一卦。他说，你舅舅就要变成我们部落的大头人了，果真这样，你就要转运了。好好小心伺候你舅舅吧，日后定有好处。」

阿江经门外的凉风一吹，慢慢有些清醒了。郎木仿佛看见了阿江疑问的眼光，轻轻一笑，就追问阿江：

「犯疑了吗？我不能不把这桩喜讯，赶紧告诉你两遍。」他松开手放了阿江，眼睛看着星空笼罩下的草原，又说：「孩子，那班饿瘪肚子的马，是为了贪恋我们这里水草才来的；等它们吃到草完根露了，那它们会转到别的地方去。」说到这里，在他的嗓子里，忽然象卡了根骨头，声音却变了样：

「可是我们不能白叫人欺侮。趁它们还没有吃饱，定要在它们的肚子上，戳上几刀才解恨！」

这时候，郎木才真正现出恶狼的本性；阿江不觉想起受骗的朋友扎西。

郎木轻手轻脚地回到屋子以后，阿江靠紧土墙站立着。那人刚才说的话，象是一根钉子，钉在他的心窝里，再也拔不出来了。他翻来复去地想，他们用刀子先要向谁的肚子戳呢？……………

今晚，草原象是沉睡了过去，远处和近处，连一堆篝火也看不见。沉重的黑夜，象是停住了脚步。

忽然，凄厉的惨叫，从墨曲河岸上传了过来，这惨叫断断续续响了一阵，就「嘎」的一声止住了。过了一会，在墨曲河的对岸，又响起同样的叫声。

「是天鹅受到了惊吓。」

阿江起初也受到了惊吓，当第二阵叫声起来了，才从经验里判断出来。不安的情绪，象是舅舅的枯黑的手，撕着他的心。

「他们的刀子，会不会先向李老师举起来？」

想到这里，阿江不敢再往下想……………

夜色更加沉重了，这孩子也沉重得不能支持了，他张开两臂，向着脚下的土地倒下去……………

雷雨之夜

阿江在地上不知躺了多久。后来，他觉得很需要喝一口水，便象只小兽似的，爬行到房屋木门的旁边。

屋内的灯光，好象忍受不住屋子的窄小，从破门缝中挤了出来，在浓黑的地面上，落下来一条细长光亮的带子。

舅舅和郎木的谈话时断时续。有时，郎木的声音又高了，舅舅只低声狠狠地咒骂人。阿江并不想偷听他们的谈话，不过，一些零碎的片言只语，使他从混乱不定的情绪里，渐渐醒了过来。

「『烧』、『烧』，——他们要烧什么？」他先是听到几句头话，就不住地暗问自己。

「哎呀！他们要烧米拉山！」

他又听到几句话尾，对舅舅和郎木的密谋，才算是清楚了一些。

接着，他又不很明白了：舅舅常常说米拉山是神山，那他们为什么又要放火烧它？……

郎木走后不久，天色已开始发亮。舅舅在牛皮口袋里装了些吃食，连早经都没顾得上念，便吩咐阿江赶快给他备马。

鬃毛乱蓬蓬的灰马，吃饱了夜草，被阿江从河边赶回家的时候，舅舅穿戴好，早已站在门外等候他了。

今天，舅舅在狭长的头上，还扣了顶崭新的黑呢帽，架在鼻子上的茶色眼镜，仿佛象两只深不见底的黑洞。阿江猜想，今天他一定是有要事出门了呢。

「好好看家，也好好管住那条有罪的舌头。」舅舅踏上马镫，在鞍子上坐稳，低头又对阿江说：「我是到色霁拉雪山去叩头跪拜。有人说，那里飞来一只神鹰，咀上衔了一串佛珠，成天

成日站在那岩顶上，一会是三声哭，一会是三声笑。孩子，你可知道，神鹰干嘛要先哭后笑呢？在佛爷的经书上，写过这事没有哇？」

舅舅住了咀。他透过茶色眼镜，向阿江盯了一阵，才勒转马嚼口，向着云雾腾腾的远方走去。

阿江经历过这恐怖的一夜，觉得自己已长大了十岁。关于雪山上那先哭后笑的神鹰，和将要被燃烧的米拉山，都预示有一场灾难将要来临。对佛爷的旨意，他越来越感到难理解了。同时，在黑夜，郎木单独跟他谈的每一句话，全都兜上了心头。

「应该先去告诉李老师！」

勇气能叫人增添力量。他关上屋门，就向着学校走去。

这些天，在阿江躲入洞穴里的时候，外面的变化，他一点也不知道；等他跑到学校大门跟前，那暗红色大门的门环上，被一只铁锁锁上了。

「学校的人呢？老师们呢？」

他怔住了。

五年级的同学中，只有卓玛她们几个女孩子留在村子里。他很快就找到了卓玛。

卓玛猛一见阿江，扬起两度粗眉，吃了一惊：

「阿江，是你吗？谁把你的鼻子打着了？啊呀，咀边上还流过血！你，你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？」

小姑娘的眼皮急速地眯着，咀咕嘟着，浑身明显地颤抖了。

阿江哪能只顾上谈自己的事！他更关心的是学校和他的李老师。

「卓玛，算了，赶快告诉我，学校里的人呢？李老师呢？」

「都去牧畜队了。这功夫，牛队一天要挤三遍奶，又赶上羊队要剪羊毛，人手忙不过来呢！听说，米拉山上的青稞麦又快熟了，老师们当然都要去帮忙，李老师也早往黑洼子去了。」

「卓玛，快把你家的马，借给我用用，我要去黑洼子草地找李老师。」

「那还不现成。」

卓玛把她家的红马牵来交给阿江，阿江跳上马背，就向黑洼子草地飞跑而去。

「他们要烧米拉山，原来就是要烧掉青稞麦啊！」

马儿越往前行，阿江的苦恼也越深。那圆顶的米拉山，总闯入到他的眼内来。他低下头，决心不再看周围的景物。

「……………说是飞来了一只神鹰，先是三声哭，后是三声笑，这是当真？……………」

阿江半信半疑。他勒住马，想看看那右方的色霁拉雪山。从早晨起，那边就被一层灰色的云雾封闭着……………

阿江催马向前走了没多久，就到了往黑洼子去的路。这时，他也更加沮丧起来。

三块白色泛青的烧火石，仍旧原样放在离路口不远的地方。阿江下了马，围着这三块石头转了一圈，又转了两圈。象上次那样，他还是没有看出有什么出奇和特别的地方。

「我这是干嘛？不先去找李老师，倒是先来看这石头了！」

他正在责骂着自己，忽然又发现这三块石头，和上次摆法不一样；这一次，被烟火燎黑的那面，统统都向里放了。舅舅说去色霁拉雪山，一定是使的幌子。

「对！是他们的上师来了。」

他确信自己的判断，心里感到很不高兴。

「这个上师，定不好好修习正法，也许是个专学魔道的黑心人。」

想到这里，流传在部落的无数个恐怖故事，也一齐被他想了起来：这些学魔道的黑心人，念一道咒语，就能使部落里的牲畜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死绝；再念另一道咒语，就能召风唤雨，让水把草原统统淹没。

据说，这类黑心人专用恐怖来娱乐自己，也专用残酷的毁坏谋求自己的幸福。他们还相信，谁要想活得长久，那就先要设法害死很多人的生命；被他害死的人越多，他的寿命也就活得越

长。

阿江站立在烧火石跟前，又一次想到了舅舅和郎木。如果他们这类黑心人，部落里的灾难，将会是无穷无尽的了。

「我不能让他们再坏下去！今天他们烧米拉山，害自己的部落，明天他们就要把灾难带给全草地的人了！」

他当真激怒了，又立刻跳到红马背上，箭似的向扎西爷爷的马群奔去；他相信，李侠会选定在扎西家的帐篷里居住。

「起风了！」

他赶紧举起手，把自己的毡帽按紧。一只小小的百灵鸟挨了他的肩膀，迎着风势，向前艰难地飞行着；它的一对翅膀，象两片树叶，仿佛随时会给大风折断一样。

天空已经布满了黑云。从色弄拉雪山那边，一堆堆的黑云，继续涌过来，草原上那呜呜的尖锐声音，也叫得更响亮了。

「不，趁雨还没落下，我要赶到扎西家的帐篷去！」

阿江勒紧缰绳，脚跟把红马肚子敲了两敲，同时又把缰放松了，红马就一直向前奔驰而去。

费了好大劲，阿江才迫使受惊的红马安静下来。他勒紧缰绳，又让它调转一个相反的方向，这样，红马才气喘吁吁地站稳四蹄。

现在，冰雹猛力向阿江背上打过来。红马深深地埋着头，动也不动。

四野又开始变黑，天空响起一阵沉重的雷声。闪电象巨大的剑，仿佛要在黑沉沉的原野上，劈刺什么怪物。紧接着，一个炸耳的雷，在阿江的头顶轰响了，红马的左前方，亮起一个刺眼的火球。

这下，阿江可吓昏了。他连忙跳下马，身体缩成一团，抱紧头跪在地上；红马也象觉出灾难来了，前腿往腹下一收，也跟着阿江跪了下来。

炸耳的雷，接二连三的响着，那刺眼的火球，一个接一个地在附近闪耀着，草原象是破碎了，这里那里，响起了千百种古怪

的声音。天空也变成漆黑的了，只有火球迸射出的一刹那的亮光，才能照见一团团颤动的草。红马的两只尖耳朵，也在剧烈的抽搐着，一只眼睛成了可怕的死白色。

阿江试图念一遍六字真言，也许那样灾难就可以倖免了。可是他的舌头仿佛已经冻僵，连一个字也没法念出来。

舅舅那双浊黄的眼珠子，又出现在他的眼前……

「老天爷，难道他们知道我要干什么吗？是要在这里惩罚我了吗？」

一个炸耳的雷，又在阿江的头顶轰响起来，他「哎呀」一声，跌在雨水汇成的激流中。

他觉着，象又堕入黑暗的深渊里……

等他站起来的时候，雷雨已经过去，草原呈现一片明亮的绿色，那蓝色的响炮花，好象开得更加繁密、茂盛了。

高空，太阳正驱赶最后的黑云，天色也湛蓝得更加绚丽。

找李老師去

李侠从挤奶组挤了第一遍奶回来，刚和扎西奶奶走进帐篷，那场可怕的雷雨，便跟踪而来。幸好早到了一步，她们才没在半路上挨淋遭雷打。

「李老师，刚才走出帐篷，我不是对你说了，今天定会有一场雷雨。你看，不是说来就来了。」

老奶奶把安帐篷的绳子拴牢，又把帐篷顶上放烟通气的空隙盖严，才到火炉边去烧茶。李侠坐在皮褥上梳理着辫子，眼睛怪亲热地看着老奶奶：

「你老人家怎知要有雷雨呢？我们后半夜走出帐篷的时候，天上连一片云都没有，每一颗星都亮晶晶的，照得人晃眼。」

老奶奶回过头说：

「我闻惯这地方的草了；今天的青稞里，散出一股特别的气味。」

李侠不出声的笑了。她在扎西家的帐篷里，住的日子还不长，但是已经了解这位老奶奶不但有趣，而且对草原上各种事情，也象十个指头一样知道得很清楚。李侠亲眼看见，每次老奶奶走到挤奶组去，妇女们都提出一大堆要紧或不要紧的事，向她请教。

现在，李侠梳理好辫子，又跟奶奶一起喝了些热奶茶，那雷雨的威势，更加凶猛起来。这座黑色帐篷，象是海中迷失了方向的小船，仿佛随时都会给巨浪吞没。奶奶点亮了一盏油灯，便合掌在神象前跪了下来。李侠只安静地看着外边黑沉沉的天空，不去打扰她。

忽然，天空又落了一片大冰雹。李侠倒真是担心害怕了。她

赶紧把她的雨衣往头上一顶，飞也似地跑了出去。

奶奶跟在她的身后，也跑出来，大声问她：

「李老师，你要做什么？」

「老奶奶，我看看米拉山，那里的青稞麦要遭冰雹打了！」

「那么远的地方，你怎能看得到！快些进帐篷，外边不能多呆……」

奶奶还没说完，那雷，在她们头上响了起来。奶奶带拖带拉，才把李侠拽回帐篷。

「李侠，这时候可不要乱跑，草地上的雷常把牛羊打了；人碰上，性命也保不住。当然，你是不敬神不信鬼的，遇上这事，还是留心些好！」

奶奶的脸色难看极了。她又在神象前跪了下来。李侠瞅了个空子，还是冒雨走了。

等雷雨和冰雹过去，阿江一个人忽然钻进帐篷里来。奶奶很感到意外，拍着巴掌，上前忙把这个湿淋淋的孩子搂住：

「阿江，多久没见你，怎么不选个好时辰来啊！哎呀呀，瞧你的小脸，瘦得只剩下一层皮……哟！这鼻子，这又是给谁打青啦？」

阿江急着要找李侠，便从奶奶怀里挣脱出来；奶奶不放过他，伸手又拉住他的胳膊，叫他在火炉旁边坐下。她又倒了一碗热奶茶，放在他跟前说：

「谁是冻坏了吧？先喝两碗热奶茶暖和暖和，再把湿衣脱下，我给你放在太阳底下晒干。」

奶奶先抓了两把干牛粪放在炉灶里，又把羊皮搨火口袋上的铁管，插进炉门，动手煽起风来。一会功夫，炉灶里便咝咝地起了红焰。

阿江站在草地，眼睛仍在四周搜索着。可是帐篷里不见李老师的影儿。奶奶帮阿江换了件毡衣，又拍拍他的肩膀说：

「孩子，快些坐呀，在我们家的帐篷里，你可没有犯过罪，用不着提心弔胆……」

「奶奶，李老师呢？我有事找她。」

奶奶这才发觉，李侠早已不在帐篷里了。她提上阿江的湿衣服去外边晒，又找了一找李侠，哪儿也不见她，在拴马桩旁边，只剩下一匹阿江骑来的红马；原先拴在那里的大黑马，早已不知去向了。

「这个女老师：定是骑上我的大黑马，偷偷往米拉山看青稞麦去了！」

奶奶转回帐篷，看见阿江还痴痴呆呆地站着，便硬拉着他在毡上坐下。

「今天你来得真不巧，你们李老师一人去米拉山了。扎西呢，跟他爷爷放夜牧走了，我估计到喝第二遍茶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回来。你能在这里多等一会吗？」

阿江听奶奶这么说，立刻又站了起来。他想马上赶到米拉山去找李侠，只是那个去色弄拉雪山的黑心人，会不会很快就回家呢？要是他发觉他独自来黑洼子，事情就糟了。想着，他又迟迟疑疑地坐了下来。

「阿江，你肯多等一会吗？」奶奶又催问他。

「好，我再等一会试试。」

阿江心情沉重地向帐篷查看着。在一根顶柱上，挂着他熟悉的李侠的草帽，矮桌上，那绿色的梳子，他也很熟悉。他想起，李侠到底给他理过几次发了，但他记得，每次李老师拿梳子梳理他头发的时候，他觉得很自在，很舒服。在那矮桌上，还放着一本没合上的书，他的女教师，大概又给扎西讲过许多有趣的故事了吧？

奶奶不声不响地打开李侠的小裤包，拿出一把花纸包的糖块，轻轻地放在阿江手里，又小声笑着：「你尝尝，是你们女老师的妈妈给她捎的糖，这阵扎西每天都吃。听你们女老师说，她妈妈总把她当着不懂事的小姑娘……」

奶奶这些无心话，可说到阿江心里去了。他手拿着糖，一种感人的微笑，从他苍白的脸上浮现出来。

「奶奶，李老师妈妈怎么样？她跟你说过她吗？」

「当然好得不能再好了，不过，你们的女老师，真是聪明绝顶的人，她妈妈不该把她当成小姑娘看。」

「我可没妈妈，也没有奶奶……」阿江叹了口气，嘴角的微笑，一下子消失了。奶奶看他这样，就剥开花纸，把一块糖放在他的嘴里。

谈话无形中中断了。奶奶心中不觉起了一个疑团：今天，这个孩子特来黑洼子找李侠，究竟出了什么事？看他脸上这些伤痕，一定是有冤屈事。

阿江没看到李侠，心里自然又难过、又失望。他再去米拉山？时间当然不允许他这样做；那么，立刻回村子？他还有些捨不开这个亲切温暖的窝儿。

奶奶为了要让阿江多留些时候，看阿江很喜欢谈李侠的妈妈，就把李侠跟她谈过的一些事情，都仔仔细细向他转说了一遍。

阿江听得很入神，他的咀微微地张开着，那瘦削苍白的脸上，渐渐泛起一片红晕，那双眼睛，也安详，宁静多了。这孩子，现在仿佛感到母亲的温暖，暂且忘掉了那些可怕的遭遇。

有时，他情不自禁地打断奶奶的话，还向她提出一些问题：

「奶奶，李老师的亲妈妈要去打敌人，把李老师交给了夏妈妈，夏妈妈当真没打过她？骂过她？……」

在紧要关口，他又忍不住叹息说：

「怎么？敌人用刺刀戳了夏妈妈一刀，后来，她当真的没把李老师交给敌人？……」

「哦哟，夏妈妈自己饿肚子，倒把两个红高粱饼子给李老师吃了。」阿江的泪水又要流出来。

阿江听完奶奶的话，看看帐篷外面，又兴奋地问：「奶奶，你讲得真好，我们部落里有夏妈妈这样的人吗？……」

「孩子，部落里当然有这样的人，要说到我们整个草地，那么，这样好心肠的人就更多了。……听你们李老师说，从前草

地有个罗江老爷爷……………」

奶奶把李侠爸爸误吃毒草的事，用更热烈的语言，又转告给阿江了。她还有枝有叶地说到罗江老爷爷怎样在路旁发现他们，后来又怎样搭救了红军的性命。

「奶奶，李老师说的那个罗江老爷爷，不会是我们牧业社的老保管员吧？要不，就是我们牛队队长，他们不是叫罗江的吗？在阿茸部落里，也有一个老爷爷叫罗江，会不会就是他？」

「这里的两个罗江，我都帮李老师打听过的，他们全不是那人；阿茸部落的那个罗江，有功夫我再去问一问。」

「有空我陪李老师去阿茸看他好了。上一次，舅舅的灰马跑了，我到阿茸去找马，那老爷爷叫我到他的帐篷里，还给我喝了甜奶茶。」

阿江不得不承认，肯于帮助别人的人，跟天上星星一样，数也数不清；不过他还是深信，所有的人，都比不上自己的亲妈妈好。

「阿江，别忘了，妈妈既知道爱自己的孩子，那她也会爱别人的孩子。就说你自己吧，你脚上这双皮靴子，是谁给你缝的？还有你身上衣服，要不是泽珠妈妈心疼你，你舅舅会让你光一辈子屁股。阿江，当妈妈的人，她那双眼睛不只看自己的孩子，她也看不惯别人的孩子受苦受罪。」

奶奶看着阿江那青肿的鼻子，她脸上的每一条皱纹，都激动得抖动了。她自己就象一只慈祥的鸟，随时都张开着温暖的翅膀，准备把每只需要帮助的小雏，护卫在自己的怀抱里。

说着，说着，奶奶转了话头：

「阿江，今天你是有急事要找李老师吗？」

阿江先是一惊，跟着脸色更苍白了；这时，就象有人迎面打了他一样，手中的糖，都掉在地上……………」

「孩子，你刚刚走进帐篷，我一眼就看出你有要紧的话说。你千万不要怕，李老师不在，跟我说出来一个样。」

奶奶亲切关怀的眼睛，使阿江一时不知道怎么才好，他慢慢

抽回自己的手，又沉重地低下头。

「要不要对奶奶说呢？」他在心里反复地问自己。

他又想起刚才的雷雨和冰雹了……

「唉，唉，我的罪过太多，受也受不完了！」

他觉着奶奶的眼睛，也泪水模糊了。他再奈不住，低声哽咽起来。

帐篷外边，一匹小马大声地嘶鸣着，正加紧迈动四蹄，向这边驰奔过来。



恨火在燃烧

扎西每天放牧回来，总要给李侠带回一样礼物，如果这次带的是一枝红缨花，下次就带回几个鸽蛋。这些礼物，在草地上拣都拣不完。他乐意让女教师知道，他欢迎她到自家的帐篷里来居住。

今天，他早早就离开了爷爷的马群，又独自去过鹿滩草地；因为郎木昨天来约过他。

不过，他白跑了一趟，郎木和阿珠不知游荡到哪里去了。他没见到他们，回来的路上，那场雷雨冰雹，又结结实实地给了他一顿打，为了这些，可怜的小黑马吉郎，路上可没少挨鞭子。

在自家的帐篷外边，他急急地下了马，这才想起今天什么也没给女教师带，心里感到很不好受，可是这事已没法补救，奶奶早跑出来迎他了。

「回来得正好，阿江已经等你好久了。」

「等了很久吗？」

他顾不得招呼小黑马，忙把缰绳扔给奶奶，就一溜烟地钻进帐篷。

忽然，他看见阿江正在擦眼泪，便不知所措地站住了。

奶奶紧跟着进来说：

「扎西，今天你回来倒是早些，阿江要找李老师，他好象有什么伤心事。」

扎西更加不安了。他跳上前去，把阿江的瘦手牢牢握紧，两眼上下打量着朋友说：

「是不舒服吗？还是又受谁的欺侮啦？快告诉我。」

他来自认为阿江可靠的「保护人」，口气自然就显得很不

一般。

阿江迅速地看了他一眼，又低下头，什么话也不跟这个「保护人」说。

奶奶见扎西回来，心里暗暗高兴，她想：「扎西回来也好。他跟阿江是自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有他在，阿江藏在心中的话，还能再不吭不说？」她给扎西安顿好吃喝，就忙忙碌碌地抓起一条毛巾，转身对阿江说：

「我该去牛队挤第二遍奶了。你难得来黑洼子，一定要坐到李老师回来再走。扎西，不许错待了朋友，火边上热着现成的奶茶，记着要阿江喝够。」

奶奶吩咐妥当，才轻手轻脚地离开了帐篷。在那复满水珠的草地上，一条碧绿的小路，留在她身后边了。

雨后的草原，到处充满了芳香。那短茎的甘松，藏在深草棵里，小叶子就象红宝石那样晶亮；黄色的车轮花，是最安闲不住的花儿了，它在风中不停地滚着转着，那急急忙忙的样子，仿佛要去远方探看什么。

在草原的绿色大海上，象撒下一颗颗白色的珍珠；在另一个地方，同样也撒下一颗颗黑色的珍珠……就在这密集的黑白珍珠周围，如果没有牧人骑马来回奔驰，谁也不知道这正是羊群和牛群。狗儿是永远不知道疲累的，它流星似地，到牧人的马头前边去了。

不远的地方，升起袅袅的炊烟，一只苍蝇，围着这股炊烟慢慢地盘旋着，大概下边有解馋的食物，诱得它要合拢翅膀了。

奶奶看着眼前的景物，自个不住忖度着：

「在阿江的头上，一定是压了座冰山，他心里的委屈可大呢！今天，偏偏李老师又不在，要是玛金在帐篷里也好些，那孩子自小就信服他。」

老人一边走，一边又暗暗地琢磨：

「还有那孩子脸上的伤，准又是他舅舅打的！那老魔鬼真也得毒手，我们糊涂老头子还敬重他，说他抵得上半个神仙，

呸！」

奶奶越想越气，两条灰眉毛都高高地竖起来。她举步走往牛队去，对阿江的遭遇更加不放心了。

「不！眼下，还有什么事比阿江的委屈更大呢！应该找个人骑上飞马，赶快把李老师找回来；也要赶紧找到玛金，他今天就在羊队的牧场上。」

老奶奶主意拿定，就立刻转回身，踩着复满水珠的草地，向另一条路走去了。

帐篷里，扎西和阿江没待上多久，就默默地走了出来。

阿江的咀上象是挂了一把锁，当着扎西，他还是不说一句话。

扎西眉头又皱成一个疙瘩，闷声闷气地又问他的朋友：

「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？」

「有！」

阿江出人意外地，应声了；他的一双眼睛，充满着怒意。

两个朋友面对面地站立着，又沉默下来。他们脚边的绿草，惊讶似地低语着。

阿江无法再宽容朋友，他又厉声地问：

「扎西，郎木这人真好吗？」

「郎木？你干嘛这么问？」

扎西吓得倒退了一步。他认为，今天的阿江定是发了疯。

阿江仍旧压不住自己的激动，迎着扎西，向前迈了一步，又用严厉而颤抖的声音说：

「你的红领巾，不是李老师亲手戴上的吗？是个少先队员，怎么看不出郎木是个黑心人……」

扎西觉得郎木可背了冤枉，他大声呼喊着重：

「阿江，你不是也入队吗？郎木又没有不让你入队！」

阿江也大喊大叫起来：

「郎木那黑心人，才不高兴我入队呢……」

他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回答，但他又觉得，这样回答也是应

该的。

扎西仍以为阿江是发了疯，要不，又是招了邪气。为了这个可怜的朋友，他没理由发火。他要尽量帮助他安慰他。

「阿江，反对你入队的是卓玛，你该记得，那天讨论的时候，她问了你有什么？」

「不，我一点不怨她，也不恨她。我不配当少先队员。」

扎西觉得，阿江越说越可笑了；接着，他又听见阿江说：

「扎西，我看你也不配当少先队员！」

「我？」

「对了，我说的就是你。」

「再说一遍。」

「好，就再说一遍：你也不配当少先队员！」

扎西吃惊地看着阿江。他的朋友，竟会说出这样的疯话，他不觉握紧拳头了。

阿江第一次向人说了真心话，胸口又激烈地跳动起来：要是没有天，没有神，没有那可憎可厌的佛爷，没有可怕的雷闪，他就要把所知道的一切，统统说了出来；那么，扎西定会惭愧得无地自容，就再不会说别人是一个疯子了！

啊，每一个人都有一颗跳动的心，都有一条能说会道的舌头，都有可尊敬的父母，都有可信托的朋友；可是他阿江没有了心，没有了舌头，没有了父母，也失去了朋友。

「扎西，你打吧，狠狠地打吧，这担惊受怕的日子，我活够了！我，我说……」

阿江越想越伤心，在这茫茫的绿野里，他放声号啕大哭起来……

扎西从来没看见阿江这样大哭过，这一会，他才真是吓得糊涂了。他把他可怜的朋友，又紧紧地拥抱住说：

「阿江，我的好朋友，你不要这样哭，不要这样哭……」

扎西话是这么说，他自己的眼泪，也有些忍不住了。忽然，他的心热呼呼地跳动一下，也放声大哭起来。

宽大无边的草原上，掀起一个个绿色的波浪，两个头抵头互相拥抱的孩子，渐渐隐入绿色的波浪里……

他们不知痛哭了很久。倒是阿江先止住了眼泪，用手摇晃着扎西的肩膀说：

「扎西，你听我说，如果你对我真好，你就赶快远远地离开郎木……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这我不能告诉你。你只要记住，他是个黑心人。」

「阿江，郎木叔叔从来待我挺好挺好！我干嘛要远远离开他？再说，他是我们部落里有名的骑手，他的枪也打得准极了。」

扎西渐渐平静了。他希望用热情真挚的话，开导他的朋友：他还愿意让朋友知道，他真心热爱每个值得敬佩的英雄，将来他会象他们一样，也要当一个值得别人敬佩的英雄，那样，人活着才有意思。

那郎木不单骑马好，打枪好，对草原上的各种事情，都知道得很清楚。如果请他说各个部落的英雄故事，就是说上九十九天，他也不会住咀的……

「阿江，人家都说你舅舅能背很多佛经；郎木叔叔虽不会背佛经，可他肚子里有说不完的故事，这连你舅舅都抵不上。阿江，要是你愿意，我领你上鹿滩草地去看他，保险他也喜欢你！」

「我宁愿我的腿断了，眼瞎了，也不去看那个黑心人！」

扎西滔滔不绝的话，不但被阿江这句话打断，也被他那双严厉的眼光打断。现在，他不但可怜阿江，也有一点点害怕阿江，一个人怎么能变成这样子？也许他舅舅说对了，阿江真是个罪孽深重的人。

「不，不，我不能信他舅舅的话。阿江有什么罪呢？连小黑马吉郎挨打，他见了也要淌眼泪。他的心肠从来就好。」

扎西用力把阿江摇了两摇，又说：

「阿江，别糊涂，这是疯话。」

「我是胡说吗？我是说疯话吗？不，不，等到明天，我们的

牛羊就要得瘟病死绝了！我们的老师……………」

阿江说到这里，就住了口。他的眼睛恋恋地看着远处的米拉山，头又低垂下来。那些学魔道的黑心人，他们闪亮的刀尖，如果对准了老师的心窝……………」

他又用力把朋友紧紧抱住：「扎西！」

扎西有些喘不过气来了：「阿江，你又要说什么？」

「李老师住在你的帐篷里，你就该时时看好她。要是她出了事，我们就……………」

扎西恐怖地推一推阿江，咀没有说话，心里却暗暗地说：「他疯得更厉害了！李老师是住在我们家帐篷里，难道我们家的人，会害死她吗？真是笑话！……………」

阿江心想：只有把舅舅和郎木的勾当，全部讲出来，才会叫他相信……………」

「不，再不能多说了！就是这样，让那些黑心人知道，他们也不会饶过我，我在这里待的时间太长了，得赶快回去才成。」

他失望地叹息着，骑上卓玛借给他的红马，回了村子。一路上，红马摇着头，扫着尾巴，一点劲也没有。它好象不满意阿江的胆小和怕事似的。

扎西眼看阿江的背影渐渐消失，感到又害怕，又伤心……………」

「他怎成了这样？应该告诉李老师，要设法送他到医院去看看。」

现在，象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，紧紧抓住了扎西的心。

「唉！定是他舅舅让他每天念很多佛经，才把他弄成这个样子！」

他第一次发现自己无力帮助阿江，那种又害怕又伤心的情绪，更加深了。他又想，只有他们的女教师，才能很好地帮助阿江；如果她再去找他舅舅谈谈，那人也许再不拿佛经来烦扰可怜的朋友了。

那天女教师跟他谈话的情景，忽然又出现在他的眼前。

「她提醒我，叫我不要去靠近那些吃人的怪花；今天，阿江

是遇到了什么啦？」

一种强烈的责任感，使他想立刻去寻找李侠。他相信，只要把阿江今天的表现告诉女教师，她决不会眼看一个人毁了。

等他从草棵钻了出来，身上好象轻松了一些，乖巧的小黑马吉郎，正在那边伸长脖子吆喊呢。

「扎西！」

忽然又听见有人喊他。他回过头，万没想到是郎木悄悄地绕了过来。

「你一个人正想什么？今天你往鹿滩白跑了，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」

「我，我……」

他定神看着郎木，一下子忍不住，就说：

「郎木叔叔，快把你的马打下绊脚绳，有要紧的事跟你讲。」

「什么事？——是地要崩了？天要塌了？」郎木给马上了绊脚绳。他随时随刻，也不忘记说两句开心话。

「郎木叔叔，你听了千万不要生气，刚才阿江来过，他说你是个黑心人，我看他定是得了疯病……」

扎西真心想让每个人能帮助他的朋友，所以他把阿江说过的话，都当成「疯话」，全跟郎木说了。

還魂花之謎

郎木听完扎西的话，脑门上冒出一颗颗汗珠，眼睛也瞪得挺大挺大；这个意外的情况，可把他吓坏了。

“原来阿江是这样一个人，这样一个人……”

他张开两只手，猛地往空中一抓，又狠狠往发抖的腿上——拍，就站了起来。

扎西赶上前去，牢牢抓住他的衣襟说：

“郎木叔叔，我不是跟你说了，他说的全是疯话，你当真生气了？”

郎木用力把扎西一推，又忙着去解他白马的绊脚绳。扎西不放过他，一个快步跳上前，把他拦住了：

“郎木叔叔，干嘛要信那些疯话。今天他不是还骂过我吗，我可没跟他生气！”

郎木听了扎西这些话，皱紧眉头，愣了一会，忽然又咧开大咀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扎西，说得对！我干嘛要跟疯子生气？我心里是着急，好端端的一个人，一下怎么成了这样子……”

扎西不但放了心，并且对郎木也十分感激。他很高兴自己准确的眼力，因为这人对待阿江，也有一副怪好的心肠。

“郎木叔叔，快快想个办法，要不阿江就完了。”

“对！要快快想个办法，要不，可真就完了。”

郎木向草原望了好几个来回，下狠劲地搓了搓手心，两腿还是不停地抖动着……

“郎木叔叔，要能跟阿江舅舅谈谈就好了。别看他是个修行人，念念经拜佛，他对阿江，心肠可狠毒咧。”

郎木仿佛想起了什么，急忙问扎西：

“他讲了他舅舅的疯话没有？”

“讲他舅舅的疯话，那他怎么敢？”

扎西把阿江对他说过话，又重复了一遍。他也说明，朋友的疯病，多半是他舅舅引起的理由。

郎木慢慢地稳住了神，又向扎西埋怨说：

“阿江的事，怎么不赶快告诉你玛金叔叔？要是他不在，也得赶快告诉李老师呀。”

没等扎西开口，郎木又急忙挡住扎西的话头说：

“别说了！朋友的不幸，应该当成自己的不幸。我要是你，老早就跑去告诉李老师了，她总有办法帮阿江一手。”

扎西惶惶地看着郎木，撤开腿，就想去拉小黑马，郎木紧锁眉头，摆摆手又说：

“昏头鬼！赶快给我站住！”

扎西当真给郎木搅昏了，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

郎木背着手，转了好几个圈，叹了口气，才慢慢走到扎西跟前，用那充满忧郁和悲伤的声调，对他说：

“扎西，我的好小子，阿江有这种疯病，如果你早一点告诉别人，还可以治好；现在晚了，怕是给你一个人耽误了。”

他紧紧接着又说：

“要救阿江，只有一个办法。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扎西焦急得直跺脚。他又耍管不住自己的眼泪了。

郎木回转头，向着远方色弄拉山的雪峰，默默地看了一阵，又转回身说：

“在色弄拉雪山这一边，有座大山叫黑风崖，上边长着指甲这般大的黄花，人们管它叫还魂草花，得了疯病的人吃这种花，保险能好。扎西，你可知道，阿江得下的疯病，日子长不长？要是三天以前得下的，这还魂花也就不灵验了。”

扎西满心盼望阿江得救，忙抢着说：

“郎木叔叔，这事我清楚，他是第一次跟我说疯话。”

“那就好。今天我们一同去黑风崖，明天大早，定要把这还魂花给他带回来。”

哪时哪会，谁也没听说有这种还魂花；只有神通广大的郎木，才清楚这个不平常的秘密。

为了赶快搭救朋友，扎西什么也不考虑，骑上小黑马，就跟郎木一同向黑风崖去了。

起初，他们沉闷着不说话。两匹马谁也不落后，沿着墨曲河，你争我抢地赶着路。

草原显出少有沉寂。草丛里，听不见鸟儿的声音，只有墨曲河里的蓝色波涛，急急忙忙地奔跑着，奔跑着，好象为了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赶到什么地方去……

远处，那圆顶的米拉山，已经改变了模样，它竖立在绿色的草原上，象是一座黄闪闪的金山。

郎木把缰绳一收，白马蹄子慢了下来。他打破路途的沉默，指着米拉山问扎西：

“那里的青稞麦长得真好，是不是要收割了？”

扎西也收了马缰，回答说：“听说是这样。”

郎木故意又问：“你说，他们能收到手吗？”

扎西有些诧异，连忙问：“怎么不能？”

郎木从鼻子里发出声冷笑，眼睛亮了一亮，又说：“也许阿江说的不是疯话，米拉山真要遭火烧了。”

扎西头皮一热，急忙表示说：“谁有本事挤狮子的奶，他可没胆量来烧我们的米拉山！”

“扎西，你信不信？我就有这个胆量，明天，也许是后天，再后天，我就要放把大火，把这里的青稞麦烧了！”

“你是开玩笑。郎木叔叔，这个玩笑不好，我不高兴听。”

“你不欢喜这个玩笑吗？”郎木怪模怪样地看着扎西，“如果不是个玩笑，那你要把我怎样？”

扎西更加惊诧了。这个糊涂的孩子，仍不肯把事情往坏处想

一想。

郎木还是不放过扎西，又问：

“你快说，如果这不是个玩笑，你要把我怎么样？”

“我，我……”

扎西有些口吃起来。他既然相信郎木是开玩笑，也就不想再回答他。

郎木放声哈哈大笑，还用缰绳指着扎西说：

“孩子，你的心眼很实在，我当真没看错你，因为这个，你才叫我欢喜。”

他说完，又是一阵刺耳的大笑。

米拉山闪在身后了，草原好象变得有些狭窄起来：那黑幽幽的森林，象是一道道墙壁，挡住了视线。墨曲河不知从哪里改变了方向；现在，又一条不知名的黄色河流，从森林里迎面奔泻过来。在汹涌的激流中，翻滚着尖稜稜的黑石块，不时发出轰轰的碰击声音。沿路，被冲倒的大树，搭成一座座天然的小桥。

扎西跟着郎木，一会走进不透阳光的森林里，一会又走过一片绿色的草地上。这些草地范围都很小，小黑马吉郎再能跑，也只好管束住它那矫捷的腿儿了。

积雪的色霁拉山峰，慢慢近了。早几年，扎西跟家里人上去给天神叩过头，这高陡险峻的雪山，每走一步，都要冒很大危险；今天为了搭救朋友，他乐意跟郎木冒更大的危险，上那黑风崖去走一趟。

他们又钻进一座黑沉沉的森林里。能说会道的郎木，又用歌唱来消除旅途的寂寞了：

姑娘、姑娘，

你有没有心肝？

昨天你笑得象蜜糖，

今天你凶得象一头母狼。

这支歌，又轻狂，又无趣，扎西听了，心里实在不欢喜。

“郎木叔叔，你拣支快活的歌唱吧！”

郎木骑在白马上，又唱了另外一支：

有一把刀不是铁打的，
那是野牛头上的角；
有一朵花不是笔画的，
那是老虎身上的斑……

“哦，他的嗓门倒真是不错。”

扎西没再去惊动郎木。他很后悔自己从来不参加唱歌；虽说自己的嗓门听起来不够好，要不，这会跟郎木一起唱，准挺有意思的。

从大树背后，忽然闪出匹白马，马背上坐着个穿红褂子的精瘦汉子。这人头发和胡子很久没有修剪过，乍一见，扎西可吓了一跳，以为是什么精灵鬼怪，正在森林里转游呢。

郎木停住歌声，连忙打马向那人迎上去。在那人黑而密的毛发中，两只眼睛急速地眯了几眯，又伸了一伸舌头，长长地喘了口气，恐怖地叫了起来：

“怎么！怎么又转来了！上师可没有召唤你！”

“上师没召唤，我就不能来吗？”郎木凶狠地瞪起眼睛，骂道：“你这该死的长毛鬼，你知道吗，装水的木桶撞了一个洞，已经漏过水了！”

“什么？木桶撞了个洞，漏过水了？……”

郎木又恶狠狠地说：

“可是你这个胆小鬼不要怕，亏佛爷的保佑，自有聪明人把洞补了起来。这个撞破洞的人，现在正该要受罚了。”

“真要谢谢那个聪明人。”

穿红褂的汉子合掌拜了拜郎木，用眼角看了看扎西，就勒转马头，钻进森林的深处。

扎西看这人从森林里闪出来又钻进去，觉得很奇怪，还没顾得问一声，郎木打着白马靠近他跟前，压低嗓门小声说：

“是一个疯子。他在这树林里已经住了好些年了。”

扎西由不得又同情这个汉子了，回头向森林深处望了一眼，

又问：

“有人给他吃过还魂花吗？”

“扎西，我已经说过，得病三天以后，再吃还魂花就不管用。这人只好永远疯下去了。”

扎西听了，回头又望森林深处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

在夕阳惨淡的余晖中，因为山路上的石头很滑，为了避免从山上掉下来，他们就靠自己的手臂和腿攀登了。

色雾拉雪山，紧挨着黑风崖。那高大的雪峰，好象不愿意在今天看见扎西，它呼唤来一团团灰云，把自己严严地封闭起来。

黑风崖的下边，开始还有树，再慢慢向上，树没有了，草也没有了，石头上，呈现一片片奇形怪样的黑斑。

郎木指着高不见顶的崖头说：

“还魂花就长在崖的那一面，爬不上去，别再指望阿江的疯病能治好。”

扎西从来没有爬过难爬的山，听了这话，心里又是焦急，又是害怕。

郎木故意吓唬扎西，又说十个人爬黑风崖，就有九个人要摔死。活着的那个人，要是不摔折腿，也准会跌断胳膊。

扎西心里更加害怕起来，可是一想到他的朋友，信心和勇气又恢复了：

“郎木叔叔，小心往上爬吧！我定会活着回去，我的腿和胳膊，也不会摔断。”

郎木又怪模怪样地笑起来。他在扎西的肩膀上拍了一下，撇了撇嘴问：

“当真能活着回去吗？”

“要是你能活着回去，我也能活着回去。”

“好，等着瞧吧。我们两人，看看谁的运气更好。”

在极陡的山路上，郎木远远爬在前边。他故意把每块活动的石头，踢下山去，石头顺着斜坡向下滚落。每次，要不是扎西躲得快，那他早砸死在半山了。

扎西只认为那是石头长得不牢的原故。他相信郎木，还如同相信自己一样。

上了崖顶，旋转的飓风，不规则地从四面八方吹了过来。崖顶象牦牛的头，两块向前伸展的巨石，仿佛是牛的犄角。崖的那面，就是深不见底的漆黑的山谷。

忽然间，扎西听见唳唳的声音。他抬起头，只见一只大鹰张开翅膀，正在头顶飞旋；这鹰的羽毛虽不丰满，眼睛却盯着下边的人，翅膀快利得象两把刀子。

“这鹰定是饿狠了，它想把人打倒，再把人一点点吃掉。”

郎木趁扎西正仰头看鹰；他向后蹲了蹲，两手朝前一伸，就想把扎西推下深谷。这时，扎西正好回过头，朝他一笑，吓得他浑身直发毛，双手都缩了回来。

“郎木叔叔，这鹰太不自量了，它想吃人肉哩！”

“可不，真太不自量了，”郎木咀是这么答，心里暗暗地说：“干嘛要一下把他推倒，慢慢来整这小子又有什么不好？反正他握在我手心里了。”他看着扎西，伸手往怀里一掏，拿出根牛毛绳子，又问：

“不是要摘还魂花吗？它就开在半山崖上，是你用绳子吊下去摘呢，还是让我去？”

扎西爽快极了，回答说：

“这事根本不用争，当然我下去，只要你在上面抓紧绳头，我准能把花摘上来。”

他又向郎木问清还魂花是什么样，便紧抓牢绳子，心甘情愿地下到漆黑的深谷里去了。

风在他耳边可怕地呼啸着。他伸头向谷底一看，只见下边涌起一朵乌云，那只大鹰，现在又贴着云，上上下下地翻飞了，好象在等待下手的机会。

扎西的眼睛，向崖壁上搜寻了一遍又一遍，在黑亮亮的石头上，那黄色的还魂花，连一朵也没有被他看到。

他想：事情刚开头，哪能十分顺利。他就更紧抓牢绳子，往

深处滑去……

他的眼睛，一遍又一遍地仔细搜寻着，搜寻着，那黄色的还魂花，仍没有被他看到。

他只好下到更深处……

那鹰突然向扎西进攻了。它的翅膀刚刚挨近他，他猛一抬腿，就给了它一脚，鹰恶声恶气地叫着，又飞到一边去等待新的机会。

扎西一遍又一遍仔细地搜寻着，搜寻着，直到看花了两眼，他还是没看到那黄色的还魂花。

他再也忍不住，就提高嗓门，探问崖顶上的郎木。

郎木好象离自己非常遥远，好久好久，他才听见上面传来细小的声音：

“扎西，你不是说能活着回去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能！”扎西大声地回答。

“傻瓜，你不能了！如果阿江真的疯了，我也就不会引你上这黑风崖来。”

扎西还没把郎木的话听懂，那鹰第二次又向他进攻，从崖顶上，同时传来鬼嚎似的大笑。

“糟糕，我受了魔鬼的骗！”

当扎西猛地醒悟过来，便全身贴紧了石壁。正在这时，挂在崖顶的绳子，也从上面滑落下来。

深谷，在他的脚下张开了巨口……

大夢初醒

阿江从黑洼子草地回来时，对自己的胆怯心虚，到了再不能忍受的地步。当他猛力推开屋门，大踏步走到神台跟前，他久久地盯住护法神，然后高举两个拳头，异常凶狠地喊叫起来：

“谁敢说我是疯子！难道你们就不知道吗？我是一个人！一个人！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！……”

接着，他四肢软瘫，一下倒在地上，又放声大哭……

他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，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话；要是他舅舅碰巧回来，他也不去理会他了……他想，迟早总要死，那么在死以前，他要变成一头恶狼，面对着那学魔道的黑心人，呲一呲尖利的牙齿。

只有一件事，他越想越难忘：在死以前，他终究没有见到他敬爱的女教师，也没能把心里的话，统统都告诉她。

“李老师，李老师！——我，我……”

他已经没力气大声哭了，可是却哭得更加伤心，更加难受。

忽然，他觉得有只柔软的手抚摸他的头，便睁开泪水模糊的眼睛；想不到，跟前有一双美丽的眼睛，正愁苦地看着他。

“你是谁？是，是……”

好久好久，他才看出这人就是他今天要寻找的老师，他扑在女教师的怀里，抱住她，又是一场伤心动情的痛哭。

“阿江，多少天也见不到你，怎么不在黑洼子多等我一会儿呢？这不是你的衣服吗？扎西奶奶帮你晒干了，回来时，你忘记换过来。”

阿江看见那折叠得整齐的衣服，猛地记起今天遇到的那场可怕雷雨，把李侠抱紧了。

忽然，他擦擦眼泪站了起来：

“李老师，你是一个人去米拉山的吗？”

李侠点点头，还没有吭声，阿江紧接着又问：

“你到这里来，也是一个人？李老师，以后，你不管到什么地方，再不能一个人去了，你千万千万要记住。”

阿江象一块石头，又沉重地扑倒在李侠怀里。李侠更感到事情的严重。她抚摸着她学生的头，焦愁地问：

“阿江，是出了什么事了吗？你要好好告诉我！”

“李老师，千万记住：再不要一个人东奔西跑了，在我们这里，有的是黑心人！”

“黑心人？谁是？”李侠看阿江又不吭声了，赶快安慰他：“放心好了，这次我到你家来，是跟你玛金叔叔一块来的。”

阿江才记起，他也很久没看见过玛金叔叔，连忙问：

“玛金叔叔呢，人呢？”

“我就在这里。”

玛金叔叔脸上流了两行热泪，还没顾得上擦，便迎着阿江走过来。阿江张开手，又扑倒在他的怀里。他们紧紧搂抱在一起了。

“阿江，今天你出了什么事情啦？”

“玛金叔叔，事情不是今天才发生的。他们说，我生下来不是要赎罪的吗？我怕我的罪太重了，太深了……”

“我的孩子，假若你脖子上套着枷锁，现在正该摘下了。你跟羊羔一样洁白，会有什么罪？……”

“好叔叔，我有罪啊，他们打卦，不是说我只配当一只小老鼠吗？我呢，偏投生成一个人……”

李侠站在一边，再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，忍不住插咀说：“阿江，谁是黑心人，赶快告诉我们吧。你这样折磨自己，别人看了实在难受。阿江，不要担心，不管困难有天大，我们总要尽力帮助你。要是我们的力量小，还有全部落的人……阿江，话到了咀边，可不要再往肚子里咽了，只要说出来，大家一定能想出

好办法。”

阿江躺在玛金叔叔的怀里，服贴得动也不动。女教员每个字，他都没有让它轻轻漏掉。这些出自肺腑的话，除了至亲骨肉，谁也不会这么说。这时，他张大了咀，真要把黑心人的阴谋全诉说出来……

随后，他又突然停住。现在，他就站在神台的底下；神台一边，当成神物的紫缎袍，还耀武扬威地张挂在那里。他想了一想，只得说：

“李老师，你等等，让我再想想，明天，我就把事情统统告诉你。”

李侠难过得叫了起来说：“为什么要到明天才说呢？”

玛金叔叔看阿江眼睛离不开神象，眉心跳了一跳，已经明白阿江准备想做什么了。他劝李侠：

“他要明天说，再等等也好。”

“玛金，你？”

李侠感到失望。她想，尽管阿江说话藏头露尾，但看来事情的严重性，决不只跟他一个人有关。如果再劝劝，他满肚子的隐情，都会倾吐出来，根本不用再拖到明天了。

玛金叔叔没理会李侠不满的眼色。他温和地看着阿江，声调比先前更真挚，更恳切：

“孩子，箭头刺穿在筋骨里，要想拔掉，该趁早动手。从前我也拔过这支箭头，雷火烧死我没有？神剑劈死我没有？……”

阿江点点头，又请求玛金叔叔和李侠赶快离开，他要趁舅舅还没有回来，一个人在屋子里坐坐。

“那我们就走好了。”李侠叹着气，只得撒身和玛金叔叔走了。出门以前，她不放心的，转回身又说：“阿江，人要闯关，马要翻山，这话你该听说过，明天早晨，我再来看你，你要等着我。”

“李老师，明天一大早我去看你。一言为定！”

阿江也不送李侠和玛金叔叔，他的脸色，比先前倒是开朗了

一些。

李侠出了门，心里分不清楚是懊恼还是沮丧。她只觉得自己的力量太小，连一个小学生的心灵，都无法了解、无法开导。她找玛金来，原希望他能给阿江一些帮助，看来，他也缺少一把好钥匙，仍打不开这孩子心上的铁锁。

玛金叔叔心思沉重得步子也迈不动了，但还试着宽慰李侠：

“李老师，你给过阿江帮助，已不能再给他别的帮助了。我看，他今天是想试试佛爷的法力。”

“什么？阿江想要试试佛爷的法力？”

李侠吃惊地扬起眉毛。等她把玛金叔叔的话弄清楚了，只得沉默了……

“玛金，你比我更了解我的学生。”

她由衷地说出心中的话，觉得刚才不应该埋怨他。

直爽宽厚的玛金叔叔听了，反觉得很不是滋味。草地上的每件事情，他还得多做些了解呢。……

李侠向前走了没多远，忽然收住脚步，又问玛金叔叔：

“阿江说的黑心人，八成是他的舅舅，那孩子会不会出事？我觉得，我应该留在他身边。”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？等他舅舅回来，你反会给他惹麻烦了。”

可是，阿江那双惊惶的眼睛，李侠一时一刻也不能忘掉。今天她要是没去米拉山，埋藏在那孩子心中的话，也许就在扎西家的帐篷里，早跟她说清楚了。

“玛金，那我把他领到学校去。今天我要跟他在一起。”

“他不是要一个人想想吗？你领他到学校来，到了明天，他还是什么也不说。”

玛金叔叔心里虽也很难过，他不能不保持住男人的镇静。今天，阿江的舅舅突然离开村子，也使他感到奇怪。上次在区上开会，有人怀疑这修行人跟罗尔老爷搞鬼，是不是他为此事出了门？……

李侠再向前走，那一行行的泪水，又止不住落下来。她怕被

玛金叔叔看到，赶紧跑到前面去。她决定今晚就在村子里住下，暂且不回黑洼子了。

阿江等李侠和玛金叔叔走远，把门紧紧关牢，又把供佛的神灯点亮。那高举神鞭的护法神，好象不明白他要干什么，眼睛瞪得更圆了，牙根也象咬得更紧了。阿江挺直脖子，也咬牙瞪眼地看着那尊神，把头点了两点，从鼻孔里发出两声冷笑：

“睁大你的牛眼睛看吧！看吧！我再也受不了啦！你要是有法力，就赶快用鞭子打死我！”

在八盏神灯的亮光照耀下，护法神的脸黑里透青，他披挂满身的盔甲，发出一道道炫目的金光；只是那高举的金鞭，偏偏动也不动一下。

“别装出一副吓人的样子。要打就打，要罚就罚，我全不在乎！”

阿江脸色煞白，眼睛凶狠。他既不高声怒骂，也不小声乞求；现在他是在考验神仙，也是在考验他自己。

这位站在神台最低层的护法神，也许被更高的神管制着，它对阿江的挑战和蔑视，仍不施展出一点点法力。

阿江的鼻孔里又发出两声冷笑。他抬起头，再向神台的第二层第三层看去：这两层所有的神象，都不象护法神那样凶恶逼人。他们有的冷冷地板着脸，有的带着永不改变的微笑；其中数那毫无表情的神象最多，他们好象故意让人猜不透似的。

阿江的眼光，最后停落在一尊金脸的神象上。这尊神象的两只掌心向上翻着，高高地坐在神台的最上一层。

这时，阿江才感到一阵剧烈的痛苦，向他袭击过来。有多少次了，他向这位至尊至贵的神祈祷过，痛哭过。他从来认为每一颗星，每一片云，每一朵花，每一棵树，每一个活蹦乱跳的生命，都是他的法力和造化的结果。如果失去了它，那么阳光就失去了，牧场就失去了，一切至亲骨肉也毫无意义了，剩下的就是数不尽的恐怖，数不尽的黑暗……

在这尊金脸神象的注视下，他那点可怜的勇气，又渐渐失去

了。他弯起腰，两膝不由自主地跪下来。

“至尊至贵的神，你宽恕吧！……”

但是，这句话刚刚到了咀边，他再也不能随便说出来。这会，他又想起米拉山上的青棵麦，想起自己的学校，想起牧场上的牛羊……

所有这一切，那班黑心人都要用锐利的爪子，想把它们统统都毁掉。

“至尊至贵的神，我不想侮辱你，也不愿咒骂你，你要是有无穷的法力，就该惩罚那班学魔道的黑心人。他们每天夜晚谈过什么，说过什么，你在神台上都听见了。要是他们所说所做的都对，那就惩罚我吧！惩罚我吧！我不愿意再侍奉那班黑心人，因为他们比魔鬼还坏上十倍。”

阿江把脑门紧紧靠在地面上，他安静地等待金脸神象的旨意，等待那雷鸣电闪的时刻到来；他等了又等，等了又等，这间放着神台的屋子，仿佛变得很大很大了，四周没有一点响动。

天已漆黑，屋内每盏神灯的火焰，变得更加明亮耀眼，画在金脸神象上的每条细纹，也看得十分清晰。这位神爷，大概按捺住了性子；或许他想，对这个瘦弱不堪的孩子，不值得去施展法力。

“人要闯关，马要翻山！”

阿江忽然记起李侠出门时说的两句话。他按捺不住了，抬起头，咬牙瞪眼地看着金脸神象：

“你是存心跟我开玩笑吗？你知道不知道，从今天起，我再也不会向你赎罪了！我要是在前世真的犯下大罪，那么在这一世，我决不再念一句经，再叩一个头。”

他的脸，涨得通红，从地上跳起来，背转了身，看也不看这位金脸神爷。

这时，架在一边的“神物”——紫缎袍，又闯入到他的眼睛里。

阿江紧盯着它，仿佛看到舅舅那张可恶的黑脸，他浑身颤栗

一阵……忽然，凶狠地向那神物扑过去，两手紧紧揪住神物的一只袖子，用力把它打翻在地。

“对！对！人要闯关，马要翻山……”

他的两脚，不知怎么往那神物上踩下去了！一会，神物又当成垫子，被他坐在身底下了！他心中很清楚，很明白，他敢用这样的手段冒犯神灵，神灵一定会震怒起来，现时现刻，也一定会施展出最严厉，最残忍的报复。

他干嘛要害怕这些神佛？如果他们要把他剁成肉泥，那就变成肉泥好了！如果他们要把他烧成灰末，那就变成灰末好了！只要自己不屈辱在黑心人的手下，爱怎样就怎样吧！

这一次，他所等待的惩罚，同样也没有降临到头上来。

他坐在紫缎袍上，再也不站起来了。有多少夜晚，不就是因为这个神物，害得他连梦也不敢作吗？现在，你的魔力呢？你为什么不像一具僵尸似的，伸出那黑色的魔手呢？……

“魔鬼！你要是没准备好，我就等等你！在那个黑心人回家以前，你还是什么也施展不出来的话，我只好拿起棍子，把你们象癞皮狗一样的轰走了！”

阿江一动不动地坐着；他的心慢慢平静了，渐渐产生了欢欣的情绪……

一颗晶亮的星星，对着窗口，向他微笑着；他出神地看着它，嘴角浮起了动人的微笑。

星星沉下去以后，窗外又飘来一片白云。这云小巧得象头羊羔，它在夜空里快乐地飘动着……

有时，他又觉得自己已经睡了。一只小虫，在屋外的草丛里叫着，那声音，象只美妙的笛子奏出的乐曲。

他又记起女教师讲过的许多英雄故事……要是他也能成为一个英雄那才好呢；将来他能成一个英雄吗？

啊！活着多有意思，明天一大早，不等女教师来，他就先到她那里去。他要把所知道的一切，尽情地告诉她……

夜的草原上，传来了马蹄的声音，阿江从他的快乐梦中，又

苏醒过来。

“黑心人回来了！”

他毫不恐惧地站起来，把那件只会吓人的紫缎袍，重新张挂一番，又放回到原来的位置上，他刚刚吹灭最后一盏神灯，大门外就响起急促的脚步声。

他不慌不忙地打开了大门。

谁知，是舅舅和郎木一块回来了。他们象是从猎人手中逃出来的豺狼，神情慌张极了，尤其是舅舅，他那双黄浊的眼珠子，看也不看阿江，急忙向水桶那边走去。

郎木连跑带跳地抢了只碗，站在水桶旁边，仰起头贪婪地喝起来。

阿江毫不恐惧地在门边站立着，等待着……

舅舅喝够了水，然后使劲把碗向地上一摔，这才转过身，一步一步地向阿江逼过来。

“狗养的东西，快说，我不在家里，你去找过谁？还谈过什么话？”

他说着，那双黑枯的爪子向前一伸，就把阿江的脖子卡紧了。

站在舅舅身后的郎木，又响起那鬼嚎似的大笑……

腰刀和誓言

李侠合上眼不久，一下子就惊醒过来。

「哎呀，怎么能这样昏睡呢？阿江不是说一大早来找我，我可醒得太迟了！」

她慌忙跳下床，撩起窗帘看看外边天色，却不禁发起怔来。

是如银的月光，把黑夜照亮了。整个村庄，仍在静悄悄地甜睡着。院墙外边的柳树林，朦胧得象一道淡淡的青烟。

她靠在窗户前，不觉又想起昨天和阿江的谈话，想起分手时，他说的那句话：

「李老师，明天一大早我去看你，一言为定！」

「阿江，阿江，从今天早晨起，我希望你的生活能真正改个样子。」

李侠用心里的声音，轻轻地跟自己说话。这银色的夜，也许特别能引起往事回忆。这回，她又想起她的童年，想起她的爸爸、妈妈，以及每个曾跟她和睦相处的长辈和伙伴们。

可是，她的回忆没有继续多久，就被急驰的马蹄声打断了。

她赶快走出屋子，暗暗地问着自己：「这时候，是谁还在村子里走动？难道阿江的舅舅回来了？」她的心情又变得不平静了。

「阿江，阿江，但愿你一切都好起来！好起来！……」她一次次地真心诚意地默念着。

直到那清晨的风，开始梳理柳树的枝条，发出唿唿唿的声响，她才发现天色已经发白。

她匆匆洗了脸，便拿了一把铁铲，跑到后园里挖了几个土豆，动手准备早餐。

「阿江是欢喜吃土豆的，今天我要拌上白糖，请他美美地吃一顿。」

期望和不安的心情互相掺杂着。她点燃起村中第一缕炊烟。

就在饭食要煮熟的时候，听到有人在拍打学校的大门。她往灶膛里又塞了一把柴火，赶忙起身跑了出去。

李侠拉开门，看见扎西奶奶和卓玛两人，肩并肩地站立在门外。

「李老师，昨天，扎西一直没回帐篷，他来找过你吗？」

「没来过，」李侠忙让老奶奶和卓玛先进屋来，又向老人说明：「我回村子以后，连扎西的影子也没见到。」

「李老师，我看，该不会有什么大祸，要落在这两个孩子身上了！」

李侠引奶奶去她的小屋子里歇脚，回头就让卓玛帮她一块烧茶。卓玛睁着圆骨碌碌的大眼睛，出了好一会神，又带着惊慌的神情，小声地报告：

「黑天半夜，玛金叔叔来敲我家门。他叫我天一亮就来告诉你，说阿江的舅舅已经回家了，要你多多关照阿江。」

「为什么他自己不来告诉我？」李侠觉着事情很蹊跷。

「他说，他要暗暗跟上一个人，到一个地方去看看。还说，今天他不一定能回来。」

「当真吗？」

李侠全身的力量好象消失掉了。她看着卓玛那乱蓬蓬的头发，半天也不说一句话。小锅在火上不耐地哼叫着，仿佛象抱怨谁似的。

「卓玛，扎西和阿江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」李侠觉得她不能等待了，应该动身先去看看阿江。

卓玛紧跟在她身后请求：「李老师，我陪你一块去，行吧？」

「不用了，他舅舅不敢把我怎么样的！」

奶奶也一直牵挂着阿江，她也愿意跟李侠一块去看看：

「李老师，扎西到那里去，也许阿江知道。他们是好朋友，扎西会给他留下话。再说，阿江舅舅是只狐狸。多几个人去他家，狐狸就不能摇尾巴使诡计了。」

女人们正商量着，玛金叔叔提了枪，带着紧张和疲倦的神色，走了进来。

从昨天起，李侠的眼睛好象变得大了，脸色也变得清瘦多了。她看着玛金叔叔，不知是高兴还是难受：「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跟上一个人走了吗？」

「我跟的是一个不吉祥的鬼怪。昨晚他跟阿江的舅舅一块回来，天不明又走了。我跟他身后，转了又转，这狡猾的东西，不知怎么就溜了。」

「他是谁？」

「看不清楚，八九成是郎木。」

「郎木？」

老奶奶大吃一惊，部落里的事，还这么复杂和捉摸不定，错把他当成一匹骏马。

李侠心里仿佛明白过来。在银色的夜里，村庄熟睡了，就在「野兽」走出洞穴的时候，有人仍睁着眼睛，并没有睡觉。

「玛金，我们阿西部落，看来有一场厉害的黑风要刮了。」

「不要小看了，这黑风的来势不小，阿茸部落和白马部落，都要跟着一起刮。区上同志说得对，罗尕老爷的官寨垮了，那是千真万确，他本人到底还没有死。」

李侠留玛金叔叔和卓玛吃了早饭。奶奶什么也不吃，独自扶着头坐在桌边，一会叫几声阿江，一会又唤几声扎西；李侠啃了小半块土豆，再不能往下咽。

奶奶和卓玛还是要求跟李侠一同去看阿江。

「由李老师一个人去更好些。」玛金叔叔劝说她们。「野兽没落到陷阱以前，最好少惊动些。这会，他们还不敢在村子里向阿江下毒手。」他骑上马，忙着按情布置去了。

李侠故意挨到太阳半天高了，才去阿江的舅舅家。阿江舅舅用那双浊黄的眼珠子，阴森森地迎着她进了门，又不得不呲起满咀黑牙，笑着请她坐。

这一次，李侠可没坐错位子。她从从容容地在左方坐下，也没忘记把手平放在膝盖上。

「李老师，你好？」舅舅笑着说。他的浊黄的眼珠子，仿佛又说出另一样的话：你这该死的，今天到我家想干什么？

「阿罗大爷，太客气了，你好！」李侠轻松地回敬说。她那双美丽的眼睛，也说了另一样话：别装了！谁不知道你犯的什么罪！你也太伤天害理了。

就这样，两人咀里说的都是客气话，眼睛说的都是另一样话。那四只眼睛，象四把剑，互相碰来碰去，谁也不肯让谁。

「李老师，你住在我们草地上，真是又辛苦又劳累。」

「阿罗大爷，我把草地早当成自己的家，谈不上辛苦和劳累。」

那四只眼睛其实是这样说的：

「你这只有角的蝎子，迟早一天，我们就要宰了你！」

「试试看吧，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胆敢做坏事，大家就把你的鬼爪子砍断！」

舅舅拿起蓝色的小瓷瓶，往手掌上倒了些烟末，又用手指撮了一点，正要往鼻子里吸，李侠眼睛向屋子四周一扫，突然问他：

「阿江呢？今天我要找他。」

说着，她从右下方站了起来。

舅舅事先没有提防，一下把手中的烟末统统撒了。

李侠又向四周扫了一眼。那通向里间的一扇小黑门，紧紧地关着。小门旁边，就挂着阿江的那只绿色书包。

「我想找阿江谈谈，了解他的假期作业。」

她早把屋子的上方和下方忘掉，就向左边的小门走去。舅舅急忙站起来，两手一伸，真想把女教师狠命抓住。

李侠在小门旁站住，先取下那绿色的书包，又掏出阿江两册课本，随意翻看着，同时抬起眼皮问舅舅：

「真是不巧，阿江做什么去了？」

「找马了。」舅舅顺咀胡诌说。

「哦，找马了。他出去时间很久了吗？」

「昨天。」

「阿罗大爷，你说的不对吧？昨天下午我还见过他。」李侠轻声一笑，提醒说。

「他昨天天黑才走。」

李侠知道，草地上从没有马棚子，每家的马，都是在野地里过夜。谁家丢失了马，定要在天亮时才能发现。她又故意逗那个修行人说：

「阿罗大爷，你真长了双神眼呢，家里的马跑了，天还黑糊糊的，你就早早查看出来了。」

舅舅觉出自己说漏了咀，又被女教员取笑了。他咬咬牙，低声咕噜着，不知是暗暗咒骂自己，还是咒骂李侠。

李侠看小门早上了锁，估摸阿江就在里间。她把课本放在书包里，将书包从新挂好，特意提高嗓门说：

「昨晚丢了马，阿江定是吓坏了吧？村里人听见，他一个人在黑地里大叫大喊了。」

舅舅的脸色更黑，牙齿咬得更紧。

李侠为了让阿江听得清楚，嗓门提得更高了：

「阿江胆子太小了，一点小事，就吓成那个样子。我们草地上有句话说得真好：小河的水要是干了，还有雪山；人要是有了困难，还有众位乡亲。在黑地找一匹马，用不着那样担心害怕。」

舅舅再忍不住，但又不敢明目张胆地赶李侠走，只得推说：

「李老师，今天我还没念过早经，恕我不能多奉陪。」

「阿罗大爷，阿江要是回来，你一定叫他去找我。」

李侠的眼睛直刺刺地看着舅舅，仿佛又说：

「你要敢对阿江下毒手，大家决不饶过你！」

李侠一走，舅舅好象年轻了许多岁。他取下墙上的腰刀，打开小黑门上的锁，进里间小屋。

他恨不得一刀就把阿江砍了！杀了！

可是他刚刚举起手中的刀，又不得不把刀轻轻放下。

昨天，他见过「智慧的上师」；上师要他再等三、五、七天，只要邻近的部落里有人刮起黑风，在阿西部落，他也相应刮起黑风。在这三、五、七天以内，上师要他仍作个本本份份的念经人，不能把佛珠捏算错了。

这就是昨夜和郎木没有砍杀阿江的原因。

手脚被紧紧捆绑的阿江，早已听见李侠的谈话了，因为咀里给黑心人塞满羊毛，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他只能在心里说：

「李老师！李老师！你知道吗？我就关在这小黑屋子里呢，就关在这小黑屋子里呢……」

后来，他知道李侠明白他在什么地方，就牢牢记下她这两句话：

「小河的水要是干了，还有雪山；人要是有了困难，还有众位乡亲。」

李侠的话，使他感到安慰，感到快活，他渴望自己能够活着，渴望再回到绿色的草原上来。

「我要是再能见到扎西，一定把心里的话统统告诉他。」

他觉得很对不起扎西。扎西的错误，也许全是他引起的。现在，他也渴望珍贵的友谊，渴望真诚的帮助。

舅舅看着阿江那冷淡的眼神，浑身哆嗦着，又冲动地高高举起腰刀，叫骂着：

「狗养的东西，快说，我不在家里，你去找过什么人？谈过什么话？」

「我偏不说！偏不说！」阿江在心里愤怒地回答。

忽然，舅舅一甩胳膊，把腰刀「咣」的一声扔在地上，张

开双臂，上前把阿江搂紧，就象女人似地哭了起来，泪水把他的脸弄得更丑了：

「孩子，我的孩子，眼下只有我们两个亲人了，我们在一起，没熬够吗？没苦够吗？昨天夜里，我到底是干了什么？干了什么？……慈悲的天菩萨，请饶了我这个罪人吧。」

他那发臭的咀唇无耻地把阿江亲了又亲：

「孩子，你太不明白我了。我是为了我们的佛爷，为了我们的神山和草地……你呢，你当真受了那魔鬼的骗了？」

阿江就问自己：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」他暗自作了答复：「狼为了吃人，它有时装哭，有时装笑，可不能受骗了！」

「孩子，我的话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懂了吗？只要你肯给神悔罪，我，我就放了你！」

那黑心人一边哼哼唧唧地说着，一边动手把阿江身上的绳子解开。他觉得他很了解这个软弱的孩子，这一哭，定会把他的心哭得更软弱了。

黑心人那双枯黑的手，把阿江咀里的羊毛，也掏了出来。

「孩子，我给你悔罪的机会，只要你再不听那魔鬼的话！」

松了绑，阿江只觉得身上一点点力量也没有，手和脚，好象早不属他的了。

「孩子，你悔罪吗？悔罪吗？——听懂了没有？」

「悔罪……」

阿江看着舅舅那浊黄的眼珠子，他第一次出了声。

「明白的孩子，悔罪！对，悔罪！悔罪！」

「好，我悔罪，我起誓！——我要当着那腰刀。」阿江的声音硬朗起来。

「当着腰刀？」

「对，我要当着腰刀悔罪！起誓！舅舅，你从来就知道，谁起过这样的誓，他就不能反悔。」阿江的声音，更加硬朗了。

那黑心人看看阿江，还在犹疑不定，阿江勇敢地走向前去，伸手拾起地上的腰刀。

「好，我起誓！起誓！从今天起，我不再受魔鬼的骗了，
再不受黑心人的骗了……」

阿江半闭了眼睛，把锋利的刀刃对准自己，同时嘴里念道
着，一步步地向舅舅走拢去。

突然间，他的眼睛睁得象铜铃一般大，他高举起腰刀，向
着舅舅的丑脸砍杀起来……

舅舅完全没料想到。他伸过黑爪子，跳着去夺腰刀时，阿
江对准那只爪子，又狠狠地砍了一刀。

当天，阿西部落有了一场不小的骚动：

就在阿江朝学校奔去时，满身流血的舅舅，趁人没发觉，
骑马向草原深处跑了；他家的屋顶上，腾起了一片可怕的火
焰。

可是部落里的人，仍不知道扎西是怎样走失的，大家很替
他担心着急，各种各样的推测，把扎西的奶奶和爷爷可折磨苦
了。

林中之夜

那天黄昏，扎西被郎木骗下黑风崖的深谷，要不是他赶快贴紧石壁，早就摔得粉身碎骨了。

虽是这样，危险的情况一点也没有轻减。那只上下翻飞的大鹰，一定饿得很厉害；它闪动着刀片似的翅膀，连续不断向他进攻，有时，还伸长锐利的爪子，想把他抓走。

「今天，我能被鹰制住吗？」

畏缩的念头，在他的脑子里消失了。他重新鼓起勇气，又低声暗暗地说：「扎西啊，扎西啊，你生下的第一天，奶奶就抱你到冰冻的河里去洗澡了，你活到今天，还不是因为你有一副钢筋铁骨吗？……」

还算好，他两脚站立的稜坎，面积比较宽大，在上边，四肢倒还能随意伸张。

天色跟着也暗了下来，靠近石壁的周围，只剩下白日的最后一丝光亮。风一阵紧一阵地呼啸，仿佛催促黑夜把脚步加快。

那鹰也象知道时间并不多了，贴紧扎西的头皮盘旋，慢慢地飞远，忽然又猛烈地冲转过来，想再一次用翅膀把扎西掀倒。

扎西好象和石壁溶成一体，动也不动。

这一次，那鹰又没有成功。它急快地搥着翅膀，两只爪子一伸，索性扒在扎西左肩上了。只听见它嗷嗷地怪叫着，那带钩的尖咀，在扎西的脸旁晃来晃去，想把他的眼珠先啄食掉。

「滚开！」

扎西伸开左手用力一推，那鹰在他的脚边一沉，又张开双

翅，高飞起来。

白日的最后一丝亮光，眼看就要消失，呼啸着的深谷里，象是有千百只怪兽张着咀等待着。

那鹰也失望地飞远了。

这时候，扎西才真正认识到自己危险的处境。天黑以前，他既不能重新爬回顶峰，更不能一步步下到山谷中去。一个人的勇气再大，总不能站在悬崖的稜坎上过夜。

谁想那鹰并不真心舍开他，过了一会，它从远方又箭似的冲过来，停在扎西的右肩上。

扎西也顾不得什么危险不危险，他伸开右手，想把鹰再一次赶开，那鹰的一副利爪，深深抓紧他的肩头。一阵难以忍耐的剧痛，迅速扩张到他的全身。他的眼睛发黑，两脚一软，差一点跌落到深谷里去。

「糟了，今天我真要被鹰制服了！」

扎西难过得几乎哭出声来。

那鹰也更加凶恶无情。它那带钩的尖咀，对准扎西的眼睛，就要往下啄。扎西赶快把脸调开，可他的右耳，已被啄了一下，热呼呼的血，就顺着耳根流到脖子上。

「不，我决不能被鹰制了，我，我……………」

扎西挣扎着，双手抓牢鹰的两腿，想再一次把它轰开，那鹰嗷嗷怪叫着，利爪更深地抓紧他的肩头。

「滚开！滚开！」

扎西抓牢鹰的两腿不放。那鹰带钩的尖咀，突然又向扎西脸上啄了一下，扎西急忙转过身，谁知一下失掉了重心，就从稜坎上落下去……………」

那鹰没料到会出这样的意外，它起先吓坏了，翅膀连张也张不开来。后来，它大概也怕摔死，就昂着头，尽量把翅膀撑大，再撑大……………」

扎西同样也吓坏了。他紧闭双眼，更牢地抓紧鹰的两腿，就向黑暗的深谷里往下坠；风在他的耳边，象雷一样轰响着，

轰响着……

也不知是什么时候，他放开手让那鹰飞去了。扎西只觉得，他的年轻生命，被浓重的黑暗埋葬了，永远的埋葬了！

等他醒来的时候，觉得自己是躺在一张柔软的睡垫上，他感到十分奇怪。

「我这是睡在那里？」

他用手往身底下一摸，才知道是睡在谷底的泥潭里。

「我怎会到这里来的？……」

他费力地思索着。于是，郎木那鬼嚎般的大笑，饿鹰带钩的尖咀……才一件件地想了起来。

「好郎木！只要我不死，你就别指望能活。」

他先是愤恨，再是羞愧和后悔。幸好四周围被黑暗所包围，他暂时见不到人，人也暂见不到他，心里倒是宽慰了些。

「阿江，真是对不起你。」

他又想起他那个可怜的朋友。白日，他们在黑洼子草地的谈话，字字句句都在唤醒他。

「什么？黑心人郎木要放火烧米拉山，还要用刀杀我们的李老师啊！」

扎西才真是着急起来。他的朋友分明是信任他，才肯把这可怕的消息告诉他；他呢，倒把朋友当成了疯子！

「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人？」

越是清醒，他就越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。李侠讲的那怪花的故事，他也想起来了。

「我不小心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别人！李老师，以后我一定记住你的话，看人要多看几眼。」

他忍不住又哭了起来。在他回村子以前，谁知女教师会怎么样呢？

在泥潭里，他没有过久的停留，就起身走了，天上看不见一颗星星，地上找不到一条小路，他只能凭借手和脚，一点点地摸着走，一点点地爬着走。他从来还没遇到过这般的黑暗。

在这深谷里，只好碰运气了。

「我的小黑马，小黑马啊！要是你有你在身边，我就不害怕了。」

他不知走了多少时间，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程。有时他要从高坎上滚下去；有时又不知被什么挂住了衣服，连半步也不能挪动。他真想看一眼色霁拉山，但是那闪亮的雪峰，好象躲藏起来，再不跟他照面。

忽然，一阵叮叮咚咚的琴声，随着风声，断断续续地传到他耳朵里。

「啊，这里有人！有人！」

扎西高兴得跳了起来。他不管前边的石头，更不管高坎和地沟，迎着那断续的琴声跑去。

叮咚、叮咚、叮咚……等分清那声音是一股泉水，他才觉得自己十分饿了！十分渴了！他跑到泉边，双膝跪下，头按在水面上，美美地喝了个够。

「真甜，真美，甜极！」

他第二次按下头，又喝了个够。

在深谷里，他不知又走了多远；前边，开始有小树挡住了道，再往前走，树更大更密起来，风也渐小了。树林中，不断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。

在他的身后，还听见一种尖嗓门的狂笑声音：

「哈哈……」

「哈哈……」

扎西只得停下脚步，心想：是谁坐在黑暗地方，发出这样难听的笑声呢？

他拿出十足的勇气，又继续往前走。等到笑声消失了，他又觉得有人就在后边紧跟着他。他站住了，那人也停了下来；他又往前走，那人也跟着他一起往前走。末后，他硬着头皮，回过身，迎着那个人走去。后边，什么人也没被他碰到。

那尖嗓门的狂笑声，忽然又响了起来。

他想起他和家里人的无数次夜行。那时候，好象全倚仗着爷爷和玛金叔叔，他扎西才有几分胆量呢。

为了宽慰自己，他暗暗这样希望。

但是，这个树林多么神妙啊！他正想到了火光，前边真的就现出了火光。

「怎么真的有了火光呢？」

扎西感到又是温暖，又是幸福。他不顾一切，就快步如飞朝前跑去。

火光也渐渐移近了。他象一张金色的翅膀，缓缓地翻卷着，迸散出一颗颗火星。四周的树干，在火光中，象一行行排列着的武士，那密匝匝的树叶，象一层层帐幔。

有个人影正在火焰跟前走动。

「好人哪，好人哪，我正在这里，可看见你了！」

扎西远远地看着这些景象，想叫、想喊、想把火焰跟前的人，紧紧搂抱一番。

就在这时，他又听到一匹马的嘶叫声音，这声音，是这样的熟悉，又是这样的亲近。

他疑惑地站住了……

马的嘶叫声，又传过来。

「这该不会是小黑马吉郎的声音吧！」

他又惊呆了。这是到了什么地方？难道那黑心人郎木带着马来到这树林中过夜了？……

小黑马吉郎大概长久看不到小主人，还在痛心地叫唤着。

扎西有些忍不住要掉眼泪。当然，他不能把心爱的马，白白送给那黑心人，并且，他现在也十分需要他的小黑马。他想着，就避开那火光，偷偷地向小黑马嘶叫的地方走去。

原来，小黑马就跟郎木的白马拴在一起。它一看见扎西走过来，又是跳，又是咬，好象叫得更悲痛了。扎西顾不得去亲一亲它，便动手解开它的缰绳。

「我的吉郎，我的小黑马，我俩现在又在一起了！」

扎西拉着缰绳，想牵着马走开，当他看着火光，又不得不改变了主意。

「吉郎，你先不要急，要是郎木知道我没死，他定不肯放过我。我现在倒要先去看看他。」

他狠狠心，重新把小黑马和白马拴在一起，便又放轻脚步，向那堆火跟前走去。他的心，从来没象现在这样跳动过，他真害怕自己的声音，惊动那个黑心人。

在一棵巨大的树幹后边，他隐蔽好了，这才大胆地伸出头，两眼朝那个火堆看去。

可是，他眼里看见的不是郎木一个人，那堆火边，分明有四个人围坐着，其中一个，就是白日在路途上碰见的「疯子」。他那长长的头发和胡须，跟鲜红的褂子搭配一起，看起来，真叫人想起树林中的妖精。

郎木端了一只碗，不停地喝着。他那冷冰冰的两眼，向火边另两个人看望着；穿红褂子的长头发妖精，手提一把铜壶，不停地往他碗里倒水。他坐在那里，伸了一条腿，大模大样地也不搭理，仿佛他就是那个妖精的头目似的。

白天，郎木和这红褂子妖精的奇怪对话，扎西都想了起来。他很想凑到跟前去，再听听他们现在又说什么。

火边，那两个背朝他坐着的人，又是谁呢？

他悄悄地绕到另一个方向，在另一棵大树的背后躲起来。

这一次，他才真是吓坏了！那两个人，一个是阿江的舅舅，一个是大家正在寻找的罗尕老爷。

「天啊，他在这里！他在这里！」

扎西浑身发抖了。他看见罗尕老爷，恨不得冲出去，一口把他咬死。

可不是嘛！这个肥得满身冒油的坏蛋，早就该碎尸万段了！

现在呢，他却眯了那双小眼睛，张开了手，还自由自在地

吸鼻烟呢。

阿江的舅舅坐在老爷的身边，显得又瘦又小。这个念经拜佛的修行人，原来也是朵怪花！他扎西为什么没有早看出来？……唉！真是叫美丽的外表，把眼睛迷惑了。

「可怜阿江！」

扎西心里更沉重了，更难受了。

忽然坏蛋们一起从火堆旁边站起来。罗尕老爷指指阿江舅舅的鼻子，呲牙咧嘴的好象在责骂他。舅舅抬起肩膀，脖子一缩，腰和腿又弯了一弯，奴才般地向老爷敬礼；郎木迈开大步，就向拴马的地方走过去。

小黑马又诋诋地叫喊着了。它等郎木把缰绳解开，两只后蹄子一蹬，就从郎木身边跑走。郎木还没顾上追它，它从人堆边穿过，又向扎西这边跑了过来。

藏在大树背后的扎西，可吓出一身的冷汗。那个穿红褂子的妖精和郎木一起，都向大树这边走来，扎西急得只好躺了下来。

郎木和穿红褂子的汉子，眼看要走到扎西跟前。幸好，扎西的身旁有一丛棘刺。他顾不得手疼，就把棘刺折断一根，立刻向小黑马身上，狠狠地扎下去。

倒霉的小黑马高声叫着，跑跳着逃走了。

郎木在小黑马后面追了一阵，也许想到把它带回部落，会带来麻烦，因此他喘着气，便空手走回了火堆。

「阿罗，好好记住：定要等阿茸部落的结桑准备好，再一块动手。日子是三、五、七天以后月亮落山的时候。千万不能掐算错佛珠。」

这时，扎西才听清罗尕老爷的讲话，他跟着暗暗地念了一遍：

「阿茸部落……结桑……三、五、七天以后月亮落山的时候。」

他听见罗尕老爷接着又说：

「阿罗，过了这三、五、七天，再杀那小畜生，要防备女老师还会找他。索性让小畜生跟女老师一块死吧。不过，回去要把他狠狠抽一顿，他就再不敢多咀多舌。」

「老爷，是，是……」

罗尔老爷的眼光，忽然又转向郎木身上：

「你要象猎狗似的，把耳朵竖高些，眼睛睁大些。这几天要是再出一点差错，我们统统都会完蛋！」

「老爷，我明白……」郎木拼命点着头，喉咙里又不知咕浓了些什么，才没有再作声。

杂乱的马蹄声渐渐走远，舅舅和郎木连夜赶回了村子。

扎西从大树后边站起来的时候，那堆火已经小了。树林里，又响起各种奇怪的声音。

罗尔老爷还不想睡，他背靠马鞍子，挺着滚圆的肚子，两眼翻看着那堆残火出神。

红褂子妖精点亮一盏绿莹莹的小灯。他在灯前忙乱了一阵，就把一根黑管，双手捧给罗尔老爷。

罗尔老爷接过黑管，一头把它放在小灯上，瘪着咀，就呼噜地抽起来。绿莹莹的灯上，散起一股股黑烟。

「害人精！还顾得上抽鸦片！」

月亮从林梢升上来了。扎西发觉，离着火堆不远，还有几个人在守卫着。他叹口气，只好隐入到树林的黑暗深处。

追 踪

天明以后，扎西才把吉郎找到。他流着眼泪，帮小黑马把那根棘刺，从血淋淋的肉缝里拔了出来。

因为提防再撞见罗尕老爷，扎西在树林里迷失了方向，他饿着肚子转了整天，到底也没能从树林中走出来。

他和小黑马一起，只好在树林中又度过了一夜。这一夜，真是难熬呢，饥饿、疲劳、寒冷先都不管它，他很担心昨夜亲耳听到的秘密，会变成一次毫无价值的发现。

「吉郎，我们一定要快快走回去啊！要不，他们先动起手来，李老师和阿江就完了。」

他不管树林里的黑暗，一直不泄气地走着，走着，也不断地念道着偷听来的那几句话：

「阿茸部落……结桑……三、五、七天以后月亮落山的时候。」

幸好，在天亮前不久，他和小黑马算是走出了树林。

「吉郎，这可好了！这可好了！」

一回到熟悉的草原上，扎西觉得道路宽阔了。他先让吉郎饱饱吃了一顿草，然后又跳上了马背，想好好地跑上一跑。

黑夜仍象一张大幕，复盖着草原。月亮虽早已沉落，但那数也数不清的星星，象最美丽的金花，静静地闪烁着。

在奔驰以前，小黑马总是要先溜溜腿劲。

忽然他发现身后不远，有骑马的人在暗暗地追赶他。他不能不警惕起来：

「这周围又没有牛群、马群，是谁呢？」

他想起树林中的红褂子妖精了，便抖抖缰绳，让小黑马加

快了步子。

暗暗追赶他的人，也催马加鞭地加快了步子。

「是他，一定是他，罗尔老爷派他出来巡夜了。」

扎西把缰绳拉了拉，那小黑马也象是知觉了，它扬起四蹄，顺着路就猛跑起来；后边的人不放过扎西，也催马猛追。

得得得的马蹄声，惊醒了夜的草原，那满天的星星，也乱纷纷地抖动起来。

「坏蛋，这是在草地上，你就别想追上我。」

扎西并不害怕，也并不焦急；他座下的小黑马，也使出它那追风赶云的本领。

「吉郎，跑快些！再跑快些！」扎西喊叫着，同时又不断念道那些偷听来的话：

「阿茸部落……结桑……三、五、七天以后月亮落山的时候……吉郎，你也要记住，也要记住……」

不知跑了多久，天色已经大亮了，那个追赶他的人，已远远地落在后边。

「坏蛋，怎么不追呢？你害怕了吗？」

他又让小黑马放缓步子，想回过头去看一看那红褂子妖精，要是能把他引到有人的地方，那可好了！

在马上刚转过身，扎西发现，今天他是把事情又弄错了：

在朝霞的红光中，骑马追赶他的人，不正是玛金叔叔吗？在玛金叔叔的身后边的，不正是爷爷和羊队队长汪增叔叔吗？

后边的三个人，已经认出是扎西，就没有紧追他。

扎西拉紧缰绳停住了。他不知道该不该迎过去，向自己的爷爷、叔叔和羊队队长问一声好。

三个骑马的人，很快地走到他的跟前。只听见爷爷咳嗽着，亮起嗓门叫骂起来：

「扎西，好小子，你这几天去哪里啦！郎木那个狗东西，教会你什么本事？你跟他们一起，做了多少坏事？」

扎西一听，全身颤抖。爷爷错把他当成郎木同夥的人，这

冤情，他再长一百张咀，也说不清楚啊。

「我，我……………」

他惊惶地睁大眼睛。爷爷、玛金叔叔、汪增叔叔的脸孔，严峻得象岩石，眼睛象审查犯人似地看着他。可是在这两天里，除了小黑马吉郎，谁又能证明他没有过错呢？……………」

爷爷紧锁两道灰眉，眼睛冷森森地盯着扎西，又问：

「小子，怎么不说话？你为什么偏和贱狗混搅一起？」

扎西全身的热血沸腾起来。他怨愤地叫喊了一声，就从马背上滚下，双膝跪在草地上。

「爷爷，要怎么责罚，就怎么责罚好了，我跟那贱狗在一起，可没做过坏事！」

玛金叔叔仿佛看到了他的心，脸色先和软下来，就对爷爷说：

「阿爸，算了！小扎西错是错了，总不会跟人做坏事！」

汪增叔叔早跳下马来扶起扎西，又笨笨拙拙地替他揩干眼泪。受了「委屈」的扎西，才吸着鼻子，止了哭。

爷爷的脸色仍旧十分严峻。他坐在马背上，勒紧缰绳，冷静地说：

「扎西，先说说，你这几天在外边干些啥事？」

「爷爷，这些天，我差些被狼害了；哦，不！不！这一次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狼的本性……………」

扎西尽情尽意地诉说了他在黑风崖的遭遇，和在树林中不平常的发现。

「什么，什么，你在树林里遇到罗尕老爷了？」爷爷连忙跳下马，把扎西拉到自己跟前，焦急地催促他：「好小伙子，快些说，大声说，我耳朵有点不大管用。」

「爷爷，三、五、七天以后，月亮落山的时候，阿茸部落的结桑和我们部落的阿罗、郎木，又要刮黑风了。爷爷，他们要烧米拉山，要杀死李老师。……………」

扎西气都喘不匀了。一提到李侠，他浑身都哆嗦起来；他

真对不起自己的女老师；不知以后该怎样向她赎罪呢？……

「扎西，孔雀不怕中毒，大山不怕雪压，经一事，长一智，从今以后，不要把夜猫子当成雄鹰敬重就成了。」

爷爷终于原谅了扎西，扎西提到阿茸部落和本部落的败类，心里十分着急。他催促玛金叔叔，让民兵赶快去扑灭他们。

「别担心，我们已经布置好了。」玛金叔叔亲切地安慰侄儿。「今天，你带回很重要的情况，罗尕老爷的下落，我们总算知道了。」

人们正在喝晚茶的时候，扎西跟爷爷回到了黑洼子草地。从阿茸部落传来消息，说那里的黑心人结桑给抓住了，阿江的舅舅也在他的帐篷里，一同被抓了；民兵还检了好几枝枪。

只有郎木和阿珠的下落不明。

「那两只贱狗跑不了的！罗尕老爷这次也一定完蛋！」

爷爷看扎西着急，不住地安慰他。今天他一步不离开孙子。他还支使奶奶，给扎西做了最好吃的酥油饼。

扎西哪里能吃得下。这会，玛金叔叔和民兵们正张罗着到树林里去，他很想跟着一块去。

爷爷劝他说：

「扎西，定定心吧，今天该睡个好觉。」

半夜，他躺在爷爷身边，正梦见自己在森林里打转呢，忽然听见玛金叔叔在叫唤他：

「扎西，你醒醒！」

他掀起毡衣，风快地从爷爷身边跳起来：

「叔叔，我正醒着！」

「睡好了？」

「睡好了！」

「跟我们一块出发，去树林里捉罗尕老爷！」

「好叔叔，你说的是真话吗？太好了！」

扎西把玛金叔叔搂紧了，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他才好。

奶奶有些担心，这回爷爷倒是帮扎西说了话：

「老奶奶，就让这小马驹去练练腿劲吧。日后，他会成一匹好跑马。」

玛金叔叔还借给扎西一枝小小的马枪。

民兵们离开牧场很远了，玛金叔叔才告诉扎西说，罗尕正把他的黑心人集合在树林里，这次正是把他们一网打尽的好机会。

「当真吗？」扎西有些不相信。

「阿江全说了，大路上有三块奇怪的烧火石。罗尕老爷要是叫人去他那里，石头被火烧的那面就向里；要是被火烧的那面向外，就是不许人去找他。今天上午，火烧的那面本来是向外的，后来又向里了。」

「叔叔这是干什么呢？」

「傻瓜！敌人不象你，只长一个心眼，他们会使各样联络暗号。」

说到这里，扎西又问了有关阿江一些情况；今天回来，他还没顾上和朋友见面。

民兵的马队象一阵风，在黑夜的草原上，急速地掠过。他们走近树林边沿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大亮。

路上遇到的每一堆石头，扎西都要仔细留心察看。说起来真奇怪，象这样的火烧石，在每一条要道口，都可以看到；每块石头被火烧过的那面，都是向里放着的。

玛金叔叔默默地注意着四周。他带领的民兵马队，钻向森林的深处。

路上，每人只吃了些糌粑面，为了不让敌人发觉，都没有生火烧茶；谁要是渴了，他就跑到小河边，按下头喝些河水。

扎西跟民兵们在一起。他竭力想遇到罗尕老爷的那个地方。那时，他没留下必要的记号，这使他真是后悔。

玛金叔叔倒发现了敌人的马蹄印。民兵们听从他的指挥，

又钻进树林的更深处去。可是，事情进展的并不顺利，走不多久，马蹄印就从地面消失了。狡猾的敌人，踏着纵横交错的小河，去跟罗尕老爷会面了。

玛金叔叔又派人爬上树顶去侦察动静。

爬上树的那个民兵报告说：方圆几十里什么也看不见，在东南方的上空，只有几只鹰在那里打转。

「上边有鹰飞，下面就有引动它胃口的好吃东西。应该向东南方搜索前进。」

扎西很相信玛金叔叔的判断，不觉想起了黑风崖上的那只大鹰。

这树林很少人来往，野藤不但爬了满树，还结成厚厚的墙壁，马队要通过去，很是困难。所以，小黑马就远远地落在队伍的后边。

「吉郎，今天你怎么啦？你倒是往高处跳啊！跳啊！」

扎西真不爱惜他的马，下劲地鞭打它。可怜的小黑马，腿还没长得够尺寸呢，每一道绿色的墙，都成了它的灾难。

「叭！叭！」

前边忽然响起了清脆的枪声。民兵已经跟敌人打响了。

「吉郎，快跑！快跑！」

扎西打着小黑马，急忙追上前去；不过他一人落后得太远了。前边的枪声，紧密的爆响着，战斗激烈地展开了。

「吉郎，你太糟糕了！太不中用了！」

扎西叹着气，紧紧握好手中的枪；他真想长上两个翅膀，立刻投入到战斗中去。

不一会，小黑马才把他驮上火线。

这时，枪声变得又稀疏下来。扎西却看见异常不同的景象：

就在蓝色的烟尘中，罗尕老爷高高举起了手，那个穿红褂子的妖精，也跪在地上，把一枝枪平端着高举起来。

扎西还看见十几个他不认识的黑心人。玛金叔叔和一队民

兵在马背上举枪向他们瞄准着，另一些民兵跑过去，就收缴他们的枪枝武器。

在红褂子妖精的后面，扎西又看见那肥胖的女人阿珠了。她披散着头发，眼珠子象死鱼的眼睛一样圆瞪着。

「郎木呢？」

扎西惊觉起来，在那些黑心人当中，贱狗的影子，他还没有见到。

「不能的！阿珠在这里，就不会少了他。」

扎西更加惊觉了。他的眼睛，又向更大范围察看的时候，在密密的丛林中，只见郎木那匹白马，空了鞍子在奔跑着……

「不，那贱狗是躲在马背的那边了。这次，可不能再受他的骗。」

扎西想着，赶快勒转马头，就催马向那白马猛追上去。

白马腹侧响起了一声枪声，子弹贴近扎西的头发，「嘶」的怪叫着，飞远了；扎西为了防备第二声枪响，赶快紧靠在小黑马的背上。

郎木见第一枪没把扎西射倒，他又纵身上了马背，忙拉开枪栓，正要顶上第二颗子弹，那边，扎西的小马枪也响了起来。

「扎西怎么也来了呢？我今天是遇到鬼了吗？」

郎木吓坏了。他再也顾不得开枪，就让白马绕过一棵棵大树，想赶快把扎西摆脱掉。

扎西一点也不放松那「贱狗」，紧紧在后边追赶着。「贱狗」绕过一棵树，他也从那棵树绕了过去；「贱狗」又绕过另一棵树，他又绕过另一棵树追赶。那小黑马，大概也认出是仇人郎木，放声大叫着，四蹄象风似的，飞快地奔跑起来。

郎木在树棵中绕来绕去，他一心想把扎西头绕昏了，再瞅个空子把他打倒。这样他才能够逃跑。

「贱狗，这里不是黑风崖，还想要鬼计，可办不到了！」

扎西哪能绕昏头呢！他驾着小黑马，象一头狮子，对准前

边的狼，一点也不放松。

倒是郎木自己先绕昏了头。他只好放弃他的圈套，鞭打着白马，忙向林中逃走。

扎西驾着他的小黑马，也照直追了过去。那一棵又一棵粗大的树，急快地闪在他的身后边；垂挂的树枝，不断鞭打着他的脸；那一道又一道绿色的墙壁，也再不是什么障碍，小黑马都一一跳越过去。

「吉郎，好样的！追！快追！」

扎西看着郎木的背，不断放声大喊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他追赶着郎木，又从树林里冲了出来。

一回到平坦的草原上，小黑马好象多生了几条腿，沿着草地，简直象飞了一样。玛金叔叔早派了两个民兵，在后边跟了上来。

扎西一面跑着，一面在马背上瞄准好，又向前边的郎木打了第二枪。郎木的白马沿着草地，也象飞了一样。

宽阔的草原上，只见一团黑云在追赶一团白云，渐渐地，那团白云和黑云拉大了距离，黑云远远地落在后边。

忽然，白云回转过来，又和黑云相对地飞着，两下挨得近了，更近了……

扎西眼看自己追上郎木，郎木偏又远远地向前去；他驱赶着小黑马，准备更快的赶上前去，谁知郎木又转头奔了过来。他来不及仔细想，不慌不忙地又推上第三颗子弹。

随着一声枪响，郎木象一只口袋，从白马背上坠落下来。

扎西还没顾得上收缰，民兵们尾随着跟了上来；对面，李侠和爷爷骑了马，也意外地迎上来了。李侠高高地举着手枪。原来，刚才是她和爷爷拦阻了郎木的去路。

「扎西……」

「李老师……」

女教员在马上一声欢叫。扎西也应了一声。他们互相看着，不知该往下说什么好了。

草原變了黃金地

扎西跟玛金叔叔回到黑洼子草地时，真是累坏了。他回到自家的帐篷里，也没顾得上跟奶奶、爷爷说话，只喝了些牛奶，倒下头就睡。

他不知睡了多久，只觉得从来没象这次睡得这样甜。

「该醒了！该醒了！」

他躺在毡衣底下，心里仿佛总是这样说，可是由不得又想闭上眼睛，再睡、再睡……

起先，爷爷、奶奶和玛金叔叔一个个离开了帐篷，他心里是明明白白的；后来，阿江又走进帐篷，他也是清清楚楚的。

他咂着咀，好象说：「阿江，原谅我吧，我想再睡一会，再睡一会……」他翻了个身，又打着呼噜熟睡过去。

阿江当然没有惊动他。他只守顾在他的身边，好象随时要帮他赶走每个恶梦似的。

扎西整整睡够了一天一夜。中午，他伸伸腰，瞪瞪眼，到底还是醒了过来。他仍闭着眼睛，却把阿江的手先捉住了：

「好朋友，要原谅我！我把经过情形，都向你说清楚。」

阿江握紧扎西的手，笑着说：

「扎西，你不说，我也都明白了。要是你愿意再睡，还有时间……」

「什么，有事等我做吗？」

扎西手按着毡垫，精神抖擞地坐起来。这时，他看见他的女教师，正在帐篷外边坐着；五年级的同学们，也在外边坐满了。

「阿江，你怎么不早些叫醒我？我，我……」他赶快套

上靴子，跑了出去。

帐篷外面，立刻响起了掌声、笑声和亲切的问好声。扎西刚和卓玛握过手，小却巴早把手伸了过来；他的手跟小却巴刚分开，又被另一只手握紧了。

握手，欢笑；又握手，又欢笑……仿佛是扎西家里有了什么吉庆事。可是爷爷、奶奶、玛金叔叔都不在，也没人动手烧茶，好好款待客人。

不知是谁，又往他手里塞了一束蓝色响炮花。这一下，扎西可怔住了。他看看象星星一样的蓝色花朵，又看看他同学们的笑脸，惊慌地问：

「同学们，这是干什么？」

「扎西！」「扎西！」「扎西！」

同学们一声喊，就夹着一阵响亮的掌声；又一喊声，又夹着一阵响亮的掌声。

扎西从李侠的那欢笑眼里，马上明白同学们是为什么来了。他需要女教师给他帮助，就走上前，把那束响炮花塞在她手里，摇着头说：

「李老师，不能！我有过错。」

李侠把花还给扎西，轻声地鼓励他：

「不要怕！你就给大家说些什么好了。同学们都了解你。」

扎西的心激烈地跳动着，要不是李侠站在他身边，他再也不能镇定下来。

不过，他决不愿当着同学的面，谈他追踪郎木的经过，他想说他最需要说的话。

他是有过错的。可是草原、雪山、树林以及太阳和月亮都可以作证，他决不是有意要学郎木的坏人品，更不是有意要败坏部落的荣誉。

「同学们，我的话听懂了吗？听懂了吗？以后我要是能变得聪明些，不能只看见一个人的皮囊就够了，还要看看那里面装的是筋头烂皮呢，还是别的什么东西……」

扎西好象没有讲完，就转身站在李侠的身后边。

李侠一只手拉着阿江，一手推了推扎西，亲切温和地说：

「同学们，谁都免不了会有过错，但只要再不重复过错。扎西真是个勇敢的人，他不只是打倒一个败类，还能正确地看待自己的缺点，为了这个，我们要替他高兴……今天，我们同样要为阿江高兴，大家都知道，过去他跟舅舅在一起，过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……」

李侠的话未落，马上又响起一阵掌声。

小小的集会，没有进行多久，就提早结束。有人提议到米拉山去看看，因为那里的青稞麦，眼看就要动手收割了。

李侠很赞成这个提议。她说：这是草地第一次长青稞麦，也是第一次收青稞麦，在这时候，每个人都要好好想想，应该动手做些什么？

一个不小的马队，不久便出现在通向米拉山的路上。

宽阔的草原，把孩子们都紧搂在怀抱里；那高大茂密的绿草，有时把人和马都一齐隐没，只见一顶顶白色毡帽，在草上漂浮着，象一朵朵白色的莲花。

忽然，草丛里传出男孩子们的歌声：

「请你听，请你答，牦牛、犏牛哪个好？」

草丛里，响起女孩子们的歌声：

「你要问，我就答：牦牛、犏牛一样好；一个驮了十袋青稞，一个驮了十包香茶。」

女孩子们紧接着又唱：，

「请你听，请你答，黑马黄马哪个好？」

男孩子们的歌声更嘹亮了：

「你要问，我就答：黑马、黄马一样好；一个飞过了雪山，一个跨过了黄河。」

歌声把草原上的生物都唤醒了：那紫色的车轮花，在高高的细茎上，转啊转的，它们好象要随着快乐的歌声，飞到草原的尽头去了；那红色的、黄色的长缨枪，轻轻地点着头，仿佛

也想张咀唱一唱；还有那蓝色的响炮花，这时开得更灿烂了，它们在草原上到处闪烁着，象一片繁密的星星。

阿江和别的孩子一样，也系上了他的红领巾。不知是因为太阳的光辉，还是红领巾的颜色太耀眼，他的脸，今天也变得红溜溜的，眼睛流露出的神色，比别的孩子更单纯，也更幸福。他张开犹有伤斑的咀，和大家一起，一字一句认真地唱着。

正在墨曲河上空漫游的白天鹅，也被孩子的歌声吸引过去，它们展开翅膀，一动也不动地停在半空，好象要评一评，究竟是谁的声音最好。

只有百灵鸟不大甘心，它想用它的婉转的歌声，把孩子们的歌声压下去。它唱了又唱，不得不羞惭地收拢翅膀，钻到草棵的深处里。

随着歌声，李侠深深地陷入沉思。她不住暗暗地赞赏：「多美的草地啊，多美的草地啊！」随后，她从沉思里醒过来，又暗暗地问自己：「收割青稞麦的时候，应该让孩子们知道些什么？做些什么才好？」过了一会，她不觉又沉醉在草原的芳香里，同时也给自己的提问作了解答：「孩子们会知道怎样做……他们原本是聪明的，聪明的……」

马蹄得得的响着，孩子们也被自己的歌声沉醉了，他们更热烈地往下唱着，好象歌儿永远没有唱够的时候。

不知从哪会起，扎西和阿江落在大队的后边；两人并马走着，和大队已经隔了一段距离。

他们为了一件事起了争执。扎西滔滔不断地说着，几乎就不让阿江插上一句。后来，他忽然又急迫地追问阿江：他家的帐篷到底有什么不好，为什么不赶快搬去一块住。

他看阿江没回答，又异常热情地问：

「阿江，我爷爷、奶奶、还有玛金叔叔，他们都真心真意的欢喜你；那么你呢？你就不欢喜我们？」

「怎么能不欢喜？」阿江眉头一皱，有些见怪了。好一会，他好象自言自语地问自己：「我要搬到你家的帐篷去，那么，

对泽珠老奶奶怎么说呢？还有汪增叔叔，罗江伯伯，木尔老爷爷……他们不也是挺欢喜我吗？」

「那该早些拿定主意！」扎西要以保护人的口气，向朋友下达命令了。

阿江在马背上欠了欠身，回头忧闷地看看朋友：「这主意真难定啊！」他的脸上再一次露出幸福的笑容，又说：「扎西，回头请李老师帮我定下来，行吗？」

「行，就请李老师来帮你定吧！她准会让你去我们家帐篷。阿江，你看连吉郎也欢喜你跟我们在一起呢。」乖巧的小黑马，脑袋轻轻摇晃着，不住地用鼻子去嗅阿江衣服的下摆。

两个朋友一边谈，一边走，当他们发现已经走到米拉山的山脚下，都大吃一惊。

同学们三三两两，已经走进青稞麦丛里。闪闪发光的米拉山，立刻又把他们也纳入怀抱；满山满谷翻滚着的金麦穗，象是海中的浪涛，一会升高，一会又低落了。

扎西的脸色静穆庄严下来。他看着每一个沉甸甸的麦穗，生怕惊动了它，冒犯了它；他自己不但把脚步放轻放慢了，也不让小黑马有一点点放肆的行为。

阿江也有些不安起来。他跳下马背，两眼看着那滚滚的金色波浪，暗暗地赞美和询问着：

「多好的青稞麦啊，多好的青稞麦啊，你当真很平安吗？……」

他不禁想起舅舅那浊黄的眼睛，也想起每个可怕的夜晚；那雷鸣闪电的景象，众神各自不同的表情，使他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「我这是在哪里？是做梦吗？……」

他睁大眼睛向四周察看着。

蔚蓝的天空，明净得象水洗过一样；太阳放出的光芒，象是一簇金箭，它把幸福和友爱，不断赐给草原的一切了，怪不得青稞麦这样灿灿的发光呢。

「过去我是作了一些恶梦，现在是从梦里醒转来了。美好的

日子，就象这金色的麦浪，不断地向我流过来了！哎！我呀，我呀……」

阿江手摸着红领巾的结子，睫毛上凝结起两颗晶亮的泪珠。

李侠带领着孩子，爬上了米拉山山顶。她一条辫子，不知怎么又散开了，一阵阵和风，把散开的头发，吹得轻飘飘地飞起来，她也没想到要收拾一下。

她热情地看着辽阔广漠的平原。那墨曲河，象条淡蓝色的带子，给绿色的大地，镶上美丽的花边；沿着这花边的两侧，是一丛又一丛白色的珍珠，一丛又一丛黑色和黄色的珍珠。忽然，有一丛黄色的珍珠，向着一个方向，慢慢滚动了起来。

身边不知哪个学生提醒她：

「李老师，那是扎西爷爷的马群。他经营的马多好，都是一样的黄色。」

另一个学生接着说：

「我们部落的羊群，前年还不到十群，现在快要有二十群了。」

李侠眯起眼睛，想数一数那一丛丛分散的白珍珠。她数了又数，还是没把羊群数清。她又想数一数丛丛黑色的珍珠。也许今天她的脑子有些乱了，她也没能把牛群数清楚。

「孩子们，这就是咱们老红军长征经过的草原啊，这是我们的家乡啊！」

她转过身，又向另一边瞭望过去：

出现在她眼里的草原更辽阔了，这边，归阿茸部落所有的羊群、马群、牛群，多得更加没法计算。那一座座帐篷，就象风平浪静的绿海上的小船，座落在草原上，吐出一缕缕细长的炊烟，仿佛正慢慢地向前航行着……

李侠忽然记起了什么，她那美丽的眼睛，在孩子们当中搜寻着，就把阿江找到了：

「有个放羊的罗江老爷爷，不是在阿茸部落吗？扎西奶奶已经帮我打听了。她说他确实救过红军，今天我想去见见他。」

「我领你去，他就在那一座帐篷里住。」

阿江向一座蓝顶帐篷顺手一指，李侠和她的学生，便冲着阿茸部落的草地，一齐从米拉山上走了下来。

可是，每一个孩子，不象刚才那样安稳了。他们都盼着见到罗江爷爷。每匹马也好象理解到主人的心意，它们撒开四蹄，朝着阿茸部落飞奔过去。

草原上，好象掠过一阵惊心动魄的风暴。

不多会，扎西和他的小黑马，早早地飞窜到前边了；每个孩子，驱赶着各自的马，也飞快地跑向前去。

风在他们耳边呜呜地嘶叫着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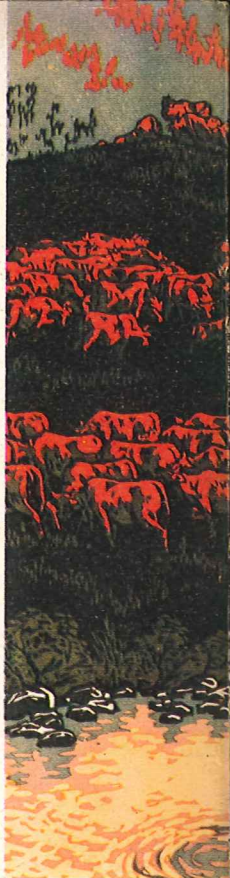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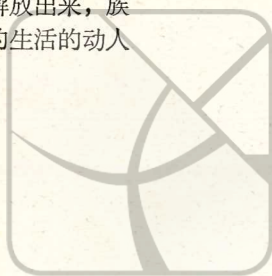
云在他们的头顶急急地驰行着……

草原掀起了绿色的波浪，一个接一个的，一个接一个的，涌流到无边的远方去了……



內容簡介

这是一部故事动人的中篇小说。内容描写一支草原上的少数民族，在一个进步的年青女教师的关心和帮助下，如何克服种种困难，把一个被神灵所悯的孤儿——阿江，从无知、懦弱之中搭救出来，以及后来阿江如何在先进教育的改造下，勇敢的站立起来，战胜神威，摆脱封建迷信思想的束缚，并且和大家一起消灭黑心的阶级敌人，把披着金色麦浪的千里草原，从阶级敌人的手中解放出来，族民从此过着愉快的幸福的生活的动人故事。



出版：長風文化公司

地址：75-A, Rochore Road,
Singapore.

承印：新馬出版印刷公司

日期：7 · 1974

定價：M\$1.90